

新世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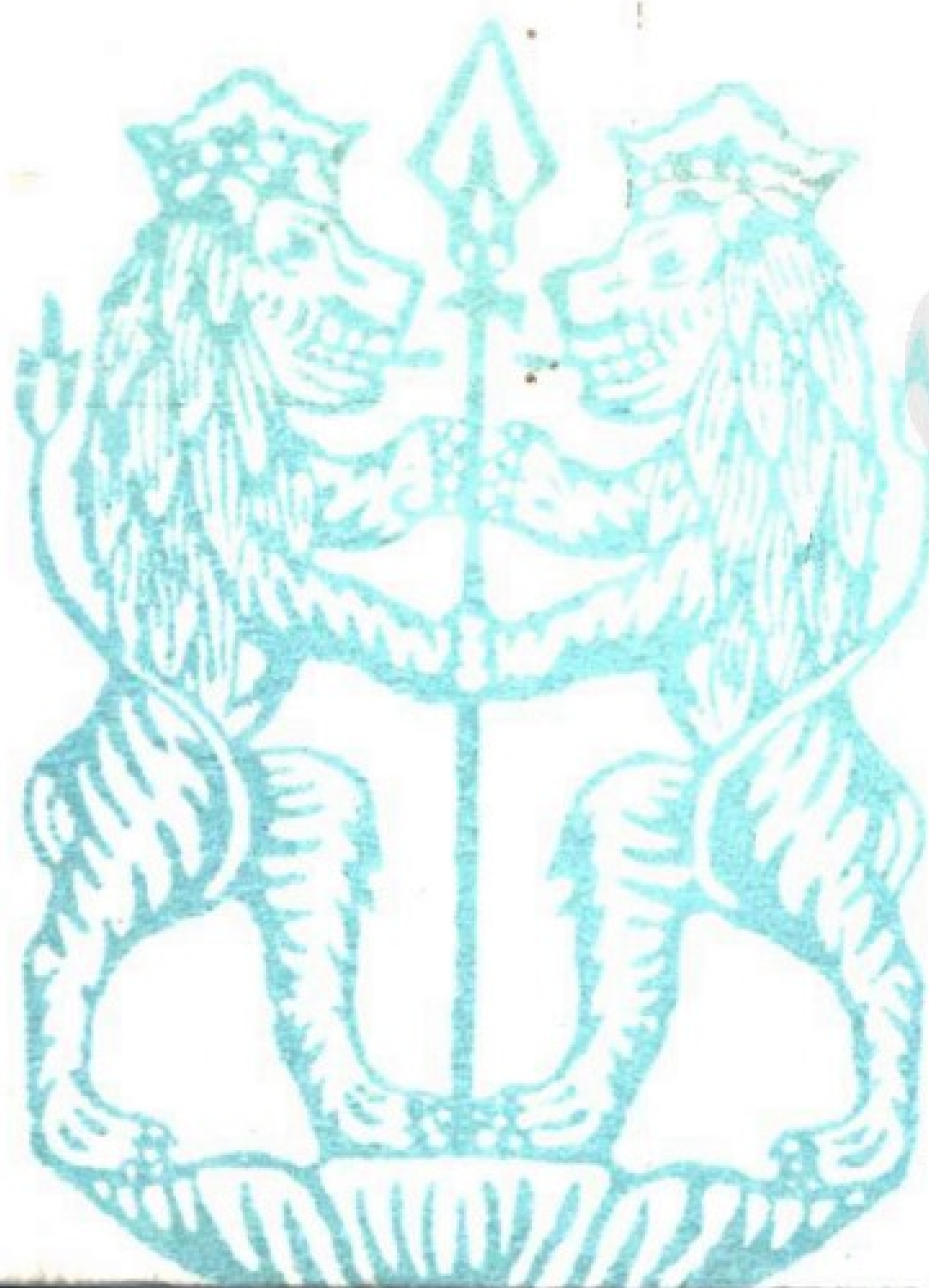
新世纪万有文库

# 爱情论

(一)

司汤达著 崔士簾译

辽宁教育出版社



数字图书馆  
PDG

新世纪万有文库



新  
解  
平  
船  
PD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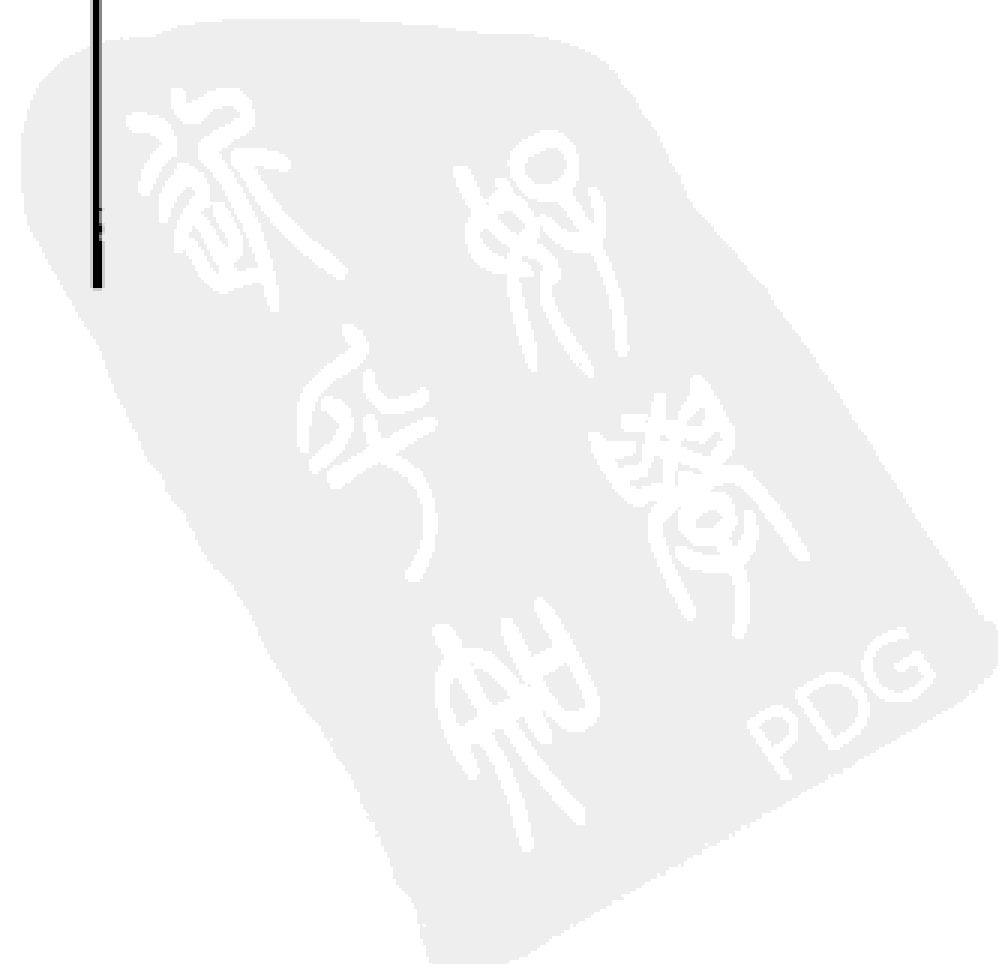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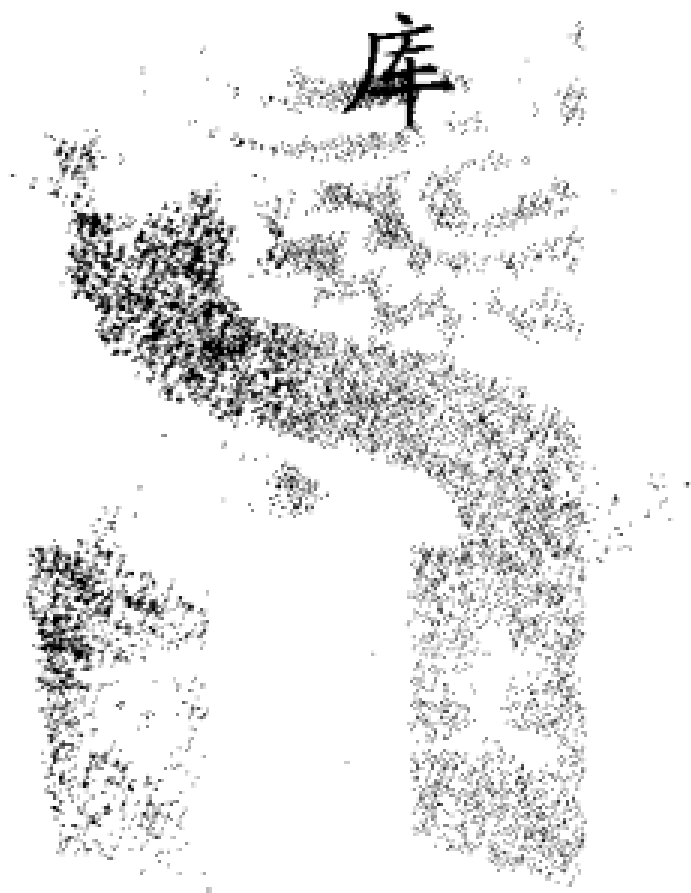
ISBN 7 - 5382 - 4783 - 1/1 · 186

定 价：16.40 元(共二册)

# 爰 情 论 (一)

著 崔士麓 译

新世纪万有文库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爱情论 / (法) 司汤达著; 崔士麓译. -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7. 3

(新世纪万有文库·外国文化书系)

书名原文: De L'Amour

ISBN 7-5382-4783-1

I. 爱… II. ①司… ②崔… III. 随笔-作品集-法国-近代 IV. I565.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01941 号

总 顾 问	陈 原	王元化	李慎之	任继愈	刘 杲	于金兰
学 术 指 导	顾廷龙	程千帆	周一良	傅璇琮	李学勤	徐苹芳
	傅熹年	黄永年			(传统文化书系)	
	金克木	唐振常	丁伟志	黄 裳	董 桥	劳祖德
	朱维铮	林载爵			(近世文化书系)	
	董乐山	殷叙彝	陈乐民	蓝英年	汪子嵩	赵一凡
	杜小真	林道群			(外国文化书系)	
学 术 策 划	王 土	林 夕	柳 叶			
文 库 工 作 室	俞晓群	杨 力	马 芳	王越男		
	王之江	柳青松	袁启江			
总 发 行 人	俞晓群					
责 任 编 辑	马 芳					
美 术 编 辑	谭成荫					
封 面 设 计	陶雪华					
出 版	辽宁教育出版社 (沈阳市北一马路 108 号)					
发 行	辽宁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沈阳新华印刷厂					
版 次	1997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13.25					
字 数	312 千字 插页 1					
印 数	1—10,000 册					
定 价	16.40 元(共二册)					

## 《新世纪万有文库》缘起

我们正在做一件好事情。先人已经做得很好了，我们还要老老实实地做下去，力争好起来。

当年商务印书馆的《万有文库》风靡一时，至今余响不绝。我们照抄原名，冠以“新世纪”，以示时代差异，但承继之意是不言自明的。

要设计一个所谓世纪工程，选编一些人人当读的书，“万有”一词再恰当不过。这就像把物体间的引力称为“万有引力”一样，它无所不包，无处不在，不叫“万有”，还叫什么！我们只能赞叹王云五和他的友人、同人的聪明才智，并且乐于承继。

要承继的，不仅是一个名称。当年编辑《万有文库》时，据传得到了一大批顶尖人物的支持，有蔡元培、胡适之、吴稚晖、杨杏佛、张菊生、高梦旦等三十余人。我们这一代人，得失与短长都是显然的，无论是“比不得”还是“不可比”，专家都非请不可，于是也有了陈原、王元化、李慎之、顾廷龙、金克木、董乐山等三十多位海内外的大家出任总顾问或学术指导，还有一些有经验的朋友担任策划。当然，聚合这样一些顶天立地的人物，不是我们的功劳，我们也无此能力；他们是冲着“新世纪万有文库”这一富有使命感的大名而来的。这只能增加我们的责任，使我们感到，无论对时贤或是对先人，我们的工作都只能做好或不能做坏。

在出版、发行方式上，也有不少承继。六十年前，商务的《万有文库》在廉价简装上作文章，而其销售则以图书馆作为主要对象。我

们今天大体仿此，只是销售对象适应今天的情况更加展开一些。在这“豪华本”和奢侈消费盛行的时代，向读者提出“你的简装书来了”，不免悖时。但看到当年的“万有文库”本在今日旧书肆里依然受到欢迎，也就有了信心。做出版，原是要做“长命”的事。“商务”诸前贤，当年筹划种种，又何曾想到身后的声名会如此流芳多年呢？！

较多不同前人的，大概是内容。《新世纪万有文库》大别为三：传统文化书系，近世文化书系，外国文化书系。传统文化书系重在传统古籍。我们所收，内容自然不出前人曾定范围，书名雷同者至夥，但在“新世纪”里，当求其选题更适合时代需要，校审更精。文本皆系“白文”，后人注释例不收录，以显其文献的本初面目。

近世文化书系，系指一九一九至一九四九年卅年间学人著述，以及一九四九迄今的大陆以外学人的研究成果。这一部分，纯然出于中国大陆知识界步入“新世纪”之需要。过去的年代中，对这方面的成果注意不足，现在我们予以整理编选。希望有了这些书籍，加以中国大陆近几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丰硕成果，足以显示全世界范围内中国近代学人的全般辛勤劳作。

外国文化书系，面广流长，颇难抉择，加以许多基本著述国内都已译出，重译重出，似无必要。我们准备首先选编一套外国文化学术读本，以为这套文库有关部分的基要，另外，则多收一些大作家的作品，以及近人新作，或名著另译，总之不少是国内已有工作之补苴拾遗。揆诸现状，吸收外国文化，仍然要在启蒙，因此思想之新颖及叙述之生动，还是我们选题的着眼点。

站在前人肩膀上前进，自可省力多多。然而古今毕竟异时，‘新旧究实不同。我们汲深绁短，难以说可能成就几何，只是如文前所说，“老老实实地做下去，力争好起来”，是我们确定不移的宗旨。通人雅士，幸有以教之。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

# 关于《爱情论》一书的若干 回忆与诠注

——崔译本序

柳鸣九

《读书》前主编沈昌文先生，约我为崔士簏先生所译的司汤达《爱情论》一书写篇序，说真话，实在忙不过来，但即使再忙，我也应该从命：十几年来，他们赠阅《读书》杂志、一期不缺的这份“义气”，我一直有感于心。

司汤达的《爱情论》一书，我第一次读到是在六十年代，那时刚大学毕业后几年，正是钱拉·菲力普主演的《红与黑》在中国走红之后，自然对司汤达甚为崇拜，知道他著有这样一本哲理性的书，很想弄来一读。当时，本单位图书馆的外文书藏量虽然在京城也算是名列前茅的，但却无此书，倒是李健吾先生的个人藏书中有。健吾先生所藏最丰的是莫里哀与福楼拜，他是研究这两个作家的权威，至今仍无人项其背，其次，恐怕就是司汤达的书了，他所藏的狄望版《英国通讯集》、《罗马、那不勒斯、佛罗伦萨》、《意大利绘画史》等书，甚至那时北京图书馆也都未藏有。

健吾先生生性豪爽慷慨，对青年人更是如此，仅以借书一事而言，其阔绰大方在学林极为罕见。学者一般都特别珍视自己的藏书，不愿意轻易借出，这是完全可理解的常情，甚至有人还采取预防性措施，在书柜上贴上“概不外借”的字条，叫人无法开口。但健吾先生只要知道

你对什么书感兴趣,就主动出借,还搭上他推荐你该读的书,一借就是十来本,我就是从他那里借阅了司汤达的《爱情论》。

我读此书时,国内对爱情问题的观念意识形态是绝对“一元化”的,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在桌面上,更不用说在出版物上,拿得出来的、合格的爱情只有一种,那就“建立在革命思想一致基础上的爱情”,其他都不合格,不是资产阶级的,就是小资产阶级的,甚至它们是否有资格称为爱情,还得打上一个问号。《爱情论》一书当时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令人耳目一新,眼界大为拓宽,这里,各民族不同的爱情方式,各情境中不同的爱的感情,各阶段不同的爱的变化,都有所解释,有所论及,有所例证,当时读后,真有渔人从狭小山洞口出来蓦然眼前“豁然开朗”之感。

应该承认,此书对我颇有影响,八十年代初,我应《文汇月刊》主编梅朵先生力约,在他的刊物上开了一个名叫“外国短篇小说选评”的专栏,每月一篇,每篇结合一短篇小说佳作评析一种爱情心理或爱情情态。最后,共得四十多篇,算是论及了四十多种情态,结集出版后竟然一版再版,印行了二十万零一千册。此书之所以成为了一本小有名气的书,不能不感谢司汤达的《爱情论》启发了最初的创意,特别是其中颂情抑欲的倾向,更是颇受此公此书的感染。

1988年,我在巴黎的时候,第一次到蒙玛特公墓去看了司汤达墓,它淹没在一大片墓群里,由一个扫墓者指点,我才找到了它。它平实无奇,上面有七、八束鲜花,只比邻居们略多两三束,那墓碑却是举世闻名的,上方的两侧有两个耳状的小翼,中间是司汤达的头像,下面刻着任何一个文学史家、任何一个传记作者都要提一笔的铭文,这铭文是他生前为自己拟定的:

### **阿里果·贝尔,米兰人,写作过,恋爱过,生活过**

铭文排列为几行,每行一个词,言简意赅,大有深意,足以注释、铺陈为好几卷书,是司汤达一生的缩影,也是他人人生价值的提纲挈领的标示。他把“写作过”列为首位是理所当然的,他知道这是他首要的,甚至

是全部的价值所在,虽然他在世时从没有享受过什么盛誉,倒是受过一些讥讽,但他对自己的文学成就满怀信心,绝有把握,他预言“我将在1880年被人理解”。果然,随着历史的进程,到了二十世纪,司汤达的文学声望日隆,颇有冠盖十九世纪文学之势。

“生活过”,这本来就不在话下,凡是在世上活过的人,都有权说自己“生活过”。司汤达把这再普通、再平凡不过的内容作为自己生存价值的一大项,似乎大大缩小了自我,要知道,他的一生是与十九世纪上半叶法国以至世界的重大事件联系在一起的,在一定程度上,他可以说是欧洲历史进程的参与者。他兴高采烈欢呼过法国大革命的胜利,他跟随着拿破仑的大军转战了全欧,分享过盛极一时的帝国的光荣,也共尝过民族屈辱的苦涩,他还参与过意大利烧炭党人的密谋与活动……这不是庸庸碌碌的生活,不是浑浑噩噩的生活,在十九世纪的文人作家中,很少有人像他这样充实地、有声有色地生活过,他那平平淡淡的“生活过”一语,显示了一个多么巨大的份量外在的表面张力!

至于“恋爱过”,把它置于“生活过”之上,可见司汤达对爱情,颇有点“生命诚重要,爱情价更高”的气概,然而,司汤达在爱情方面恰巧没有多少可以夸耀的“成就”。

在十九世纪那些比肩而立的文学名人中,司汤达也许要算是在“爱情捕获”中,最少出息、最黯然失色的一人了。他在这方面还不如巴尔扎克得心应手,也不像雨果那样不断取得辉煌的胜利,直到将近八十多岁的高龄,仍有接踵而来的艳福,当然更不像大仲马、莫泊桑那样广阅人间春色,享尽了醇酒美妇之乐,在他的记录中,倒是充满了尴尬与失败。虽然,他生活中,也有过不少次那种“一百二十八个没有爱情的夜晚”式的官能享受,但每当他倾心恋爱的时候,却往往不是单恋、苦恋,就是反复碰壁,简直令人惨不忍睹。这并不是因为他在妇女面前缺少机智与口才,他的谈吐是很有魅力的;也不是因为他不够风雅时髦,他一生都是新服装款式的追求者。主要的原因看来就是他的外貌不给他

帮忙,他身材不高,大腹便便,红脸膛,络腮胡,狮子鼻,薄嘴唇,看起来像个其貌不扬的胖店主,加以热恋情急,反倒难免有笨拙之举,于是,也就经常成为情场上的败兵。至于有的传记说,他患有性功能不全症也是一个原因,那恐怕只是臆想妄说而已。

如果他像包法利先生那样对爱与不爱的事情感觉迟钝,毫不在意,那事情会是另一个样,偏偏他生性敏锐,满怀热情,心里的爱意如泉涌不竭,对谈情说爱兴趣很浓,很是在意用心。自我脾性与客观现实如此矛盾,这就形成了他一生对爱的欠缺感、饥渴感,就像渴望当明星而始终没有当上明星的人,总有一种“明星情结”,一种追星狂热一样,司汤达也有一个总是想求舒解的爱情情结,实际上,他也成为一个“追星族”,这星不是别的,就是“爱情”。他自己说过:“我爱上了爱情”。

这情结非同小可,从这里生发出来的缕缕情丝,延伸、舒张到了他的一生,到了他生活的好些方面,在他的内心生活、精神倾向与文学创作以及哲理议论中,都留下明显的印痕。

以爱情价值观、爱情理念而言,他声称过“我爱上了爱情”,这显然带有浓厚的爱情理想主义的色彩、爱情至上的倾向,其前提条件,必然是对爱情的理想化。如果爱情不是那样美,那样富有魅力,那样对“我”来说几乎有点可望而不可及,不是那样老像一个难以实现的而又不断招引人的梦,那么,为什么“我”要爱上它呢?问题在于他爱的是什麼爱情,他作为“人类心灵的观察者”,作为一个社会爱情心理学家,曾把世人的爱情划分为肉体之爱、趣味之爱,虚荣之爱与激情之爱四种,这是一种客观的、科学的态度与分类,就像植物学家将植物分成不同的科目一样,不涉及主观的崇尚与爱好。如果说崇尚与爱好的话,从司汤达与数量并不少的异性的关系来看,笔者实在不能说,他在这四种爱之中,有什么“偏食”的习惯,说实话,他倒是总不放弃任何机遇,只要不是当他沉浸在感情之爱之中,力求保持自己的忠贞感,他对于艳福从来都是来之不拒的,但如果说他本人崇尚向往、心仪心羡、终生不已的爱情是什麼,那就不能不说是“激情之爱”了。这当然首先与他的爱情观

念有关,在他看来,爱情的仪式必须通过心灵的欢愉和整个感官的欢愉的联结来完成,而不是只有“感官的欢愉”,而最符合这种爱情理念的,显然就是他心目中的“激情爱”,因为肉体之爱流于单一,太生理性而缺乏心灵性,而虚荣之爱与趣味之爱,则又失于芜杂,渗杂了不少功利性与人为性的因素。

心羨激情之爱,在司汤达这里,更重要的原因恐怕还是他那带欠缺性的存在状态与由此而来的爱情情结。他缺外貌,外貌在情场上的确很重要,连恩格斯也承认好看的外貌是引起“异性间性交欲望”的一个重要条件。他身上也缺虚荣之爱的支撑点,他不是腰缠万贯的富翁,只不过靠父亲应允给他的遗产过着小康的日子而已,一旦他对女演员梅拉妮发痴、需要大把大把用钱时,他就大做起发财梦来,居然还把它写进日记里;他也不是权势炙手可热的人物,在达鲁夫人面前,他只不过是仰仗其夫鼻息的一个下级,即使在他也沾上了帝国荣光的年月里,在异国女性面前,他终究只是拿破仑军旅中一个忙碌奔波、风尘仆仆的干员,到了复辟时期,他的处境更糟,在他心羨的意大利妇女的眼里,他是一个身份可疑的外国旅居者,甚至身上颇有那么一点危险的气味。他剩下来的只有娓娓动听的谈吐与令人钦佩的学识,但这只能保证他在沙龙生活中成为一个受欢迎的交谈者,一旦他伸手去抓对方的手时,这种优势就不起作用了。于是,他只能期望用自己的满腔激情打动对方,也只能期望对方出于单纯的激情积极回应、接受自己,就像身无半文,身陷绝境的穷人,只能期望有钱人大发善心,慷慨施舍一样,然而,要碰上这种女性谈何容易,可怜的司汤达!这样他就只能用笔来寄托他对这种激情之爱的艳羨与向往,这就是他在从《意大利遗事》中《法尼娜、法尼尼》等一系列短篇小说到他的长篇《巴马修道院》里,所反复描写的意大利式的激情爱。这种爱不讲功利,不计得失,不忌任何规范,不顾一切后果,用今天时髦青年的话来说,真个是爱得“天昏地暗”,“死去活来”。司汤达更多把这种激情之爱定格为意大利式的,这固然是以意大利热情浪漫的性格与有刺激性与冒险成份的爱情方式为基础的,但也

与他对这种性格与这种方式的美化与理想化有关,事实上,这些写意大利性格与意大利激情的故事,都带有一定程度的传奇色彩,而在任何传奇中,都少不了有理想化在起催化作用。

缺爱情结,不仅决定了司汤达作品里的爱情的理想模式、情爱“幻境”,而且也带来了爱情描写中的自我补偿心理。意大利题材,特别是中世纪意大利传奇性的题材,留下了足够的空间,允许他的自我的情结畅酣地化为激情之爱情的理想情境,但身边的现实题材则限制颇多,只能允许这种情结有限地化为某种补偿了,他的《红与黑》就是如此。这部杰作是司汤达的时代与他那一代人的经历际遇、思想状态的真实深刻的写照,他把自己从思想情感到言行习性方面的很多东西都赋与了主人公于连,在爱情方面也不例外,他自己追求妇女时经常制定军事性“进攻计划”与向自己发布强制性“命令”的特点,他一激动时就去抓对方的手的习性,他曾经爬梯子去进行幽会以及为躲避丈夫而在地窖里藏身的经历,等等,都几乎原封不动地移植到了于连的身上,成为《红与黑》中令人激动的爱情情节。最大的区别是,他的化身于连远比他自己漂亮,他把英俊的外貌与挺拔的身材赋与于连,让他在妇女面前人见人爱,在情场上无往不胜,不论是贤淑的夫人,还是高贵的小姐,跟他都相随不渝,至死无悔,几乎有了点意大利的激情之爱的味道,这不能不说是司汤达本人最好的一种自我补偿之道了。

《爱情论》就是出自这样一个“恋爱过”的人之手,它开始写于1819年,基本上完成于1820年春,1822年出版,这时的司汤达将近四十岁,他已经饱经人世沧桑,有过不少次逢场作戏的男女关系,也经历了他一生中最主要几次恋爱的失败与痛苦,特别是他对美蒂尔德的单恋、苦恋,更直接引发了《爱情论》一书的写作。

1814年波旁王朝复辟后,司汤达“被扫地出门”,来到了意大利,一直在这里旅居到1821年。他于1818年在米兰认识了美丽的美蒂尔德伯爵夫人,她出身于名门世家,婚姻不幸,与丈夫分居已多年,她年轻貌美,人品脱俗,气质高雅,富于才情与教养,更难得的是她胸怀社会理想

与爱国主义热情，参加了意大利烧炭党人的革命活动，她家就是烧炭党人重要聚会的场所。司汤达几乎可以说是疯狂地爱上了她，在两三年的时间里，不断地向她表示热烈的爱慕，向她求爱，其真诚挚着实在令人赞叹，为了美蒂尔德，他冒着政治风险，不带任何保留地支持意大利烧炭党人的密谋活动，为了在感情上保持对梅蒂尔德的忠贞，他主动断绝了与其他女人的来往，甚至疏远避嫌到了可笑的程度。他后来承认，他一生中只经历了三次真正的激情，对美蒂尔德就是其中之一。落花有意，流水无情。美蒂尔德再三拒绝了他这份爱，一直只允许他作为一个朋友与她交往。司汤达仍紧追不舍，也无力自拔，大有春蚕到死丝方尽之慨，以至美蒂尔德不无烦恼地对他说，“我没想到要你灰心竟是如此之难”。

经历了长时间热烈而痛苦的单恋、苦恋，司汤达对美蒂尔德已开始濒于绝望，而满腔激情又如骨梗在喉，不吐不快，他本想写小说，但怕招来美蒂尔德的愤怒，于是就决定写一部分分析与论述爱情的著作，这就是《爱情论》一书的由来。就其成份要素而言，此书是人生哲理+心理分析+自传内容的一种结合，如果把这本书与司汤达的日记与书信加以对照，就不难发现司汤达热恋并追求美蒂尔德的心理经验，思想感受以及某些具体情节，都作为分析论述的例证写进了书里，书中并未提及她的名字，但某夫人莱奥诺尔、阿尔维扎等都是她的代称，而萨尔维亚蒂、戴尔方特、里西奥·维斯康提或“一个我熟识的年轻人”，都是他自己的化名，其中第一卷第八节中的谈话，第三十一节中“我”冒雨停立在她窗户下两眼含泪的记述，就是他本人在苦恋中的经历与实感。

不言而喻，从一次圣洁化的激情之爱中结晶而成的这样一部书，其哲理见解必然会映照出真正的爱情之圣火，而发出纯雅肃穆的清辉。最引人注意是它贬虚荣之爱，肉体之爱而崇激情之爱的基本倾向，像“爱情是文明的奇迹”，“男女之间建立起最大可能的平等极为必要”，“只有由真正的激情支配的结合，才是唯一永远合法的结合”等等这样一些论述，实在是肃穆隽永深刻，至今仍熠熠有光，作者所表述的男女

平等观,女性解放观,婚姻家庭观以及有关妇女教育制度的思想,都已经带有现代的民主主义的色彩,而对人类爱情生活中各种类型模式、爱情发展过程中各个阶段的心态心理的科学分析,则又达到了现代心理学的科学水平。

在文学史上,与司汤达的《爱情论》同一性质的书,在他以前有罗马诗人奥维德的《爱经》,与他同时代的有巴尔扎克的《婚姻生理学》。如果加以比较,奥维德的《爱经》虽然作为一部独特的“奇书”,更具有完整的艺术形式与凝炼集中的内容,然而,它实质上是论述与宣扬男女关系中的取悦术、求爱术、占有术,严整优美的格律与潇洒幽默的风格难以掩饰作者浸染于其中的罗马帝国时期宫廷生活享乐淫靡的风气与他本人在爱的问题上轻薄放纵的倾向。巴尔扎克的《婚姻生理学》无疑是一部深刻犀利而又调侃有趣的书,是对以床第为基础的家庭中、情场上的人生世态的尖刻描述,不免过于世故老道,生理学的气息偏浓。司汤达的《爱情论》虽然论述并不十分有条理,结构不甚完整,像是一堆随笔、回忆与杂感,但它把感情之爱、激情之爱置于道德美学的中心,真正科学地,接近现代心理学水平地分析了感情变化的形态,建立了一种新的感情伦理学与爱情形态学,对心理学与美学都是一种不可磨灭的贡献。

八十年代初,我在制作自己那本爱情小说评论集的时候,曾经写过这样一段话:“司汤达如果不是文学家中对爱情问题最有研究者,至少也是最有研究者之一,中国读者熟知他是著名的小说杰作《红与黑》和《巴马修道院》的作者,而不太知道他是一部理论著作《爱情论》的作者。这是一部很有份量的心理学巨著,专门就爱情这种人类特定的感情写出如此规模巨大的论著,对这种心理作出那么系统的论述与分析,就充分说明了作者对此具有广博而精深的研究。这样一部著作,不论在文学史上还是在心理学史上,都是不多见的。将来,在我国,司汤达学的进一步发展,或者心理学的进一步发展,都无疑会提出对这部论著加以翻译介绍的要求。”

十几年过去了,这个愿望成为了现实,据我所知,《爱情论》现已有

了两个译本，一个是刘阳等的译本，再一个就是崔士簏的译本。刘阳同志在南京大学工作，我与他从未见过面，前年他寄赠了一本给我，希望我在该书再版时为它写一篇序，我当时忙得实在顾不上，为此，我至今仍深感歉意。崔士簏同志，我也不熟，只偶然见过一两次，印象是敦厚温良，儒文尔雅，我知道他在通讯社工作，那是一个翻译精英集中的地方，但公家的翻译任务极重，很难有时间与精力去从事自己感兴趣的翻译，因此，他们的译品往往更来之不易，更难能可贵。这两个译本都是认真严肃的，也必各有特色与所长，我相信，两个译本同时致力于再现一部名著的风采，受益的将是广大的读者。

1997年2月，春节期间

# 原书出版者序

这部书是一个多情的男子写的，讲的是他有一天在回顾他曾爱恋过的那些女子时直率地承认，这些可爱的人儿大部分虽未以她们的优良品德使他引以为荣，可是她们却使他终生难以忘怀。前不久，这位男士在吐露自己的隐秘时说：“爱情之于我始终是至关重要的、甚至可说是我唯一的大事。”为要证明他说的这是老实话，他的一位睿智而从不奉承别人的朋友梅里美就曾肯定地说，他所认识的司汤达，从来就是个多情的或者说是个有博爱之心的人。

因此，对这位多情的作者来说，写部书来一倾胸中块垒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这部书虽非完美无瑕，但却生动、有趣，而且在本书问世百年之后，人们依然津津有味地反复读着它，因为，就象迪弗吉埃·德·奥朗纳在1829年10月24日《环球报》上发表的文章中说的：“请读一读司汤达写的奇妙绝伦的关于爱情的论著吧。假如你读到第10页尚未气愤地扔掉它，那你最后定会惊叹，这部书竟会在你的思绪中激起如此巨大的波澜。”这话是不错的，因为这完全是取自现实生活的真实记录。

作者是在他所热爱的意大利时萌生谈论爱情的想法的。他一心想弄明白，为什么人的自然情感提供给这位观察家的那些早已成为老生常谈的例子，在那里却始终是那么具有新鲜感。在他看来，意大利人是唯一不矫揉造作的现代人。生活在他们中间，他才第一次尝到了他一向最热爱的、超乎世上一切的那种自由生活，尝到了同女人们神妙而轻松的谈话，尝到了从来不因愚蠢的自尊心和担心别人嘲笑而令人败兴的那种男人间的辩论。这个理想的世界，早在1800年他刚满18岁翻

越阿尔卑斯山时,就已出现在他的面前,而且从那时起他就梦想着能处身其中担当一个角色。只是到1811年在米兰时,他才开始进入这种角色,而最终完全胜任他所担任的角色,则是在皇帝<sup>①</sup>垮台之后,他在意大利居住期间。不用说,他完全有可能过那样一种生活,充满着在沙龙里的交谈和1821年他回巴黎后那几年里的艳遇;但是他总认为法国人造作,而且他不相信人们能象在意大利的蓝天之下那样自由地栽培“名曰爱情的植物”。

气候并不是这种植物生长发育所要考虑的唯一条件,它还需要适宜的土壤。司汤达不仅是个多情的人,更是个遭受过爱情不幸的人,这使他在近1820年时具备了能很好地体会和分析情感的适宜条件。他体验到了无疑是他生命中最真挚和最强烈的感情,这种感情不求回报,因而尤其令人感动和发人深思,而且还使他直接感受到嫉妒和羞辱的滋味。

他曾发狂似地爱过玛蒂尔德·维斯孔蒂尼夫人。她生活在米兰,没有同她的丈夫让·邓博夫斯基男爵将军住在一起。他爱她的一切:她那婀娜的身材,她那高傲的神态,她那同达·芬奇所创作的希罗底<sup>②</sup>相似的容颜,她对诗歌的爱好,她对庸俗的鄙视,尤其是她那颗有着美好憧憬的高尚心灵,都使他梦想着意大利的无拘无束的生活。

司汤达曾大胆地写信给她,向她表白爱情,但她责备了他,结果他为了不再惹她不快而几乎停止了通信。玛蒂尔德——或者更准确地象他一向那样叫她美蒂尔德<sup>③</sup>——仍然认为他损害了她的名誉,因而只许他每半个月至多到贝尔焦约索广场她的寓所里来一次。她的这位爱慕者只好顺从,但希望能获惠允每月造访四次。可是美蒂尔德决不让步。因此司汤达在1821年就辞别了她。他大概从此再也没有见过她。

---

① 指拿破仑一世。1814年拿破仑垮台后,司汤达看到自己在复辟的波旁王朝中前途无望,遂赴米兰。——译注

② 希罗底是纪元前后罗马帝国任命的加利利分封王希律·安提帕的妻子。——译注

③ 司汤达一向把玛蒂尔德(Mathilde)叫成美蒂尔德(Méthilde)。——译注

但他始终难以忘怀她，而且总是怀着一种激奋的仰慕之情谈到她。每当他思念她时，虽没有任何确切的事实、任何活生生的记忆在他梦中出现，却也没有使“这位米兰最高傲的尖子”在他身上唤起的感情结晶破灭。他们分手之后4年她就去世了，正象他自己向我们承认的，她仍继续导引着她的这位柏拉图式的情人的行动。“对我来说，她就象一个既温柔而又非常凄婉的幽灵，而由于她的出现，使我毫不含糊地掌握了温柔、善良、正直和宽容的思想。”

阿尔贝莱先生公布了一部引人瞩目的《美蒂尔德传奇故事》中的若干篇章，司汤达是想把他的生涯、他的感情、他的希望寄寓在这部小说里，因为那时邓博夫斯基夫人几乎不再接待他，从而无疑阻止了他想表露那怕最微小的一点她不愿听到的爱情暗示。这部小说大概只有她读过，而且只是写来向她显示她所鄙视的那一种感情的深度。有若干稿纸还刚刚起草。但是，反过来说，如果美蒂尔德曾经打开过《爱情论》那两小卷书的话，她就有可能从书中的字里行间看到奔腾着最炽烈和最体己的崇敬，而且有可能从这种含蓄的忏悔中彻底重新认识自己。

贝尔<sup>①</sup>把本书看作是他一生中的主要作品，因为他在那里面阐述了他最珍视的思想观念、他内心深处的信仰和他极其重视的关于幸福的全部学识，特别是因为那里面包含了他最痛苦的爱情秘密。甚至也许他更喜欢的并不是这部书的理论部分，而是他写满全书的回忆。事实上，他个人经历的部分在书中也确实占据着最重要的地位，如果我们对于他的生活以及对于他对玛蒂尔德·维斯孔蒂尼的爱的一些情况一无所知，那我们就无法理解这部书的意义。他的绝望、沮丧时期，他所经历的感情上的所有变异，我们都可以在某些章节中找到，他在那些章节中力图清晰而真实地倾诉衷情。

把司汤达的全部生活概貌都复述一遍是会令人厌烦的，因为这些我们已从他的自传或他的《通信集》中了解到，而且也在《爱情论》中看

---

① 贝尔是司汤达的本名，全名是马利—亨利·贝尔(Marie—Henri Beyle)。——译注

到了这方面的反映。这部书有完整的一部分只是以利西奥·维斯孔蒂·萨尔维亚蒂、德尔方特等等为化名的一部私人日记，其中两个人是在做戏并有明显的矛盾，他们都表现着作者本人在双重面具下所显露出来的真实本性上的两重性。

美蒂尔德在书中名叫莱奥诺尔，这个名字在每翻开新的一页时都会重新出现。不过美蒂尔德还是这样一个年轻的女子（见《零星摘录》第48）：米拉博及其致索菲的信已使她对那种“高尚”的灵魂感到厌恶。我们同样也在那个阿尔维扎（见《零星摘录》第90）里认出了她：阿尔维扎“把你竟敢写信向一个你所爱慕的女人表示爱情称之为不可饶恕地缺乏礼教，而她，一面温情地凝视着你，一面又向你发誓她决不会爱你”。我们总是一再遇到美蒂尔德，她作为萨尔维亚蒂的情妇，只同意每15天接待他一次。那为什么不可以猜想，那个女人戴的那顶打动了她的情人之心的白缎帽，实际上正是属于美蒂尔德的呢？

使美蒂尔德离开贝尔的那个女友是特拉韦尔西夫人，他对她怀着那么强烈的怨恨，我们不是看到她给莱奥诺尔出主意，而且还看到他用恨声不绝的讽刺口吻记下这样的话吗：“一个出名的爱拨弄是非的女友……郑重地告诫她们，如果她们恋爱的话，她们将会身败名裂。”

因此，在读到一半或将近一半时，这本小书就可能被看作是一种完全坦率的自供状，它告诉了我们大量关于贝尔在恋爱中的情况。

×

×

×

很久以来，人们硬把他看成是个硬心肠的人、一个自私的追求享乐的人、一个厚颜无耻的浪荡子。今天我们才知道事实完全相反，他对一个始终同他保持着一定距离的女子怀着怎样忠诚的感情，他又是多么不顾酸楚地面对美蒂尔德的冷酷无情而爱慕着她，他是怎样至死不渝地持续着他的崇拜——到夜晚，他知道会从他自己的不幸中获得怎样的乐曲。

爱情甚至给了他一种我们几乎意想不到会在这位自我中心主义的创始者身上找到的品德。在他那样专一地爱恋着邓博夫斯基夫人时，

在她那严酷而近乎轻蔑的态度达于极限时，他不是对维佳诺小姐或迷人的卡塞拉伯爵夫人的主动接近表示不屑一顾吗？而这样做难道不正是为了博得美蒂尔德的爱情吗？这种在一个浪荡子身上罕见的一丝不苟的态度，他是用这样的公认原则向我们作解释的：“情人宁愿梦见他心爱的人，也胜似接受一个普通女人所能给予的一切。”

事实上，他已对我们亲口说了上百遍：在他的生命中，他最喜爱的莫过于温馨的梦想。而最有教益的是，人们在这位被视为仅仅是个好色之徒的男人笔下发现了这种情趣的另外的思想：“在爱情中所能得到的最大幸福，乃是第一次握他所爱的女人的手。”

无疑，在男人中，司汤达并没有抹杀过高卢人的历史，梅里美给他的某些信札就是证明，在同贵妇们亲密相处时，他很善于利用她们经常给予的完全信任。他的情妇居里雅尔伯爵夫人就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当他向读者诸公讲述这些时，则总是提醒人们顾及作家对隐私的羞耻心，在关于性爱的细节上他是那么有分寸。他并非不顾及叙述的真实性，他极其审慎和细致地确定关于爱情的特征和阶段。他觉得这种感情首先是一种象是欢快的乐曲似的快乐，是一种使他产生梦幻感觉的快乐。在这方面，我们大概不知道他自己就过于冒着重复所有回忆录中语句的危险而引述了这样的话：“阿美·玛丽亚，在意大利，柔情满怀、精神愉快和凄凉忧郁的时刻：这是由那些清越的钟声所添加的感觉。那欢乐的时刻，只有不断回忆才能在感觉上保存下来。”

×

×

×

司汤达先后在1826、1834和1842年为《爱情论》第二版（他可能没有看到这一版）起草的三个序言以及他的《书信集》中，把关于写这部书的始末情况告诉了我们。我们知道在作者的头脑里是怎样萌生出构成一部爱情专著的想法来的。一天晚上，在米兰，大家在一个沙龙里谈论关于情感方面希奇古怪的事情的因果，司汤达在一张音乐会节目单上记下了谈话的某些有特色的情节。这样，在此后的日子里他就写了起来，他的一摞纸在逐渐增多着，那里面记有他偶尔听到的片言只语、有

重新追忆起来的回忆、有他的朋友提请他注意的以及他的读者介绍给他的有特色的事情。

作者有一个注释告诉我们,这部书的大纲是1819年12月27日到1820年6月3日在沙龙里和在散步时匆匆写在一些废纸片和纸牌上的。从1820年3月20日起,司汤达曾询问过在巴黎印刷每册36页的18开本两印张要花多少钱。他打算集成一本很短的小册子,约印100或200本,而且其中要删掉“失败”那一章<sup>①</sup>,以作为送给一些妇人的样书。有一段附言曾顺带指出,直到1853年才由莱维出版社第一次发表的这一章,是早已写就了的,或者至少是一开始就准备好了的。

当然,司汤达天天都超过他预定的计划。4月19日,他认为这本书可能最多有100页左右。7月12日,他预告长达两卷。那时他想印300本,其中准备收藏起来的150本按原稿全文排印,而另外的150本将删掉8至10段,他说,这些段落描写了“我的一个朋友的生活,他刚刚在这里因恋爱而死,而且是他让我知道情况的。”

7月份以来,手稿准备就绪,司汤达预计可在9月30日寄到巴黎。10月份,他开始打听消息,而且每当他寄出要添加在先前寄出的文稿中的新的手稿时,他在信中都表示了自己的不安。正是用来补充大约70种见解的那些简短的注释,形成了《零星摘录》那一章,这样就集纳了百余条。无疑,除了1820年11月6日和13日寄出的注释外,大概司汤达本人在巴黎正忙于排印他的著作时,又加进了另外一些内容。在此期间,他叮嘱负责此事的朋友尊重原稿中的怪异和虚构之处,只删改那些不合礼仪的语调。他还说他丝毫不担心作任何修改。他只祈望用适当的纸张印刷而且字迹清晰。

可是交给皮埃尔·塞维罗利的手稿直到1821年3月底还未寄到。司汤达由于没有留存书稿的副本,因而感到异常烦恼,因为“如果要重写一遍6个月前我让人扔在一个袋子里的难以辨认的全部注释的手

---

<sup>①</sup> 按系指本书的第60章。——译注

稿,那我可就活不成了。”

在围着斯特拉斯堡邮局局长菲希先生进行了多次奔波和交涉之后(因为书稿就是在1821年年底交给他的),书稿终于寄到了巴黎。这时司汤达又遇到了另外的麻烦。他一次又一次地获悉,米兰的自由社会怀疑他是一个间谍,而奥地利政府则出于多种原因用敌视的眼光注视着他同意大利烧炭党人的关系。

遭到所有党派怀疑的处境似乎使他很难在意大利呆下去,他的朋友们劝他离开,唯有美蒂尔德才能留得住他,但她的冷漠无情则越来越明显。

主要是由于失望,其次才是出于谨慎促使司汤达离开。他曾去向他所爱恋的人告别,但她没有说一个他无疑仍然期待着的字,他失望地回到了法国。

×

×

×

1822年夏季,他精神上的健康稍有恢复,而且这时又重新得到了他的手稿,他于是再次计划出版他的这本书。然而他承认,想起那样痛苦的过去,对他来说,还象是“用手猛然触摸刚刚愈合的伤口”。我们不难相信他所说的这些话,他在巴黎写作使他感到痛苦;但是,尽管他作了相反的表白,我们还是相信,当他让人誊抄他的手稿时,他没做过些微整理,尤其是没有再添加什么。可以感觉得出,不只一段是他在离开意大利后写的。司汤达大概想以向他的朋友们奉献新的读物和作出贡献来充实自己的作品。如果说他只是在1825年才从维克多·雅克蒙那里摘出《法国富裕阶级的爱情》这一章(此章第一次收在全集版本中),那么可以肯定从1822年的版本起,他吸收了周围接近的人的许多情节。他在《亨利·布吕拉尔》中并没有向我们隐瞒他曾从福里埃尔的著作中得到10页阿拉伯冒险故事,作为对那个关于必须击败某些妇女的高明建议的回答。无疑,如果他不是每天都同这位福里埃尔往来,并且通过他认识了雷努阿尔的话,那么他大概就不只在福里埃尔那里得到《阿拉伯语爱情诗集》的摘要资料,也不会考虑在他的附录中收入关于

《爱情法庭》和《小教堂神甫安德烈》以及《普罗旺斯的爱情》那一章。

除了司汤达从《爱丁堡评论》上的许多文章中吸取的东西(他主要利用了其中关于妇女教育的思想)之外,我们知道关于德国的爱情那一章大概有许多情节来自加西库尔的士官生,以及来自韦斯上校的关于瑞士的趣闻。不过这位世界上最坦率的司汤达已经指出了大部分这些抄录来的地方。

其实,我们不会在这里列出司汤达著作的来源表。大家通常都认为,就这部书而言,它主要记述了一些感觉主义者和观念学者的思想。他还从卡巴尔斯、杜博神父、孟德斯鸠和其他很多人那里吸取了他全部的关于气质、环境的观念。不过他在其中加进了他自己的深刻思想内容,所以我们可以说,比如,泰纳<sup>①</sup>同他一样都应归功于他的前辈们。

司汤达特别受到他始终景仰的德斯蒂·法·特拉西的启示。《观念学原理》的意大利文译本实际上包含着许多对他有用的新篇章,而且就象第58章那条如实的注释所指出的。这位学生在关于婚姻问题方面、在要改善那种旧的制度方面和在妇女教育方面,得出了与这位老师相同的结论。另一方面,正如多里斯·居内尔透露的,司汤达在他的《关于妇女教育》那一章里大量地利用了托马·布罗德本发表在1810年1月《爱丁堡评论》上的一篇文章。然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司汤达的那些受到德斯蒂和布罗德本极相似的启发的、异常睿智和实在的篇章,植入了他个人的以及经过认真改编和反复思考过的观点。所以人们可以在这部书中发现大量别人的、借用来的内容,而这些内容仍然都已由作者随处相当清楚地指出了的,这是通过调研和正当利用资料的权利才把它们变成了自己的东西的。

×

×

×

司汤达的手稿定稿后,找到了一家印刷厂,并在1822年夏季里全力

---

<sup>①</sup> 可能指十九世纪法国实证主义思想家、文艺评论家和历史学家伊波利特·泰纳(Hippolyte Taine, 1828—1893)。——译注

忙于校改清样。他首先是在巴黎他所住的黎世留街里尔人公寓的房间里进行这项工作。在同一幢建筑里还有帕斯塔夫人的寓所，每天晚上人们在她的寓所里玩法老纸牌。司汤达则在黎明时离开牌局回到楼上他的房间里去工作。这时，他又回想起在意大利的生活，他的双眼不时充盈着泪水。当他后来偏偏选上了在蒙特莫兰西的一间房子时，那情况是很糟的；晚上在圣德尼街要度过勤劳的两小时。在树林里，他继续工作着和进行着忧郁的思索。但是处在孤寂中，他差不多要发疯了。后来他终于在科尔贝的多莉妮夫人的花园里结束了他的校对工作。他用多莉妮夫人这个名字称呼居里雅尔伯爵夫人的母亲伯尼奥夫人，而居里雅尔伯爵夫人大概不久以后就成了他一生中最后的情人之一。在那里，他至少可以避开痛苦的幻想，因为他的工作刚一完毕，他就回到沙龙里来。

这部书是1822年夏季由P. 大蒙吉的世界书店出版的，18开本两小册。书上既未署贝尔的名字，也未署司汤达的名字，只是宣布作者与《意大利绘画史》、《海顿、莫扎特、梅达斯特斯生平》的作者是同一个人。这部书未获得任何成功。因此，在发行了两年之后，出版商蒙吉给作者写了这样令人难堪的挖苦话：“我没有售出40本这部书，而我可以象篷皮尼昂写的《圣诗》那样说：她们是神圣的，因为没有人碰她们。”而司汤达则反驳说：“我的著作总还是神圣的，就象蒙吉先生简洁明了地说的那样。这种可悲的情况并不使我觉得比必须到立宪党人的办公室去请求吹嘘更丢脸。”他还拿他的失败开玩笑，说他的书的版本已变得罕见，因为都被装到一艘船上去压舱了。

实际上，这部著作的失败使他非常痛心。因为他对这部书始终感到有一种神秘的偏爱。他一直打算找一家新的出版社，把这部书交给它，而为此他写了三篇序言，这我们业已提及。

如果说很可能他并未执意一定要去求同他的看法相距极远的那一伙人来鼓吹，起码他为此去请求他的朋友时没有感到为难。他甚至曾设想写一种宣传广告。这个广告的草稿已由我们那位司汤达的一切事务的保护人、不知疲倦的保罗·阿尔贝莱披露给我们。他在广告稿中承

认,他是多么需要机智,才不致有失体统,因为他决心要有独创性地、像对待疾病似地来对待爱情,试着给爱情的全部现象一个准确的描述。

这则广告如果那时问世的话,很可能不会使这部令人困惑不解的著作赢得许多新读者。可是它却使司汤达被归入了文笔细腻的作家之中,而且巴尔扎克就曾多次谈到,能最卓越地揭示感情上的细微差异的人:这就是亨利·贝尔。再说,这些充满激情思想的篇章,从来就只能讨某些感情炽烈的心灵的喜爱。应该承认,如果说这些篇章今天重新受到了读者的欢迎,那主要是因为自从我们更好地认识了作者和非常愉快地发现了他那温柔的、崇高的和含蓄的心灵之后,我们很乐于从这些篇章中重新找到作者的一面镜子。

他总是怀疑他的警句的价值,所以他有时写道:“我总担心我只记下了一种叹息,而当时我还以为我记下的是一种事实真相。”但是这些叹息对我们来说恰恰比真相更珍贵。

×

×

×

实际上,这部思想教科书是相当复杂的。按照司汤达自己的看法,我们可以首先指出:“这是对在法国非常罕见的一种狂热的爱情的精神而科学的描写”。结果是:其论断只有那些能自主地去热恋的人才能很好地理解。但无论如何,它对那些既不虚伪又不道貌岸然、并能从中领略到一种相当新颖的情欲观念的读者有这样的要求:我们知道,在作者看来,情欲从来不是庸俗的,因为卑鄙的灵魂不可能得到它。爱情,——当然持的是真挚的爱情:这里要谈的也只是这个问题,——因此是不受拘束的。但是除了卡巴尼斯和德斯蒂的这位学生的光辉的和充满情感的推论之外,我认为,他应该是赞赏机敏的,而这位逻辑学家正是以他的机敏几乎处处都首先表现为艺术家。司汤达论述爱情时象一位音乐家,而他谈论音乐时又象一个恋人;人们常常作这样的评语。我们时时都能在他的笔下找到这种韵味的词句:“今晚我才体会到,音乐,当它是那么完美时,恰似自己的心处于一种有自己所钟爱的人陪伴着自己的那种境界中一样。”在类似的对比中,也总是包含着这样的话:

“普吕东的一幅画，莫扎特的一个乐章，或者就是你经常想念的一个女子的不同寻常的某个眼神。”

在他的论文《精神医学》中，正如他对某个部分所指明的，作者把他的大主题分为截然不同的两部分：在第一部分中，是从内心中来研究的爱情，分析爱情及其演变过程。在第二部分中，则是从外部来观察爱情，考察各种外部条件：气候、体质、政府、妇女教育、婚姻。

通过把不同种类的爱情加以分类、指出它们发展的阶段和规律，使司汤达径直注意到，当一个人受到这种病症的不同类型之一的感染时，根据他的体质和他生活的条件，他将会有怎样的反应。

司汤达给这种理论列举了大量例子，因为这部分分析性的科学著作只是想用很多细微的差异使读者能够在他们自己的记忆中去加以验证。对作者来说，他只存在选择上的困难：他的经历有助于他，而他的观察，则用不着我们去多考虑。最著名的一些章节，甚至在很长的岁月里是唯一众所周知的和常被引述的章节，乃是那些阐述了结晶理论的章节。这就是司汤达所说的，“能从被自己所爱的对象的一切表现中发现其新的至善至美的那种精神活动”。这种观念在当时也许绝对不算新鲜，但那时它至少是尚未肯定的、未阐述清的、未被十分精确地表述出来的，而这才真正是司汤达的优雅、清晰、准确的形象，是他把自己的明澈和价值赋予了它。

全部的理论都在书的开端。至于他写的阐释性的小故事，《萨尔茨堡的树枝》，到1925年才写成，而且在作者去世后的米歇尔·莱维的版本中才第一次有了篇幅。司汤达是否真的去过萨尔茨堡和在什么日期去的，与我们没有什么关系。这次旅行最大的可能是同他1809年的那次旅程有关。但无论如何，吉拉尔迪夫人大概没有陪他同行，尽管他在这一章里曾断言有她陪同。他是在到米兰时才认识她的。而且无疑以后他再也没有见过她：当他于1811年第二次再到这个伦巴第的首府<sup>①</sup>

---

<sup>①</sup> 即米兰。——译注

时,她已经去世了。

×

×

×

我们说过,在司汤达生前,《爱情论》只出过一版,即 1822 年蒙古出版社版。1833 年版是由买下了蒙古出版社基本资产的博埃尔出版社出版的,这一版只是把第一版改了一下封面和标题。1853 年出版了两种新版本:第一种是由迪迪埃出版社按原文重排的初版本,第二种是收在司汤达著作全集里、在科隆和梅里美指导下,由米歇尔·莱维出版社出版的。这一版差不多就是重印的 1822 年版,只删去了被认为是无用的一小段和从西蒙先生的《瑞士游记》中摘出的起首的序言。相反,它却第一次收入了从 1826 年到 1842 年写的三个序言和六个重要的章节——这是在司汤达的稿纸里找到的,而他肯定是希望能在他的最后定稿中占有地位。这些序言和章节读之津津有味。我们也会在紧接着 1853 年版之后的现在这一版里找到这些序言和章节以及全部文字。然而就 1822 年出版的全部内容来说,我参照了原版本,一般说较之莱维版更可信。当然,我恢复了被删掉的那小段文字和原来的序言。因为在那个特定的时刻,西蒙先生准确地表达了司汤达就他自己的作品所想说的话,剥夺他的一时的合作者曾使他获得的光荣是没有道理的。司汤达差不多在同一时期在他的《通信集》里曾这样认为:“大家都看过西蒙先生的《瑞士游记》,他同时也是《英国游记》的作者。西蒙先生并不引人注目,但他有判断力;而十九世纪大批读者所需要的,正是那种他们能够信任的观念。”

历史性的或评论性的注释使书的这一版分量加重了。我们只是在每页下方注明了司汤达由于谨慎或严守秘密的原因,只写了开头字母的某些字。研究者和好奇的人在冠军出版社精美的版本里找到了所有另外的资料 and 所有能满足他们好奇心的答案。有趣的当然是知道第 25 章的 L.B. 乃是 La Bédoyère(拉·贝多耶尔),而第 27 章的 G…伯爵则是 Giraud(吉罗)伯爵;——del Rosso 代表 Rossini(罗西尼);——在第 15 段零星摘录中谈到的 M…is 上校乃是贝尔 1801 年在米肖将军的参

谋部认识的 Mathis(马蒂斯)上校;——第 33 段提到的回忆录是 Maurières(莫里埃尔)的回忆录;而那封信,是刺杀科泽比的年轻的民族主义分子桑德的一封信;——第 167 段提及的公爵是奥尔良公爵“平民菲利普”<sup>①</sup>,而那个同他的儿子说那样奇怪的话的父亲,是陆军大臣塞居尔元帅。

不过当你鼓起勇气进行注释工作时,你没有让人引到什么地方去吗?对我来说,我唯一奢望要奉献给读者的,不是各种各样的和过于经常提出的几乎把每一行都删改得残缺不全的版本,而是一个可信的、清晰的和完整的文本。司汤达的朋友们,请勿责怪我在此只恭请司汤达的著作说话。

亨利·马蒂诺

---

<sup>①</sup> Duc d'Orléans, 名 Louis - Philippe - Joseph (1747 - 1793), 法国波旁王朝的亲王。1789 年他与一些贵族加入第三等级, 1792 年君主制被推翻后, 他放弃贵族称号, 接受“平民菲利普 (Philippe Egalité) 的名字。——译注

## 初版序<sup>①</sup>

一个作者请求广大读者宽宥是徒劳的，因为书已出版的事实正好否定了这种所谓谦虚。他宁愿信赖他的读者的公正、耐心和不偏不倚。尤其是最后这一条，正是本书作者所希冀的。由于在法国经常听到谈论对“真正法国的”作品、见解、情感，所以他有理由担心，他如实地描写事物的本来面目，而且只对无处不在的真正情感和见解表示尊重，他可就要惹得那种专有的感情来攻击他自己了，因为我们知道，若干时候以来，是把那种专有的感情当作美德来看待的，尽管其特性是什么还是非常模棱两可的。事实上，如果人们刚一跨过莱茵河，越过各条山脉或芒什省，什么历史、道德、甚至科学和文学都必须是真正德国的、真正俄国的或意大利的、真正西班牙的或英国的，那么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如何看待这种地理的裁定或事实呢？当我们看到诸如“真正西班牙的献身精神”、“真正英国的道德”之类的说法被严肃地用于外国爱国者的演说中时，也正是我们怀疑这种在别处也起着支配作用的一切相似的感情之时。在君士坦丁堡<sup>②</sup>和在所有蛮族人那里，这种对自己国家盲目的和狭隘的偏袒，乃是一种只论血统的狂热；而在各文明国家的人民中，那就是一种痛苦的、不幸的、令人不安的虚荣心了。而这种虚荣心，你一旦多少伤害它一点儿，就会陷入绝境。

（摘自西蒙先生的《瑞士游记》序言第7和第8页。）

---

① 这篇序言只在1822年蒙吉出版社出版的本书第一版中出现过——原出版者注

②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旧称。——译注

# 序一<sup>①</sup>

这部书问世未获成功；大家都认为它难以理解，这不无道理。因此作者借再版之机，尽可能把自己的观点表述清楚。作者阐述了这些观点之所由来；写了一篇序言和一篇绪论，都是希望把观点说清楚，尽管用心如此良苦，但在一百位能读懂《高丽娜》<sup>②</sup>的读者中，未必有四个人能读懂这部书。

这部区区之作谈的虽是爱情，但并非小说，更不象小说那样有趣。它只是对在法国很罕见的一种狂热感情作了准确而科学的描述。现在日益流行的那种世俗虚礼客套，与其说是来自我们伦理道德的淳厚，倒不如说更是由于害怕受到讥讽所使然。而这种世俗虚礼已把我用来作为这部著作题目的字眼变得难以启齿，甚至可能听之有点刺耳。但我还是不得不用这个字；惟愿书中论点的那种科学的严肃态度能使我免遭这类责难。

.....

我认识一两位使馆的秘书，他们回国后可能会帮我作些解释。在此之前，我对那些不承认我所叙述的事实的人能说什么呢？我惟有恳请他们别听我的。

有人可能会因为我所采取的叙述形式而指责我是自我中心主义。

---

① 写于1826年5月。这篇序言和后面的两篇序言首次收入1853年米歇尔·莱维出版社的《爱情论》（未出版过的片段）——原出版者注。

② 《高丽娜》是法国女作家斯塔尔夫夫人（1766—1817），所著的一部长篇小说。——译注

不过人们是允许一个游子这样叙事的：“我原在纽约，我从那儿乘船前往南美，然后‘我’登岸直赴圣—菲—德—波哥大<sup>①</sup>。一路上蚊叮虫咬，搅得‘我’苦不堪言，而且害得‘我’三天睁不开右眼。”

我们不会因为这位游子喜欢说到自己而责难他；我们能谅解他使用的所有‘我’字，因为这是他叙述一路上所见所闻的最明了和最生动的方法。

正是为了尽可能把他在尚罕为人知的地区所作的旅行明了而生动地描绘出来，作者才这样说的：“我同吉拉尔迪夫人一起到过哈莱因的盐矿……克雷桑齐王妃在罗马曾对我说……”“有一天我在柏林见到了英俊的L上尉……”所有这些区区小事都是作者的亲身经历，因为作者在德国和意大利曾住过15年。但是，作者虽生性好奇，却并不机敏，故而他从未有过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奇遇，也未体验过任何值得称道的个人感情；而如果他像人们想象的那样自视颇高而非妄自菲薄，那么更大的高傲理应妨碍他敞开心扉并阻止他为了6个法郎就将其出卖给读者，象一些在生前就出版自己的回忆录的人那样。

1822年，作者校改了他在意大利和德国的这类精神旅程的校样，他描写的都是他当时的见闻，然后整理成手稿，内容是对名之为“爱情”的这种心病的各个阶段所作的详细描述。他对这份手稿盲目尊崇，恰似十四世纪的学者对刚发掘出来的拉克丹斯<sup>②</sup>或昆特—居尔士<sup>③</sup>的手稿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盲目崇拜。当作者遇有某种不明之处——说真的，这在手稿中是常有的事——，他总认为那必定是如今的“我”出了差错。他承认，他对这份手稿的珍视，已到了把他自己也不理解的好多段落都印了出来的程度。对于一个梦想获得读者承认的人来说，这简直就是发了疯。可是当他长途跋涉之后重返巴黎时，作者以为若不对报

---

① Santa - Fé - de - Bogota, 现称 Bogota, 哥伦比亚首都。——译注

② Lactence, 公元三世纪的一个基督教卫道士。——译注

③ Quinte - Curce, 公元一世纪的拉丁历史学家。——译注

社俯首帖耳，就不可能获得成功。然而，若要卑恭屈节奉承别人，还不如去奉承总理。既然求取成功无望，作者就把自己那些已经写出来的观点一字不易地发表出来以自娱。希腊的那些哲学家们从前就是这么做的，作者对他们那种务实的精神不胜仰慕。

要想深入了解意大利社交生活，需要花好多年时间。也许我是那个国家的最后一名游客了。自从烧炭党运动和奥地利人入侵以来，外国人再也没有作为朋友被欢迎进那些充满无比欢乐的沙龙中了。你可以游览城里的纪念建筑、街道和广场，但绝对看不到社交生活；外国人总是让当地居民害怕，被怀疑成间谍，或者害怕他会嘲笑安特罗多科战役，嘲笑在这个国家里为了不受那8个或10个围着亲王转的大臣或宠臣的迫害而不得不采取的卑恭屈节的媚态。我确实喜爱这里的居民，所以我能够了解到事实真相。那时我一连10个月没有讲过一句法语，要不是发生了骚乱和烧炭党运动，我决不会回法国。我把善良纯情看得高于一切。

尽管我想方设法使表达清晰明了，但我无法创造奇迹；我不能使聋者复聪，也不能使瞽者复明。因此，我劝那些年进项达十万法郎的、既有钱又快乐的人，在翻开本书之前，赶快把书合上，特别是那些银行家、制造商、受人敬重的实业家们，即所谓那些具有杰出而积极见解的人们。那些在股票交易所或在彩票上发了大财的人，也许对本书的奥妙还能领略一二。这种发财方式是能与整天做白日梦、与由于普吕东的一幅画、莫扎特的一首曲子、或你朝思暮想的一个女子的某个眼神而激起的感情冲动相通的。而那些每个周末都要向两千工人支付工钱的人，却绝不会这样来浪费他们的时间，他们的心思总是放在有利可图的和有效益的事情上。如果他们有闲暇去恨的话，他们一定会恨我所说的那种白日做梦的人；他们一定愿意把那种人当作他们开心取乐的嘲笑对象。那种人竟然把一种见解看得比一千法郎的钱袋还重，实在叫腰缠万贯的实业家们百思不得其解。

我的书也不宜于那些勤奋好学的年轻人阅读，实业家一年赚十万

法郎，而他们却在同一年里学会了现代希腊语，就在他们颇感自豪之际，又萌发了想再学阿拉伯语之念。有些人从未因某些莫名其妙的原因——倒不是虚荣，而是怕在沙龙里泄露出来会感到羞愧难当——而痛苦不堪，我恳请这些人别翻开这本书。

我敢肯定本书不会讨那些在这类沙龙里时刻都在搔首弄姿以惹人注意的女人的欢喜。我确曾感到十分惊讶，当她们扪心自问时，连她们自己也无法知道她们刚刚表现出来的那种感情是出自本能抑或假装。这些女人怎么能去评判对真正感情的描绘呢？所以她们视本书为眼中钉；她们说过，作者大概是个卑鄙小人。

当人们偶尔想起自己年轻时的某些行为而突然红了脸；由于内心的窃喜而干了蠢事，并因此而感到痛苦，这不是因为他成了沙龙中众人的笑料，而只是在沙龙中个别人眼中显得可笑；26岁时，他真诚地爱上了一个女子，而她却爱着另一个男人，或者更有甚者（不过这种情况极其罕见，故我勉为其难地才将其写出，是怕重蹈初版时那样不被理解的危险），当有人走进自以为是其所爱的女人的沙龙时，他只想着从她的眼神里看到她时刻对自己的印象，却丝毫未打算在自己的眼神中传达对她的爱来：这就是我要向我的读者询问的经历。恰恰是许多这类细腻而罕见的感情描述，在那些具有实际思想的人看来觉得难以理解。怎样使他们看起来清楚明了呢？向他们宣布提价50生丁，或者改变哥伦比亚海关的税率。<sup>①</sup>

本书接着简直可说是简洁地、合情合理地、精确地逐一阐述了各种各样的感情，而其总括起来称之为爱的情感。

请想象有一幅用白色石笔画在一块大石板上的相当复杂的几何图形：那么好！我就来解释这幅几何图形；不过得有一个必要的条件，那就

---

<sup>①</sup> 有人对我说：“删去这一段吧，再没有比这更真实的了；但是要当心那些实业家们；他们要责骂贵族。”——在1817年，我没有害怕过总检察长；为什么我在1826年会害怕百万富翁呢？他们在售给埃及帕夏老爷的船时使用的诡计打开了我的眼界，而我只担心我所尊重的一切。——原注。

是这幅图形必需已经存在于石板上,而不能由我来画。如此艰难地把关于爱情的问题写成一本不是小说的书,本就是一件不可能的事。而满怀兴味地对这种情感进行一番哲学性的研究,这在读者心中则必须是另一回事了;他必须经历过爱情才行。不然人们能在何处尝试一种情感呢?

这就是我不能避开的含混不清的原因。

就象人们所说的天上的银河那样,爱情是由千万颗小星星构成的灿烂的星团。而其中的每一个星团常常就是一片星云。有很多部书记载了四五百个小的有连续性的感情,而要辨认出是哪些构成了这种情感则十分困难,即使最明显的,也常常弄错,把次要的当成了主要的。这些书写得最好的,诸如《新爱洛绮丝》<sup>①</sup>,戈丁夫人的小说,莱斯皮纳斯小姐的《书信集》<sup>②</sup>,《曼依·莱斯科》<sup>③</sup>,都是在法国写的,在这个国家里,被称之为爱情的植物一向害怕受人嘲笑,这个国家被民族情感上的约束、虚荣心压得喘不过气来,几乎从来没有达到过它应有的高度。

那么怎样通过小说来理解爱情呢?怎样在看了数百部声誉卓著的作品描述之后,但又从未体验过爱情,却要从中去寻找这种狂热的原因呢?我对此将回答:“这就是狂热。”

可怜的已醒悟了的青年女子,你愿意再回味一下好多年前曾那么占据了你的心的事情吗?此事你不敢对任何人说起,因为它险些使你失了贞操。我正是为了你才重写了这部书,而且力求把事实描绘得更清楚,你看了以后,请绝不要用一句简单而轻蔑的话来谈论它,而是请你把它丢在你的柠檬木书架上,放在其它书籍的后面;若是我,我甚至会在书中保留若干页而不裁开。

有缺点的人会保留书中的若干页不裁开。他自以为是哲学家,因

---

① 法国十八世纪杰出作家让-雅克·卢梭著的书信体小说。——译注

② 莱斯皮纳斯小姐是十八世纪法国巴黎最杰出的、最具解放精神的文学沙龙之一的女主人,著有《书信集》。

③ 《曼依·莱斯科》是法国十八世纪小说家普雷沃所著,被誉为十八世纪情感小说的典范。——译注

为他始终对这类把一周的全部幸福寄托在一个眼神上的发狂的激情一窍不通。还有人到了成年时,为了面子要忘掉曾有一天他们竟会屈尊追求一位妇女而却遭到拒绝的羞辱;这部书将遭到他们的憎恨。在我所看到的以种种理由和总是满怀愤怒地攻击这部书的众多颇具才智的人当中,最使我感到可笑的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大言不惭地硬说他们总是能胜过心灵上的弱点,而且仍然具有相当的洞察力来先验地判断一篇哲学论文的准确程度,而这只不过是所有这些弱点的系统描述而已。

那些严肃的大人物,在世上享有贤哲的而绝非徒有虚名的声望,他们非常懂得一部小说:那有多么感人啊!而一部哲学书,作者却在里面冷冰冰地描绘着被称之为爱情的这种心灵疾病的各个不同阶段。小说多少能打动他们一点;至于哲学论文,这些贤哲们就象瞎子读博物馆藏画上的说明一样,而且他们还会对作者说:“您得承认,先生,您的作品太晦涩难解了。”假如这些盲人就是这些贤哲,长期以来就享有这种殊荣,而且非常想成为卓然不凡的人,那会怎样呢?那可就有作者好看的了。这也正是作者在第一版出版时遇到的情况。有许多册书目前由于那些颇具才智的人的狂暴的虚荣心而被烧掉。我且不谈这些侮辱,却多少也受了他们那种狂热的奉承:作者曾被宣布为粗俗的、不道德的、为平民百姓写作的作家,危险人物,等等。在实行君主制的国家里,这些头衔是对胆敢写有关伦理道德的书却不把书献给当代的迪巴丽夫人<sup>①</sup>的人的最切实的奖赏。如果文学并不风行一时,如果文学只有为他们服务的那些人才去关心,实乃文学之幸!在丹若侯爵<sup>②</sup>看来,高乃依在创作《熙德》<sup>③</sup>的时代不过是一个老实人。而今天,大家都自以为能读懂德·拉马丁先生的著作;这在他的书商看来真是太好了;可是对这位伟大的诗人来说则是大坏事,糟透了的坏事。在我们这个时代,在

---

① 路易十五的宠妃,后被送上断头台。——译注

② 见《丹若回忆录》第120页,让利出版社出版。——原注

③ 高乃依是法国十七世纪古典主义悲剧的重要作家之一。《熙德》是他创作的最优秀的悲剧。——译注

一些人看来，天才对人须宽厚谨慎，而且绝不应该想到这些人，否则就是有失身份。

一个国务参政员，一个棉织工厂厂主，或者一个对债务非常精明的银行家，他们那种艰辛的、活跃的、可敬的和讲究实利的生活，是要由数百万的收益来报偿，而不是要柔情的慰藉。这些先生们的心渐渐地僵化了；对他们来说，实利和效益就是一切，而且他们的灵魂容不得任何感情的灵魂，即使他们的内心也非常需要消遣，决不可能去做必要的和连绵不断的事情。

这篇序言写出来只是为了大声宣布，本书不幸只能被那些闲得发疯的人所理解。很多人认为这可冒犯了他们，我希望他们别再读下去了。

## 序二<sup>①</sup>

我只为一百位读者撰写此书，这些既不幸又和蔼可亲，既不虚伪、也不严守道德规范的人，我希望能得到他们的青睐；其实我只不过认识他们中的一两位。对于作为作家出于种种考虑而说的假话，我不介意。那些可爱的夫人们应该读一读她们的厨娘的事和时髦的传教士（他叫马西荣<sup>②</sup>）或内克夫人<sup>③</sup>的书，这样才能同那些善于思考的严肃的妇人们谈话。请注意，在法国，当上个某种愚蠢的大教士，就能获得这种殊荣。

我要问任何一位想读本书的人，在你的一生中，你曾由于恋爱而痛苦过6个月吗？

或者，如果你的心灵除了想到有一件官司的烦恼之外，没有感到在生活中再有别的烦恼，或者没有感到在为最近的选举中未当选议员而烦恼，或者没有感到被人视为比通常在最近的大水季节更提不起精神来，——那么我就要继续提出我的不合适的问题，问你在今年内是否读过强使读者去思考的那些咄咄逼人的著作中的某一部？比如卢梭的《爱弥尔》，或者蒙田的6卷著作集？假如你从来没有因刚强的人的懦弱而感不幸，假如你没有正常的边读边想的习惯，那么本书将会使你对作者感到不快；因为他会使你猜想，存在着某种你所不知道的，而莱斯皮纳斯小姐却知道的幸福。

---

① 1834年5月。——原注

② 马西荣是法国十七世纪的传教士，善雄辩说教，著有《小卡莱姆》。——译注

③ 内克夫人是路易十六时代法国著名文艺沙龙的女主人，法国著名文艺理论家斯塔尔夫人之母，本人也写过几部作品。——译注

## 最后序言<sup>①</sup>

我要恳请读者宽恕这部爱情心理学的独特形式。

28年前(1842年)随着拿破仑倒台而发生的骚乱使我丢了职业。在此前两年,紧接着从俄国撤退的惨况之后,偶然的机遇把我丢在了我原就很想在那里度过我余生的一个可爱的城市里,这颇使我喜出望外。在快乐的伦巴第、在米兰、在威尼斯,生活中主要的,或者更确切地说,生活中唯一的事情,就是娱乐。在那里,人们绝不去注意周围人的一举一动,而只勉强地关心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的事。如果有人注意到还有邻人存在,是不会想到嫌恶他的。请你打消在法国一个省城里那种奔波的意愿,那还会剩下什么呢?百无聊赖、而令人痛苦的愿望又不可能实现,构成了这种幸福的最确凿的部分,而这却把所有的外省人都吸引到巴黎来了。

在1820年那次比往常更辉煌的狂欢节的化装舞会之后,米兰上流社会发生了五六起十足发狂的活动;尽管在这个国家里人们已习惯了那种在法国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可人们还是被这些活动吸引住了整整一个月。在这个国家里,人们害怕会因这类怪异行为遭到讥讽;而我需要鼓足勇气,才敢于谈论这类事情。

一天晚上,大家在殷勤好客的皮埃特拉·格吕阿夫人家里纵论这类荒唐行动的原因和结果,她非常罕见地没有站在这群疯子中的任何人一边。那时我忽然想到,用不了一年,也许在我头脑里就只会留下对这

---

<sup>①</sup> 此序写成于1842年3月15日;贝尔死于这个月的23日,因此这很可能是他最后的作品。——原书哥伦布注

类怪诞行为和人们提到的所由产生的原因的非常模糊的记忆。我抓起一张音乐会的节目单,在上面用铅笔写了几句话。有人想玩纸牌,我们30个人围坐在一张绿色桌子旁;由于交谈异常热烈,以至忘了玩牌。晚会快结束时,斯科蒂上校(意大利军队里一个最风趣的人)突然来了;有人要他谈谈他所知道的、我们正谈得起劲的有关怪诞行为的情况;果然,他向我们谈了一些偶然得知的情况,使事情有了全新的面貌。我重新拿起我的音乐会节目单,加进了这些新情况。

这本专门搜集有关爱情的资料集,就是用同样的方法,用铅笔在废纸片上陆续写下来的,废纸片是在我听别人讲述这类轶事的沙龙里随手捡到的。我很快就去寻找一个共同的规律来探究其各种不同的阶段。两个月后,我由于怕被当作烧炭党人而返回巴黎,我原以为不过呆上几个月;但是我却再也没有重返我曾度过了7年时光的米兰。

在巴黎我烦闷欲绝;我依然怀念着恐惧感把我逐走的那个可爱的国家;我把我的那些零散纸片装订成小册子,送给一位出版商作见面礼,可是立刻发生了困难:印书人说他不能接用铅笔写在笔记本上的活。我看得出来,他觉得这种书稿有损他的尊严。那个把我的笔记带给我的印刷厂的年轻学徒工,就颇感羞愧地流露出人家要他表示的无礼;他能读会写,于是我读手记而由他铅笔记录。

我理解,为了严守秘密,我有责任更改一些专名,特别是要压缩删节那些轶事。尽管人们在米兰几乎不会看到这部书,但假如有人把它带到米兰去,就可能被看作是难以容忍的恶言秽语。

因此,我出版的是一部不合时宜的书,我敢斗胆承认,当时我竟大胆地蔑视那种优雅文风。我看到那个年轻的学徒工忙不迭地避开有点夸大其词的语句和造成古怪腔调的字眼。相反,他却从不放过机会老是改动那些难以表述的事情的情况:连伏尔泰本人也害怕说出难以出口的事情。

《爱情漫笔》<sup>①</sup>的价值在于我曾恳请读者在记忆中予以证实的大量细微的感情差异,如果读者的记忆中幸而有这种感情存在的话。但是情况更糟;当时我跟以往一样,在文学这种事情方面很不在行;我把手稿当作礼物交给书商,而他却用很坏的纸来印刷并装订成很可笑的开本。一个月以后我问他书的消息,他对我说:“可以说,这部书是神圣的,因为没有人碰它。”

我甚至没有想过求助于报纸的评论文章,这样做我觉得是一种耻辱。然而,没有任何著作不迫切需要向读者作耐心的介绍。必须使读者诸公接受“结晶”这个新词,这个词被用来生动地表述整个那种非常奇特的疯病,使人们设想它就像真的一样,甚至设想它涉及所爱的人时是无可怀疑的,否则从开始几页起,就会觉得难以理解。

那时,连我刚在我热爱的意大利观察到的即使是很少的一点情况,都那么感人,那么令人爱慕,所以我仔细地避开任何让步,任何文风上的优雅,而这样就可能会使《爱情漫笔》在文人眼中不那么特别的怪异了。

此外,我无意于取悦读者诸公;这个时期我们的那些不幸的每个创伤都是那么巨大,且又都是刚发生不久,以至文学好象除了要慰藉我们的可悲的虚荣心之外,就没有其他可关心的事了似的;它要使光荣和胜利合辙,使战士与荣耀同韵,等等。这个时期令人厌恶的文学似乎处在从来没有真正探寻过它自称所关心的题材的情况;它只想找机会恭维那个受时尚支配的人民,而有一位伟人曾称它为伟大的民族,却忘了只有当他成为领袖时这个民族才伟大。

由于我对取得最小的成功该具备什么条件一窍不通,结果从1822年到1833年只赢得了17位读者;《爱情漫笔》在出版了20年以后,才勉强拥有了大约一百位好奇的人。有些人曾耐心地观察过在他们周围一些人身上染上此病的各个阶段;因为要了解这种30年来由于害怕受

---

① 即本书,是作者给本书原来标的书名。——译者

到嘲笑而极小心地掩饰着的情感,就有必要把它说成是一种疾病;只有这么办,才偶有可能治愈它。

其实,只是在半个世纪接连不断地吸引了我们的全部注意力的革命之后;只是在我们的政府从形式到倾向进行了五次彻底的改变之后,革命才开始成了我们的风尚。爱情(或者借用一个最一般的名称来代替它),在法国路易十五统治时期能够支配一切;宫廷贵妇能任命上校,这个地位丝毫不比国家最高职位差。50年后,不再有朝廷,在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中,或在失宠了的贵族阶级中,最受宠信的女人也不能让人在最小的村镇里赊给一点烟草。

必须承认,女人不再时兴,在我们那么辉煌的沙龙里,20岁的年轻人故意不找她们说话,他们宁可聚在粗俗的能说会道的人周围,听这个人带着外省的口音,谈论他有多大“本领”的问题,并且也尽量低声叽咕几句。那些有钱的年轻人,浅薄而又自负,摆出一副仍继续着昔日寻欢作乐的模样,他们更喜欢谈论“马”和在不让女人进去的俱乐部里赌大钱的事。那种难以忍受的冷漠似乎主宰着年轻人同25岁女子们的关系。由于婚姻方面的苦恼使他们重返社交生活。这也许会引导某些明智的人,接受我对于叫做爱情的疾病的后续阶段所作的正确而严谨的描述。

急剧的变化使我们陷入目前的烦恼之中,而且使1778年的社会难以理解,就如我们在狄德罗给他的情人沃兰小姐的信中、或者在埃皮奈夫人<sup>①</sup>的回忆录中所发现的那样的社会,这种变化可以使人探索我们那些相继执政的政府,谁扼杀了我们欢乐的权利,使我们几乎成了地球上最悲惨的人。我们甚至不知道仿效他们的“议会”和他们的政党的诚实,这是他们发明的唯一还勉强过得去的东西。相反,他们那蹩脚的观念中最蠢的东西,即那种道貌岸然的神态,却到我们中间来取代法国的

---

<sup>①</sup> 埃皮奈夫人(1726-1783),18世纪法国文学界杰出人物,开设有文人沙龙,与狄德罗、格林和卢梭友情甚笃。——译注

轻松愉快,而这种轻松愉快,除了在巴黎郊区的 500 个舞厅,或者在过了波尔多的法国南方以外,几乎不再能碰得到了。

但是,我们那些相继执政的政府的行为,使我们遭到把我们“英国化”那样可怕的灾难了吗? 1793 年的强硬政府曾阻止外国人到马尔特山<sup>①</sup>上宿营,难道要谴责它吗? 这个政府,在不多的几年内,使我们觉得它很英勇,并且构成了它开始阶段的威严,这个政府在拿破仑统治时期,立刻把我们的名字带到欧洲所有的首都。

我们将会忘记督政府<sup>②</sup>所干的善意的蠢事,那是由于卡诺<sup>③</sup>的才干和 1796—1797 年在意大利的不朽战役而享有盛誉的。

巴拉斯<sup>④</sup>朝廷的腐败使人又回忆起旧政权下的欢乐;波拿巴特夫人的优雅表明,那时我们就毫不喜欢英国人的那种坏脾气和傲慢。

尽管我们有圣日尔曼区人<sup>⑤</sup>的那种嫉妒心,我们仍禁不住要给予第一执政的统治方法以高度的评价,而那些使巴黎上流社会享有盛名的建立头等功勋的人,正是诸如克莱台、达吕等。因此我们不允许别人把十九世纪上半叶发生在法国性格上的明显变化的责任扣在帝国头上。

我的研究无需再深入下去:读者将会去思考而且定会得出适当的结论……

---

① 马尔特山原为巴黎郊区的一个镇,后并入巴黎市。——译注

② 督政府是法国大革命失败后法国大资产阶级于 1795 年建立的由五人组成的政府,1799 年被拿破仑发动的雾月 18 日政变所推翻。——译注

③ 卡诺(1753——1823)是法国军事科技专家和政治家,是督政府的 5 个成员之一。拿破仑政变后又曾任陆军部长和内务大臣。——译注。

④ 巴拉斯(1755—1829)是督政府中的权贵,任督政府的督政官。1815 年波旁王朝第二次复辟后隐退。——译注

⑤ 圣日耳曼区是巴黎的一个贵族住宅区。——译注

你会被一位年轻女子弄得神魂颠倒，  
因为许多诚实的男子都是如此。

《海盗》第三卷，第 77 页<sup>①</sup>

---

<sup>①</sup> 引自英国小说家司各特(1771-1832)的小说《海盗》。——译注

# 目 录

## 关于《爱情论》一书的若干回忆与论注

——崔译本序

柳鸣九

### 原书出版者序

### 初版序

### 序一

### 序二

### 最后序言

第一章	关于爱情	1
第二章	关于爱情的产生	5
第三章	关于期望	9
第四章		12
第五章		14
第六章	萨尔茨堡的树枝	15
第七章	两性在爱情产生上的不同	17
第八章		19
第九章		23
第十章	结晶的例子	24
第十一章		27
第十二章	结晶续	29
第十三章	关于初恋、上流社会 and 不幸	31

第十四章	33
第十五章	36
第十六章	37
第十七章 爱情胜过美貌	39
第十八章	41
第十九章 美的例外情况续	43
第二十章	46
第二十一章 关于第一印象	47
第二十二章 关于迷恋	50
第二十三章 关于一见倾心	51
第二十四章 在一个陌生国度里旅行	55
第二十五章 介绍	61
第二十六章 关于羞耻心	64
第二十七章 关于眼色	71
第二十八章 关于女性的高傲	72
第二十九章 关于女人的勇敢	79
第三十章 怪异而可悲的情景	83
第三十一章 萨尔维娅蒂的日记摘录	84
第三十二章 关于亲近	92
第三十三章	98
第三十四章 关于隐私	99
第三十五章 关于嫉妒	103
第三十六章 关于嫉妒续	109
第三十七章 罗克桑娜	112

第三十八章	关于出于自尊心的赌气	114
第三十九章	关于争吵中的爱情	121
第三十九章续	医治爱情的药方	126
第三十九章续完		129
第四十章		131
第四十一章	各国与爱情有关的情况	
	关于法国	134
第四十二章	关于法国续	138
第四十三章	关于意大利	141
第四十四章	罗马	144
第四十五章	关于英国	147
第四十六章	关于英国续	151
第四十七章	关于西班牙	155
第四十八章	关于德国的爱情	157
第四十九章	佛罗伦萨一日	163
第五十章	美国的爱情	170
第五十一章	关于 1328 年北方蛮族征服图卢兹	
	前普罗旺斯的爱情	173
第五十二章	十二世纪的普罗旺斯	179
第五十三章	阿拉伯	185
	摘录:爱情诗集	188
第五十四章	关于妇女的教育	193
第五十五章	对妇女教育的不同意见	198
第五十六章	续	206

第五十六章(之二) 关于婚姻	211
第五十七章 关于所谓的道德	213
第五十八章 欧洲婚姻情况	215
第五十九章 维特和唐璜	223
第六十章 失败	233
零星摘录	238

提布卢斯和普罗佩提乌斯的爱情(见摘录 93)

克洛卜施托克的妻子的英文信(见摘录 114)

在博罗梅群岛上的散步(见摘录 121)

什么是欢乐(见摘录 140)

## 附录

爱情法庭	312
十二世纪的爱情法	317
有关小教堂神甫安德烈的说明	322
萨尔茨堡的树枝	325
欧内丝蒂娜或爱情的产生	336
法国富裕阶层中的爱情实例	362

# 第一章 关于爱情

我力图了解的是这样一种情感：它在真心实意地发展的全过程中处处都体现着美。

有四种不同的爱情：

一、激情之爱。葡萄牙修女的那种爱情，爱洛绮丝对阿卜略的那种爱情，琴托的近卫骑兵<sup>①</sup>维赛尔上尉的那种爱情。

二、情趣之爱。这种爱情在 1760 年前后曾在巴黎风行一时，在那个时期的回忆录和小说中，在克雷比永、洛赞、杜克洛、马尔蒙泰、尚福尔、<sup>②</sup>埃皮奈夫人等的作品中都可看到对这类爱情的描述。

这是一幅世情画，连画面的阴影部分都是玫瑰色的，而且无处不充满着轻松愉快，而没有礼仪、风度、文雅等等的地位。一个出生高贵的人预先就熟知他在这种爱情的各个阶段中应该举止如何；由于这种爱情既毫无激情可言，又都在预料之内，故而虽常常显得更有韵味，但那并非真正的爱情，因为他从未堕入情

---

① 贝尔（即本书作者司汤达——译注）的朋友们常问他，这位船长和这位近卫骑兵是什么人；他答称他已忘记了他们的故事。——普罗斯佩·梅里美注

② 克雷比永（1707—1777），法国小说家，其作品以轻松、讽刺的笔调描述了 18 世纪法国上流社会的生活。洛赞公爵和伯爵（1633—1723），法国将领，多次因情妇关系被法国国王投入监狱。杜克洛（1704—1772）法国作家，著有《对风俗的评论》等多部著作。马尔蒙泰（1723—1799），法国诗人、剧作家、评论家，以自传《一个父亲的回忆录》知名。尚福尔（1740—1794），法国作家，杂文家，作品以风趣著称。——译注

网,而总是清醒如常;这是模仿卡拉齐<sup>①</sup>三兄弟某幅画的一幅毫无生气却很漂亮的袖珍画;激情之爱能使我们舍弃个人的一切,而情趣之爱却只知去迎合需要。说真的,除掉虚荣心,这种可怜的爱情也就剩不下什么了;而一旦丧失了虚荣心,这种虚弱的病态的爱情就步履艰难了。

### 三、肉体之爱。

你去打猎时,碰到一个年轻美貌的农家姑娘匆匆消逝在树林中。人人都知道这类出自内心喜悦的爱是怎么回事。你会感到若有所失,无限惆怅。而那时你已 16 岁。

### 四、虚荣之爱。

大多数男人,尤其是法国人,都渴望着能有一个时髦的妻子,就象渴望着能有一匹骏马——这是每个年轻小伙子都应该具备的宠物——一样。这种虚荣只要稍加激发,就会使人激奋起来。有时这里面有着肉体之爱的因素,但并不全然如此。德·肖尔内公爵夫人说,在一个平民眼里,公爵夫人永远不超过 30 岁;荷兰的正直君主路易国王的廷臣们,至今还津津有味地谈论着海牙的一个漂亮女人的风流韵事,这个女人每遇到一位公爵或王子,都会不由自主地曲意逢迎。但是,她信守着封建等级制的原则,只要是王子来,她就会立刻把公爵打发走;她就像社交界权势的象征。

这种庸俗乏味的关系的最佳情况,就是肉体的寻欢作乐逐渐变成习惯。每当回想起这种事情时,你会产生一点类似爱的感情;自尊心受到刺伤,分离时又郁郁寡欢,而小说的浪漫情调使你喘不过气来,你以为是堕入情网,苦不堪言,因为虚荣总使你自以为那就是炽烈的爱情。但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无论什么样的爱都会使人感到欢愉,只有在心灵上触发了激情,它们才

---

<sup>①</sup> 是 16 世纪末至 17 世纪初意大利卡拉齐家族三兄弟画家的名字。——译注

是强烈的、有生命的,而且使你不断地追忆它们;这种爱的感情和大部分其他的感情不同:追忆你失掉的东西,似乎总是要比你所能期望于未来的东西要美好。

在虚荣之爱里,习惯,或者感觉已好得不能再好的心理,偶而也会产生一种一点也不引人注意的友情;而这种友情颇可自豪地称之为牢不可破的哩。<sup>①</sup>

肉体的欢愉,乃是一种本能,这是众所周知的。但对那些温柔而多情的人来说,只居次要地位。因此,即使这些人在沙龙里受到嘲笑,或者经常被上流社会的人的阴谋诡计搞得痛苦不堪,他们却能得到补偿:她们能获得那些只为虚荣或金钱所动的人根本无法理解的快乐。

一些纯情和柔弱的女子对肉体的欢爱几乎一无所知;可以说她们几乎根本就没有这种体会,甚至可以说,激情之爱达到狂热时,几乎使人忘却了肉体的欢愉。

有些男人是一种万恶的虚荣——一种阿尔菲耶里<sup>②</sup>式的虚荣——的受害者和工具。这类人大抵都很冷酷无情,因为他们就象尼禄<sup>③</sup>一样,总是感到很恐怖,所以总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认为,这些人只有在享受到最大的虚荣时,也就是说只有当他们在供他们寻欢作乐的对象身上施暴施虐时,他们才会感到生理上的满足。查士丁的仇恨就是由此而来的。不如此这些人就得不到安全感。

当然,人们尽可以把爱情更细分为八种或十种,而不只限于这里所分的四种。在男人中间也许有多少种看法就有多少种感情方式,但是术语上的差异丝毫改变不了下面的推理。人们在

① 同德芳夫人在维勒桥的著名炉边谈话。——原注

② 阿尔菲耶里(1749-1803),意大利悲剧诗人。——译注

③ 尼禄(37-68),古罗马暴君。——译注

世间所能遇到的一切爱情,都是根据同样的法则产生、成长和死亡,或者升华到不朽的。<sup>①</sup>

---

<sup>①</sup> 本章是根据利西奥·维斯孔蒂先生的意大利文手稿意译过来,他是一位非常出众的青年,最近才在沃尔泰拉他的家乡故去。在他猝然逝去的当天,他同意译者出版他的关于爱情的论文,条件是译者得设法把手稿删节成一种适宜的形式。(卡斯特尔·菲奥伦蒂诺,1819年6月10日)——原注

## 第二章 关于爱情的产生

在心灵深处会有这样的思想：

一、爱慕

二、心里在想：给他（她）一个吻，或接受他（她）的吻该有多么愉快啊，云云！

三、期望。

精心地把自己修饰得尽善尽美；一个女人正是在有了期望时才这样做，以便最大限度地获得生理上的欢愉。甚至那些最稳重的女人，在满怀期望时，也会眼呈异彩；激情澎湃，喜形于色，以致在举动中把自己内心的情感渲泄无遗。

四、爱情终于产生。

爱是一种快感，就是乐于用自己的感官尽可能亲近地去凝视、抚摸和体会一个令自己爱慕、而且他（她）也爱着我们的对象而得到欢愉。

五、第一次结晶开始。

有人喜不自胜地百般赞美一个他实在爱恋的女子；有人则得意洋洋又不厌其烦地叨念着他得到的幸福。这都是因为过分夸大了自己的艳遇，认为它是自天而降，虽尚未充分了解，而又确信已拥有了它。

请让一个情人用脑子认真思索 24 小时，那你才能发现：

在萨尔茨堡盐矿，有人把一根在冬天掉了叶子的树枝丢在废矿井的深处；两三个月以后，再把它取出来看时，树枝上已布

满亮闪闪的结晶体：最细的枝桠——并不比山雀的爪子粗——裹满了无数闪耀着的、灿烂夺目的钻石；再也认不出那根枝桠的本来面目了。

那种我称之为结晶的情况，则是一种精神作用，它能从眼前见到的无论什么事物中又发现他所爱的对象身上有了完全新的优点。

一位游客谈起灼热的夏日在滨海的热那亚橙树林中的荫凉；就会想到，若能同她也共享这种荫凉该多么愉快啊！

你的一个朋友打猎时摔断了胳膊，得到他心爱的一个女子的照料，那该多么甜美啊！还会想日夜同她在一起，不断地看着她爱恋着你，几乎会使你庆幸有个病痛多么好；而出于你的朋友摔断胳膊，你也就不再怀疑你的情人那天使般的亲切善良了。总之，在恋爱中想着的事，都能联想起看见她的优点。

这种现象，我不揣冒昧地称之为“结晶”，它产生于支配着我们获得快乐、并且把热血输送到我们的头脑中的本性；产生于由于感到心上人的完美而滋长的愉快的情感；产生于她是属于我的那种想象。未开化的人无暇超越第一步。他也有愉快，但他的大脑活动是用来追逐逃入林中的野鹿的，而鹿肉可用来尽快恢复其体力，不然他就有可能倒在他的敌人的刀斧之下。

在文明的另一极，我确信一个多情的女子能做到这一点：即她只会在她所爱恋的男人那里寻找到身体的欢愉<sup>①</sup>。这是同未开化的人相反的。但是在文明的国度里，女人有的是充裕的时间，而未开化的人则整天忙着干各种各样的活，所以不得不把自己的妻子也当作牛马使。如果大群牲畜中的母畜过得更舒服的话，那是因为公畜的给养较有保障。

---

<sup>①</sup> 如果这种特色没有在男人身上出现，那是因为他不觉得须表示什么羞怯。——原注

还是让我们撇开森林回到巴黎来吧。一个已坠入情网的男人看他所爱恋的人总是完美无缺的；然而他的注意力还有可能被转移，因为人的心灵会厌倦一切一成不变的东西，甚至是十全十美的幸福。<sup>①</sup>

下面就是需要集中注意之点：

#### 六、产生怀疑。

经过 10 或 12 次的倾注，或进行了一系列能持续一段时间，比如若干天的别的活动，先是产生出，接着进一步肯定产生了期望之后，那个情人从最初的震惊中恢复过来，并对他得到的幸福习以为常，或者受到一种始终以最常见的情况为基础的理论的支配，这涉及的是个轻佻女子。我认为，这个情人需要的是更肯定的许诺，并且希望促成他的幸福。

如果他表现得过于自信，对方反而会报之以冷漠<sup>②</sup>、无情、甚至恼怒；在法国，要是说：“你自以为比你原来更进了一步”，那是颇带点讽刺意味的。因此，一个女子不管是从狂热的陶醉中清醒过来也罢，或是顾及羞耻也罢，她都会表现得战战兢兢。简言之，那是出于她的狡黠或她在卖弄风情。

这个情人于是怀疑起他曾憧憬的幸福；他对曾以为已经有了希望的原因进行严格检验。

无奈他想选择别的生活乐趣，“可他发现别的也都不复存在”。一种面对灾难的恐惧感缠住了他，怀着这种恐惧感使他加

---

① 意谓同样的生活情调只有瞬间的完美幸福；而一个多情男子的生活方式则是一日十变的。——原注

② 十七世纪的小说称之为“一见钟情”的那种决定着男女主人公命运的情况，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感情，这种感情虽然受到无数蹩脚作家的糟蹋，仍然在人的本性中存在；因为不可能加以抑制。正恋爱着的女人，在她体验到的感情中得到太多的幸福，她会加以掩饰；他则厌恶小心翼翼，从不理会谨慎从事，而且盲目地沉湎于恋爱的幸福之中。怀疑一切则使一见钟情成为不可能。——原注

深了注意。

### 七、第二次结晶

这样就开始了第二次结晶,它是为确认这种想法的钻石而产生的:她爱我。

产生怀疑以后的那个夜晚,情人每时每刻都在经受难忍的痛苦。这位情人想:是啊,她爱我;于是结晶就转而发现新的魔力;接着,带有惊恐不安目光的怀疑又征服了他;而且一下子吓得呆住了。几乎顾不上喘口气;他想:她是爱我吗?在这种一忽儿使人心痛欲裂、一忽儿又使人觉得无比甜美的思绪中,这位可怜的情人越来越确信:她会给我带来欢快的,世上也只有她才能给我这种快乐。

显然这都是实情,这是这样一条路,一边通往可怕的悬崖,而另一边却又紧靠着至善尽美的幸福。而且表明第二次结晶要比第一次结晶高得多。

这位情人不停地下面这三种思想之间徘徊:

1. 她至善尽美;
2. 她爱我;
3. 怎样才能从她那里得到最有力的爱情证明呢?

尚未成熟的爱情的最令人心碎的时刻,乃是他发觉自己作了错误的判断,整个结晶一下子毁了。

于是你开始对整个结晶过程产生怀疑。

## 第三章 关于期望

些微的期望就足以导致爱情产生。

两三天之后期望有可能丧失，而爱情却依然会生发。

具有果断的、大胆的、易于冲动性格的人，由于生活中的不幸逐渐增长着想象力，而期望的程度却可能较小；

期望有可能早停止了，却不会扼杀爱情。

如果这位情人遇到过不幸，如果他温柔和善于思索，如果他对别的女人不存希望，而对他心目中的女子的爱慕是炽烈的，那么任何普通的欢愉都不可能干扰他的第二次结晶。他宁愿想念那个有朝一日使他欣喜的机会颇渺茫的女子，也不愿接受一个平凡女人的顾盼。

注意，正是在这时，而不是以后，那个他所爱的女子能残酷地扼杀他的期望，用当众鄙视他的态度来对待他，使他想再见她的愿望成为泡影。

爱情的产生可以在所有这些阶段有较长的期限。

在那些冷漠和谨慎的人身上，爱的期望更持久。对上了年纪的人亦复如此。

能使爱情保持长久的，是第二次结晶，在这个时期，人们时刻都会感到，要么被爱，要么去死。你对爱愈来愈坚信不疑，又经过几个月的爱恋而成了习惯之后，难以想象会中止这种爱？个性越是坚强，就越不会对爱情不专一。

被过快地委身于你的女子所激起的爱情中，几乎完全没有

第二次结晶。

自从结晶产生,尤其是更强烈的第二次结晶产生,若非全神贯注,就再也辨认不出原来的树枝了。

因为,第一,它已被各种至善尽美的事物或钻石装饰了起来;

第二,要么他们不把这看作是至善尽美的东西。

德·罗索的恋人的一个以前的追求者曾对他详细地谈及她的各种至善尽美的媚人之处。他看到这个人讲时眼中闪耀着生动的光芒。这成了罗索的结晶<sup>①</sup>中的一颗钻石。这种在晚间产生的思想,使他梦想了一整夜。

一个出人意料的机敏的答话,使我清楚地看到一颗温柔、宽

---

① 我把这篇论文称之为——一部观念学的著作。我的目的无非是想指出,尽管它名叫《爱情论》,但并不是一部小说,尤其是它不象小说那样有趣。我请哲学家原谅我使用了“观念学”这个词:我无意窃取属于别人有使用权的题目。如果观念学是对各种思想以及能包容其所有部分的一种详细描述的话,那么,本书正是构成称之为爱情的情感的全部感情的详尽而细致的描述。随后我从这种描述中得出若干结论,诸如治愈爱情病的方法。我不懂希腊语关于感情的词语,因为观念学要表述的是关于概念的词语。我本来可以借重于我的某位博学的朋友创造一个词,可是我已经并非所愿却又不得不采用了一个新词:“结晶”,而如果这篇论文赢得一些读者,他们非常可能无法容忍我用的这个新词。我承认,我要避免使用新词以免露怯;我曾试过,但未成功;照我的见解,这个词表达出了那种被称之为爱情的疯病——即给人带来最大愉快的那种疯病的主要现象,这个词能给人以一种实际的感受,而不用这个词,就需要反复用一串非常长的迂回说法来代替它,那么我对发生在爱恋中的人头脑里和心灵中的事物的描述,就变得晦涩、笨拙、令人生厌,对我这个作者甚至都如此;那对读者又会如何?

因此,我劝告由于“结晶”这个词而觉得非常反感的读者合上这部书。这当然不是我的心愿,无疑,对我来说,我是非常高兴能有很多读者的。本书能得到三四十位巴黎女子的青睐,我虽然永远不会认识她们,我却已欣喜若狂。比如有位年轻的罗兰夫人,她偷偷地读了一卷,一有响动她就极其迅速地把书藏在她父亲的桌子抽屉里的,她父亲是一位木钟壳的雕刻工。一颗象罗兰夫人那样的心灵是会宽恕我的。我希望,结晶这个词不仅被用以表达使我们在开始爱的女子身上瞥见全部的美、全部那种至善尽美的疯狂行为,而且还是我大胆采用的简洁手法。只要取一支铅笔,在行与行之间写上五六个所缺的词就行。——原注

厚、炽热的心灵,或者像俗话所说的浪漫的心灵<sup>①</sup>,以致把只是同情人午夜在僻静的树林中散散步这样普通的愉快,看得高于国王们的幸福,这都能使我梦想一整夜。<sup>②</sup>

他会说,我的情人是一个假装正经的女人;我则说,他的情人是一个“妓女”。

---

① 在我看来,所有这些行为首先具有使一个人立刻变成一个与众不同的生灵,使他有别于任何别的东西。我认为,从他的眼睛里就看到了这种对更崇高的幸福的渴求,看到了难以明言的忧郁感——它在渴望着比我们能在人世间发现的更美好的东西,而且是在无论什么情况下,即使是在命运和革命可以容纳一颗浪漫的心灵的情况下。

……更显现出那天堂的景观,

我们愿为之而生存,也敢于为之而献身。

(比安卡致母亲的最后一封信,弗利,1817年。)

② 为了“节省篇幅”和能够描绘人的内心世界,作者用第一人称“我”的方式,叙述了一些与他并不相干的感觉,而不涉及自己的感情。——原注

## 第四章

一个居住在偏僻乡村一座孤堡里的年轻女子,在她那颗天真无邪心灵里,最小的惊奇也能引起她轻微的赞叹,而如果随之出现最微弱的期望,就会使她萌生爱和结晶。

爱情首先是因为觉得有趣而又令人喜悦。

惊奇和期望使 16 岁时对爱的需要产生的忧郁感大大增加。人们很了解,这种年龄的心神不宁正是对爱的渴求,而饥渴的特性正是对于偶然出现在她面前的饮料并不过分苛求。

让我们来概括一下爱情的七个阶段:

1. 赞叹。
2. 多么愉快啊,等等。
3. 期望。
4. 爱情产生。
5. 第一次结晶。
6. 产生怀疑。
7. 第二次结晶。

第 1 和第 2 之间相隔大约 1 年。

第 2 和第 3 之间是一个月;如果期望没有迅即到来,就会像是遭逢不幸似的,不知不觉地抛开第 2。

第 3 和第 4 之间只是一瞬间。

第 4 和第 5 之间并无时间间隔。而只会因亲密的程度不同而有所区别。

第 5 和第 6 之间,他可能有几天表露出一定程度的急躁冲动和冒失行为来;而第 6 和第 7 之间是没有时间间隔的。

## 第五章

男人约束不住自己不去干使他最感愉快的事情。<sup>①</sup>

爱情就象发高烧,它的产生和消失绝不以人自己的意志为转移。这正是情趣之爱和激情之爱的一个主要不同之点,而且人们并不会因为他所爱的人具有优良品德才感到欢欣,而只当作是一种令人高兴的巧合。

总之,爱情属于各种年龄的人:请看杜·德芳夫人对于并不太和蔼可亲的奥拉斯·沃波尔的感情。人们也许还记得不久前巴黎的一个更令人喜爱的例子。

我只引用那些结果有点可笑的例子,作为强烈情感的证据。例如,羞怯,就是爱情的证据;我指的当然不是刚刚中学毕业时那种羞怯。

---

<sup>①</sup> 对于罪犯,最好的教育就是使他感到悔恨,先感到悔恨,就能起约束作用。——原注

## 第六章 萨尔茨堡的树枝

结晶几乎从来没有在恋爱中中断过。下面就是它的过程：

只要人们同他所爱的人关系不顺当，就会产生要想象出解决办法来的结晶：正是由于去想象，你才会确信在你所爱的女子身上有着怎样的至善尽美。在有了亲密关系之后，那些不断产生的恐惧就被更切实的结果所缓解了。因此，幸福除了在其起源上之外，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每天都会开出不同的花朵。

如果受宠爱的女子顺从她自己的感情，犯了用强烈的感情冲动来消除你的恐惧的重大错误<sup>①</sup>，结晶就会立即停止。但当爱情失去冲动，也就是说没有了恐惧时，它会得到一种毫无保留、充分信赖的魔力；一种温柔的习惯就会来减轻人生的所有痛苦，使享乐具有另外一种兴味。

你如被遗弃，结晶会重新开始；你曾希图能给你的、而你已不再去想的每种幸福和每个举动，都会由于这种令人肠断的考虑而结束：“如此诱人的幸福，我再也见不到了！正是由于我的过错，我才失去了它啊！”即使你在另外一种类型的享乐中寻找慰藉，你的心也会拒绝去感受它。你的想象会向你清楚地描

---

<sup>①</sup> 指狄亚娜·德·普瓦提埃，见《克莱芙王妃》。——原注（按《克莱芙王妃》是法国女作家拉斐德夫人（1634—1693）所著的被誉为一个里程碑的小说。狄亚娜是十六世纪圣—瓦利埃伯爵之女，后成为亨利二世的宠妃。——译注）

绘出你的姿态,让你骑在一匹在德文郡森林中行猎的奔马背上<sup>①</sup>;可是你知道,你明显地感到,你在那里并无丝毫愉快可言。这就是产生令人大吃一惊结果的视觉错误。

赌博也同样有因为要用你将赢得的钱重新下注而引起的结晶。

贵族们所感兴趣的宫廷阴谋都披着合法的外衣,因为它们能引起结晶。没有哪个佞臣不梦想着能象吕伊纳或者洛赞那样急速发迹,也没有哪个迷人的女子不巴望着能有波利尼亚克夫人那样大的领地。没有哪个明智的政府能使这种结晶恢复。也不会象美国政府那样反对空想。我们知道,他们的邻人——未开化的野人几乎不懂得结晶。罗马人几乎没有结晶的观念,而只有本能的爱。

仇恨有其结晶;一旦有了报复的希望,憎恨就又开始了。

如果任何具有“荒谬性”的或“未被证实”的信仰,总是把那些最不适宜的人置于党派首脑的位置上,这也是结晶的一种结果。在数字方面同样有结晶(见1740年牛顿学说信奉者们的论述),在那些不能随时都掌握他们确信的东两的所有验证的头脑里,就存在这样的结晶。

请你用验证的方法来观察一下法国那些伟大的哲学家的命运,尽管人们公认他们是不朽的,却永远未能持续30或40年。

因为人们不可能了解他自己的感情是“为什么”,故而最聪明的人也会是个狂热的音乐迷。

人们不可能随心所欲地为自己辩解,证明自己反对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是有道理的。

---

<sup>①</sup> 因为,如果你能想象那里的幸福,那么结晶就会赋予你的情人以给你这种幸福的特权。——原注

## 第七章 两性在爱情产生上的不同

女子总是依恋于受到宠爱。因为她们幻想的二十分之十九都同爱情有关,在有了亲密的关系之后,这些幻想就集中到唯一的一个对象上;于是她们开始为一种非同寻常的、果断的、与其原有的羞涩习惯相反的举动辩解。这种做法在男人身上不存在;而女子则任其自由地详细想象着那些迷人的时刻。

由于爱情能使人怀疑最充分证明了的事情,在产生亲密关系之前,女子确信她的情人是一个异乎寻常的人,因而认为不再有任何理由拒绝他,惟恐他想把又一个女子列在他的名单上。

唯有这时才出现第二次结晶<sup>①</sup>。由于这第二次结晶总是伴有疑虑不安,所以往往是非常强烈的。

一个女子感到她已从王后的地位降为奴婢。神经上的兴奋助长了心灵和精神的这种状态,而那种越是难得就越感觉强烈的欢乐则使人产生这种兴奋。总之,一个女子虽然在做着绣花那样乏味的手工而占着她的双手,但她却能想着她的情人,而她的情人正率领骑兵队奔驰在原野上,如果指挥失误,那就得被关禁闭。

因此我认为,第二次结晶在女子身上要强烈得多,因为其顾虑更剧烈:虚荣、名誉受到影响,至少很难不把这些当一回事。

---

<sup>①</sup> 这第二次结晶在那些作风轻浮的女人身上是没有的,她们完全没有这种浪漫的思想。——原注

一个女子不可能被理所当然的习惯所左右,而我是个男人,我不能不去办公,每天6小时做着平淡的然而却是理所当然的工作。而她们除了恋爱之外,还容易沉湎于幻想之中,容易入迷;因此,她们恋人的缺点也就能比较迅速地消失。

女人的激情胜过理智;这很简单:因为根据我们一般的习惯,她们在家里不承担任何义务,“理智对她们并无用武之地”,而她们也从来不感到理智有何益处。

相反,理智对她们反倒有害。因为在她们看来,理智要么是责备她们昨天的欢乐,要么就是要制止她们明天去寻欢作乐。

请让你的妻子去管理你的庄园、结算你的帐目,我敢肯定,将比你管理得要好。那时,你这个可悲的独揽一切的人,起码有“权”自叹弗如,因为你没有爱这些事的本领,而女人一旦进行通盘的考虑、筹划,她们就显露出自己意想不到的爱来。在一些琐事上,她们会比男人更严格和更精确。你把半个小商店托付给女人,她们会干得比她们的丈夫更好。有一个著名的格言说,同女人谈生意,占不了多少便宜。

这是因为她们时时和处处都渴望着激奋之情:请看看苏格兰举行葬礼时的愉快就可知道。

## 第八章

这是她心爱的幻想中的王国，她  
正是在这里竖立起她的空中宫殿。

《拉梅穆尔》第 1 卷 70 页。

一个 18 岁的年轻姑娘，还没有足够的 ability 顺利地结晶，以她的那点生活经历，形成非常有限的欲望，不可能像一个 28 岁的女子那样热烈地去爱。

有一天晚上，我向一个很聪慧的女子阐述了这个论点，她的看法却相反：“只有当一个女孩的想象力还没有被任何不幸的经历所扼杀，她的力量中还充满着青春的火焰，她才有可能把某个男子想象成一个最令人销魂的形象。每次同情人相会时，她所欣赏的其实并非真实的存在，而是她自己创造出来的那个美妙的形象。

“以后，受情人的欺骗和对所有男人的失望，这种悲惨的现实削弱了她的结晶能力。不信任感斩断了她幻想的双翼。对于无论什么男人，哪怕他是个奇才，她也无法再把他想象成一个那么有魅力的形象；因此，她不可能再用她青春时那样的火焰去爱。既然在恋爱中只可能享受自己创造出来的幻想，那么她在 28 岁时所能想象出来的形象，绝不会比她在 16 岁初恋时所想象出的形象更光辉和更崇高，第二次恋爱似乎总比第一次逊色。”——“不，夫人，那种在 16 岁时所没有的不信任感的出现，显然给第二次恋爱染上了不同的色彩。在青春时期，爱情犹如

奔腾不息的宽阔大河，把它前面的一切席卷无遗，只觉得无法抵御。然而，到了 28 岁时，这个有一颗温馨心灵的女子就会懂得，如果她这一生中还有幸福的话，那么就要到爱情中去寻求。因此，在她那颗激荡着的可怜的心里，爱情与怀疑之间就会进行剧烈斗争。结晶在缓慢地向前发展着；心灵在这种残酷的考验中一看到还不断有更可怕的危险时就进行激烈的活动，而从这种考验中获胜的结晶，比起 16 岁时的结晶来，当然要更灿烂、更坚实一千倍，因为 16 岁那个年龄的特点就是什么都是快乐的和幸福的。

“因此，以后的爱情应该是快乐少却更富于激情的<sup>①</sup>。”

这次谈话(1820 年 3 月 9 日于博洛尼亚)同我觉得非常清楚的观点相反，使我越来越想到，一个男人对于在一个多情的女子内心深处所想的一切，几乎不可能说出什么有见识的话来；而对于一个卖弄风情的女人，那则另当别论：对有理性和虚荣心的男人亦复如是。

两性在爱情产生方面之不同，来自期望的本质不相同。一个进攻，另一个防守；一个追求，另一个拒绝；一个大胆，而另一个则犹豫羞怯。

男人想的是：我会让她喜欢吗？她愿意爱我吗？

女人则想：他说他爱我，这不会是开玩笑吧？这靠得住吗？他能担保他的感情持久吗？许多女子就是这样把一个 23 岁的小伙子像个孩子看待；不过假如他曾 6 次出征作战，那就不同了，他就成了青年英雄。

对于男子，希望只简单地取决于他所爱的女子的举止；解释这一点是再容易不过了。而对于女子，期望多半建立在很难正确评估的伦理因素上。大部分男人要求得到他们视为能排除一

<sup>①</sup> 伊壁鸠鲁曾说过，判断力是享有快乐所必不可少的。——原注

切疑窦的爱情证明；女人却并非如此有幸能找到这样的证明；生活中常有这样的不幸，即那种使某个情人感到放心和幸福的证明，正是使另一个情人感到危险和近乎耻辱的证明。

男人在恋爱时面临内心受到折磨的风险，而女人则会被当作取笑的对象；于是她们更加畏葸不前，何况舆论更多的是朝她们来的，因为“受人敬重是绝对必要的<sup>①</sup>”

她们没有可靠的办法在显现她们本来面目时博得公众的同情。

因此，女人应该更加谨慎。照她们的习惯，形成她们初恋时期全部智慧的行动，在她们身上都是更温和、更羞涩、更迟缓和优柔寡断的；因此她们更易于忠贞不渝；一旦结晶，她们多半都不会轻易再退回来。

一个女子看到她的情人，会迅速地默想着或沉浸在爱的幸福中，而如果 he 稍许进攻一下，她就会不悦地摆脱这种幸福，因为这时只有抛开欢乐，才能迅速拿起武器来反击。

男情人的角色就比较简单；他凝视着他钟爱的人的双眼，只需一个微笑就能把他置于幸福的巅峰，他一直努力以得到这种幸福<sup>②</sup>。一个男人会因旷日持久的追求而感到丢脸；相反，她却认为这是一个女人的光荣。

一个恋爱着的女子可以在整个一年中只对她所钟爱的男子说 10 到 12 个字。但她把看到他的次数记在内心深处；同他看

---

① 记得博马舍有这样的格言：“天性告诉女人，能打扮多美就打扮多美，能表现多聪明就表现多聪明，但是受人敬重是必不可少的。”没有敬重，在法国就没有仰慕，也就没有爱情。——原注

② 在我们进餐的时候，  
有如得到情人的亲吻，  
她从未与我分离，  
她的嘴在吻我时全身颤抖。

但丁：《里米尼的弗朗切斯卡》——原注

过两次演出，另外两次同他一起吃晚饭，散步时他曾三次问候她。

一天晚上，在一次舞会上，他吻了她的手；你会发现，自那以后，不管以什么为借口，甚至冒着出现异常情况的危险，她都不再允许人家吻她的手。

莱奥诺尔说过，这种对一个男人的举止是女性的爱。

## 第九章

我尽了最大的努力保持缄默。我要强使我的心沉静下来，而我的心却觉得有许多话要说。当我认为记下了一个真实的情况时，我总是担心只不过写下了一段哀叹。

## 第十章 结晶的例子

我只想提一提下面这个小故事<sup>①</sup>，作为结晶的证明。

有个少女听人说，她的即将从军队回来的亲戚爱德华，是个曾获得最高荣誉勋章的年轻小伙子；人家向她保证，以她的声誉，她肯定会被那个小伙子爱上的；不过他有可能想在表明态度和向她的父母提出向她求婚之前看看她。有一天，她在教堂里瞧见一个年轻的陌生人，她听见人家叫他爱德华，于是她除了想他之外谁也不再想，她竟爱上了他。过了8天，那个真的爱德华来了，并不是教堂里瞧见的那个爱德华，她脸色变得苍白，而如果人家强迫她嫁给他的话，那她将会终生不幸。

这就是缺乏见识的人所说的一种不合情理的爱。

一个高尚的男子给了一个不幸的姑娘难以为报的厚恩，而且不可能再有比这更贵重的了。可是他带着一顶破帽子，她还看见他骑马的样子很笨拙；这位年轻的姑娘叹息着承认，她难以回报他的热情。

一个男人追求一位上流社会最正派的女人；她获悉这位先生曾经历过令人可笑的身体痛苦：这使他变得令人难以接受。当然，她根本就没有打算有朝一日委身于他，尽管他的那些不幸的隐秘丝毫不妨碍他依然那么开朗与和蔼可亲。不过结晶是不可能的。

---

<sup>①</sup> 1819年6月于恩波利。——原注

要使一个男人心甘情愿地把一个迷人的对象奉之若神,使他在阿登山脉的森林中或库隆的舞会上被迷住,首先必须让他觉得她很完美,不是说在所有各方面,而只是在他眼前所看到的钟情方面;只有在第二次结晶的几天之后,他才会觉得对象的所有各方面都是完美的。这很简单,因为那时他只想到在他钟情的对象身上看到至善尽美。

人们懂得“美”是产生爱情所必不可少的。丑则必须不成为障碍。恋人能很快发现他所钟爱的女子的美,而不管她长得如何,并未想到“真正的美”。

那种构成真正美的容貌,如果他看到过,我要斗胆这样来表达,只会带给他我曾用一位数表述过的幸福。而他所钟情的女人的容貌,不管她长得如何,那会带给他千位数的幸福。

在产生爱情之前,美就象“招牌”一样必不可少;她由于听到对要爱的对象给予的赞美而产生感情。一种很强烈的仰慕正表示出最起码的有决定性的期望。

在情趣之爱中,以及也许在激情之爱的最初五分钟内,一个得到了情人的女子,重视别的女子对这个男人所持的态度的程度,更甚于她自己对这个男人所持的态度。

因此,王公和军官们总是获得成功<sup>①</sup>。

路易十四虽已年迈,宫廷中那些美艳的女子仍倾心于这位君王。

在确信有了爱慕之情以前,必须善于避免觉得期望很容易

---

① 人们只要仔细观察一下年轻的主人公(指约翰亲王)的面貌,就可认出他那狂妄放肆、极端傲慢、不顾别人情感的性格;可是只看他那仪表、他那天生的一副开朗的面容,加上做作出来的殷勤姿态,却不觉得他雍容大方、坦率诚挚,完全窥测不出他的灵魂的真实活动。他之所以“直率大方”,是由于他知道自己的富贵身份和其他外在条件凌驾于别人之上,因而尽可以放荡不羁,玩世不恭。

实现。不然会使人感到乏味,会使爱永远不可能产生,唯有靠自尊心的斗争来治愈这种乏味。

傻里傻气不会同别人合得来;对任何人都笑脸相迎也不会与人合得来;因此,在上流社会,就需要对行为加以检点,在举止上表现得高尚文雅。甚至不要在一棵过于受人鄙薄的花草上开怀大笑。在恋爱中,我们的虚荣鄙视一种过于轻易就到手的胜利;男人并不轻易过高估计有可能得到的东西的价值。

## 第十一章

结晶一旦开始，人们就快乐地欣赏着他所钟爱的人身上的每一种新的美。

然而美是什么呢？它是一种能给你快乐的新的力量。

每个人的快乐都是不同的，而且常常截然相反：这就十分有力地说明，为什么对这个人美的东西，对另一个人是丑的；（1820年1月1日，德·罗索和利西奥提出的结论性的例子）。

为了揭示美的本质，应该研究一下每个人的快乐的性质是什么；比如，对德·罗索来说，是需要有一个女子能容忍他某些轻率的举动，并且用她的微笑允许他做些很不检点的事；是需要有一个女子不时在他面前保持诱人的外貌，要能激起德·罗索的那种亲昵的热情，允许他纵情欢乐。

表面上德·罗索似乎知道爱就是肉体之爱，而利西奥懂得的则是激情之爱。这些看来都与美这个字眼不相一致，这是再明显不过的了<sup>①</sup>。

因此，你所揭示的美乃是一种能给你快乐的新的力量，而快乐的变化则因人而异。

每个男人头脑中形成的结晶，应该具有这个男人的快乐的“色彩”。

---

<sup>①</sup> 我的“美”字，指的是具有一种于我的心灵有益的特点的美字，是超乎对肉体的诱惑力的；这种力只是一个特殊的品类。1815年。——原注

一个男人的恋人的结晶,也就是说,她的美不是别的,而是那个男人自己逐渐形成的各种愿望完全称心如意的总和。

## 第十二章 结晶续

为什么人们会快乐地欣赏着他在其所钟爱的人身上发现的每一种新的美呢？

因为每一种新的美都使我们的一种愿望完全称心如意。你希望她温柔，她正是温柔的；然后，你希望她高傲得象高乃依写的爱米莉，尽管这些素质可能难以兼而有之，她却立即以一个罗马人的神态出现了。这是心理上的原因，因此，爱情乃是最强烈的感情。在别的感情方面，各种愿望必须与冷酷的现实相适应；而在爱情方面，恰恰是现实在极力适应着愿望；因此，强烈的愿望恰恰能在爱情的现实上获得最大的享乐。

有着普遍的一般条件的幸福，对完全满足特殊的愿望方面具有影响力：

1. 她就像是你的财产，因为唯有你能使她美满幸福。
2. 你的功勋决定着她的价值。这个条件在弗兰西斯一世和亨利二世的风流和具有骑士风度的宫廷里，以及在路易十五讲究风雅的宫廷里是非常重要的。而在一个制宪的和代议制的政府统治之下，女人们就失去了所有这类影响力。
3. 对于那些浪漫的心灵来说，她的心灵越是高尚，那么你在她怀抱中所感受到的快乐也就越美妙无比，而且也越显得那些粗俗的考虑是那样的卑劣。

大部分 18 岁的法国青年都是让－雅克·卢梭的门生；这种幸运的条件对他们来说是很重要的。

为追求幸福，而采取的行动又没有把握，往往使人心灰意冷、迷失方向。

最明智的男人一旦坠入情网，就再也看不清事物的本来面目了。他低估了自己的优势，却极力夸大他所爱的对象的最小的青睐。恐惧和希望立即带有了某种浪漫的(Wayward[任性的])色彩。他不再把什么小事不当回事；他对事情的可能性如何已失去感觉，一种想象出来的情况成了实现他的幸福的现实存在的情况<sup>①</sup>。

晕头转向的一个可怕的标志，就是当你想到某件还很难看得清的小事时，你看到它是白色的，并认为会有利于你的爱情，过一会儿，你发现它其实是黑色的，而最终你还是觉得它对你的爱情有利。

就在此时，那个受着致命的怀疑心理折磨的心灵，强烈地感到需要一个朋友；不过对于恋人来说，他已不再会有一般的朋友。人们都知道在宫廷中的这类情况。这就是一个有教养的女子所能宽恕的一种轻率行为的根源。

---

<sup>①</sup> 这是一种生理上的原因，一种刚出现的发狂，一股涌向头脑的血流，一种神经和脑子的紊乱。请比较男子的一时之勇和一个女高音歌手见解的不同色彩。1922年，生理学将向我们描述这种现象的生理基础。我建议爱德华兹先生注意。——原注

## 第十三章 关于初恋、上流社会 和不幸

在爱这种感情中，使人最感惊奇的举动，就是迈出第一步，就是在一个男人的头脑里发生剧烈变化的那种行为。

上流社会用它那豪华堂皇的舞会宴请活动，来服务于爱情的产生，这有利于迈出第一步。

先是单纯的赞美，继而变成温情的爱慕：吻她该多愉快啊，等等。

在上千支蜡烛照得通明的大厅中，一场快步华尔兹舞就可以在年轻的心中注入能消除羞怯的醉意，增强对自己力量的信心，并且最终给他们爱的勇气。因为单只看见一个十分迷人的对象还不够；相反，过分的迷人反倒会使脆弱的心灵望而生畏，必须看到这一点，否则即使她钟情于你<sup>①</sup>，至少也会使她觉得有损她的尊严。

除非女王采取主动，不然有谁敢成为女王的情夫呢<sup>②</sup>？

因此，除了把令人烦闷的独处同偶尔举行、令人久盼的舞会结合起来之外，再没有什么别的办法更有利于爱情的产生了；这正是有一群女儿的有见识的母亲们的安排。

---

① 由此可见，感情在最初是有人为因素的。如本尼迪克和贝娅特丽丝的事例（莎士比亚）。——原注

② 见布朗著《北方的历程》中施特鲁恩泽的爱情。第三卷，1819年版。——原注

象人们在法国宫廷中见到的那种真正的上流社会<sup>①</sup>——我认为这样的社会自 1780 年以来就不复存在了<sup>②</sup>——,是不太有利于谈情说爱的,因为孤独和闲适几乎都不具备,而这是起结晶变化所不可缺少的。

宫廷生活使人习惯于看到并且自己也实行在言谈举止上掌握分寸,而最小的讲究分寸就可能是产生赞美和感情的开始<sup>③</sup>。

当爱情方面特有的烦恼同其他的烦恼(“虚荣”方面的烦恼,你的情人伤害了你的自尊心、荣誉感和个人尊严;健康、金钱、政治迫害等方面的烦恼)混在一起时,只不过在表面上看来爱情好像由于这些意外而有所发展;但由于它们把想象吸引到别的方面,所以它们在满怀期望的爱情中妨碍结晶产生。而在幸福的爱情中,则能阻止小的猜忌产生。当这些烦恼消失时,爱情的甜蜜和狂热就会重来。

值得注意的是,不幸能促使爱情在那些轻浮和冷漠的人身上产生;而当爱情产生以后,如果先前曾有不幸,这些不幸就会促进爱情的发展,能使被生活中的其他情况(这些情况只会提供凄惨的景象)搞得心灰意冷的想象力,全都投入到促使结晶的行动中去。

---

① 见杜·德芳夫人、莱斯皮纳斯小姐的《书信集》,贝赞瓦尔、洛赞、埃皮奈夫人的《回忆录》,让黎夫人的《礼仪词典》,丹若、奥拉斯·沃波尔的《回忆录》。——原注

② 假如这或许不是在彼得堡宫廷。——原注

③ 见圣西门的著作和《少年维特的烦恼》。一个独居者无论怎样温柔和高尚,也是漫不经心的,他的一部分幻想已用在进入社交界之前。刚毅的性格是一种魅力,它能吸引绝大多数真正女性的心。因此,年轻军官们能获得十分巨大的成功。女人们非常善于分辨刚毅行为和感情冲动的不同,因为她们在心中有可能已感觉到这种刚毅性格的力量;最尊贵的女人们有时也会上一点那类虚情假意的当。人们一意识到结晶已经开始,就会毫无顾忌地加以利用。——原注

## 第十四章

我怀疑我说这些是否会有效果,我说过,我只把它介绍给那些相当不幸的男人,他们曾在很长的岁月里深情地爱过,而由于不可克服的障碍使爱情受到挫折。

在大自然中和艺术中一看到极美的事物,就会以闪电般的速度想起自己所钟爱的人。因为按照在萨尔茨堡矿中的布满钻石的树枝的原则,可知世上所有美的和高尚的事物,都会成为人们所爱对象的美的部分,所以乍一意外地看到幸福,就能使人热泪盈眶。因此,爱美和爱情是互相激发的。

生活中的不幸之一,是虽有幸看到了自己所爱的人并同她谈了话却难以清楚地回味。心绪似乎被它自己的激动搅得难以安宁,因为它只去注意引起和产生这种激动的对象了。心绪就是感觉本身。也许因为这些欢乐还不能被唤起的思绪所减弱,所以一旦某种力量使我们从对恋人的幻想中摆脱出来,并以某种新的关连<sup>①</sup>使我们更强烈地想起她时,那些欢乐就会极有力地重新产生。

一个年老瘦小的建筑师,每天晚上在社交场合都遇见她。他被那自然纯朴的风度所吸引,而没有注意到我对他说的话<sup>②</sup>,有一天我对她着实大大地赞美了他一番,而她对我所说的全没

---

① 香水。——原注

② 见(原书)41页注②(按即第三章第三条注)。——原注

当一回事。我没有勇气告诉她：他每天晚上都来看你。

这种感觉是那么强烈，甚至扩展到了那个不断接近她的我的一个情敌身上。当我看见她时，她总是使我想起来奥诺尔来，可是不管我尽多大的努力，我那时就是恨不起她来。

有人说，这个迷人的女人，因为她那难以理解的心理上的怪脾气，却显现出了她原本没有的更大的魅力。人们曾只在刹那间看到过的一座遥远城市的景象<sup>①</sup>，较之这座城市就在眼前所给你留下的印象还要更深刻和更感温馨。那是因为过于确凿的结果。

爱情的幻想不可能记录下来。我发现，我能以同样的兴趣，每隔三年重读同一本好小说。它使我产生出与当时支配着我的那种温馨味相符合的感情，或者，如果我什么感觉也没有，它也会在我的思想中引起多种联想。我也能愉快地听同一首乐曲，但无需使记忆去参与其事。唯有想象力必须受到感动才行；如果一出歌剧在第20次演出时才引起你很大的欢乐，那是因为你更好地理解了它的音乐，或者是它又唤起了你第一次的感觉。

至于说到一部小说在认识人的心灵方面使人产生的新看法，我非常强烈地回想起了原先的看法；我甚至希望找到当时在页边的注。但是这类愉快只适用于小说，因为它使我在认识人方面进了一步，而绝不适用于幻想，而幻想正是小说的真正功能。这种幻想是不值得去注记的。记下它，等于现在就扼杀它，因为人们会陷入对欢乐的哲学分析中；更确切地说，是为了未来而扼杀它，因为什么也不能使唤起回忆的想象完全停顿。如果我找到三年前在佛罗伦萨读《古老的人类》时在页边记下的描述我的感觉的注释，我会立刻沉浸在我的生活历程中，沉浸在对两

① ……在不幸之日，回忆欢乐之时，是一个不能再大的痛苦。

但丁：《神曲·地狱》第五篇——原注

个时期幸福程度的比较中，沉浸在最高深的哲学思考中，一句话，会长时间地同那种无拘无束的温馨感情告别。

每一个有丰富想象力的伟大诗人都是胆怯的，也就是说，他害怕人们会打断和搅乱他的美妙幻想。他害怕他的注意力被分散。有人明显不怀好意地把他从阿尔米达的花园<sup>①</sup>中拖出来，把他推到一个臭泥潭中去，因为除非把他激怒，他不可能去注意他们。一个伟大的艺术家，正是由于习惯用感人的幻想来滋润他的心灵，以及由于他对俗不可耐深恶痛绝，他才能这样接近爱。

一个人愈是具有伟大艺术家的天赋，愈应该希望得到各种称号和勋章作为护身符来保护自己。

---

<sup>①</sup> 阿尔米达是意大利诗人塔索的长叙事诗《解放了的耶路撒冷》中女主人公之一，她是一个伊斯兰教魔女，她有一个名叫“幸福乐园”的花园。——译注

## 第十五章

在强烈而无回报的爱情中，你有时会突然觉得你不再爱；这就象是在大海中发现一股淡水。你在想起你的恋人时，几乎不再感到快乐；而且，尽管你觉得她的冷酷已很难忍受，但你觉得对生活不再有丝毫兴趣那才更为不幸。无疑，心绪动摇之后随之而来的是最悲伤和最心灰意冷的空虚，但是它却发现大自然呈现出一种新颖的、有感情和兴致勃勃的面貌。

你对你的恋人最近一次看望，她待你就是如此，而在另外一次，你得到了丰富的感觉。例如，经过一段时间的冷淡之后，她待你不错，使你确实怀着与过去同等程度的期望，用的是与过去同样的外表的示意动作；这一切也许她并未料到。想象力一旦在它进行过程中找到记忆和自己的可怜见解，结晶<sup>①</sup>就立刻停止。

---

① 有人原先劝我去掉这个词，或者，如果我由于缺少文学才能而不能做到的话，那就经常提醒别人注意，我通过“结晶”这个词想要说的是某一种想象方面的狂热病。因为这个词把一种最常见的、很平常的事物搞得难以认识了，而其实不过是件另外的事物而已。在那些为追求幸福但除了虚荣之外就不知别的道路的人里，力图激发出这种狂热病的人，必须精心系好自己的领带，并且要经常注意上千种细节，绝不可邋邋遢遢。上流社会的女人们只承认结果，而否认或者看不见原因。——原注

## 第十六章

在佩尔皮尼昂附近的一个我不知  
其名的小港里,1822年2月25日<sup>①</sup>。

今晚我刚体会到,优美的音乐能使你的心就像是处在你所钟爱的人在你身边那样的境界里;这就是说,音乐给你提供了世上似乎是最甜美的欢乐。

如果音乐对所有的人都是这样的话,那么人们就不去谈情说爱了。

不过我去年在那不勒斯已注意到,优美的音乐,就象完美的哑剧<sup>②</sup>一样,使我联想起当前我所幻想的是些什么,而且使我产生了一些很好的想法;我所想的是在那不勒斯武装希腊人的手段。

然而,今晚我不能不承认,我不幸 of being too great an admirer of milady L. (有非常大的可能成为 L 夫人的崇拜者)。

虽然我每天晚上都去剧院,但直到过了两三个月的时间,我才有幸碰到完美的音乐,也许它只不过产生出了它从前就已闻名的那种效果,就是说,那种使人强烈地联想起人们当时正关注的事情的效果。

---

① 引自利西奥的日记。——原注

② 由帕勒里尼和莫利纳里表演的、维加诺的芭蕾舞剧《奥赛罗》和《维斯塔勒》。——原注

——3月4日,8天之后。

我既不敢承认也不敢证实刚写出的观察。这肯定是我在心里叨念时写下来的。如果今天我对它产生怀疑,那也许是我忘记了当时我看得清的事情。

听音乐和惯于幻想使人很容易产生爱的情愫。一首温柔而哀婉的歌曲,它不过于悲惨,也不会激发人想到要行动,而只是单纯地抒发爱情的幻想,这对于那些柔弱而又不幸的心灵来说,就是美妙的:例如,单簧管的延伸音群,从比昂卡和法利耶罗的四重奏开始,以及接近四重奏中间的康波勒西的独奏曲。

一个赢得恋人芳心的情人,会激动地欣赏着罗西尼的《阿尔米达和利纳尔多》<sup>①</sup>中著名的二重奏,此曲准确地描绘了幸福的爱情中产生的微小怀疑以及言归于好后的快乐。当利纳尔多想逃走的时候,以一种那么卓绝的手法表现了他的强烈的感情搏斗,使恋人觉得深受影响而真正感动了他。我真不敢说出我对此的感觉;在北方人眼里会觉得我简直是个疯子。

---

<sup>①</sup> 意大利诗人塔索的长叙事诗《解放了的耶路撒冷》中的人物。——译注

## 第十七章 爱情胜过美貌

阿尔贝里克在一家剧院的包厢里遇见一位比他的恋人更漂亮的女子：我请大家惠允我用数学来表达，也就是说，她的容貌可以给人以 3 分的幸福量，而他的恋人是 2 分（我假设，完美无缺的美貌给人的幸福量用 4 这个数字来表示）。

他却喜欢他的恋人的容貌更甚于她，因为他的恋人的容貌给他的是 100 分的幸福，难道这有什么奇怪吗？甚至她脸上的那些小缺陷，比如说一颗小麻点，都能使爱她的男人动情，而且当他在别的女子身上看到这类缺陷时，也能引起他深深的遐想；试想，在他恋人身上是什么结果？因为这颗小疵点使他体验到上千种情感，而这些情感都是令人愉悦、令人感兴趣的。所以，这个征象一旦出现，这种情感就会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活力被重新导引出来，甚至瞧见另一个女子的类似容貌亦复如此。

因此，如果你甚至偏爱丑，那是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丑就是美<sup>①</sup>。有一个男人深情地爱着一个瘦小而麻脸的女子；但死神从他那里夺走了她。3 年以后，在罗马，他受到两个女子的眷注，一个非常美丽，另一个则瘦弱、有麻子，随你怎么说，反正相当难看；我见他爱上了那个难看的，他只用了 8 天时间就从他的记忆中抹去了她的丑；当然她也尽量以情有可原的卖弄风情来

---

① 美只是对幸福的首肯。一个希腊人的幸福不同于 1822 年一个法国人的幸福。请看梅迪契的维纳斯的眼睛，并请拿它对比波代内诺的马德莱娜的眼睛（在贝索马里瓦先生家所记）。——原注

促使他稍许加速点血液沸腾,而这是有助于这种行动的<sup>①</sup>。一个男人遇到一个女人,并且对她丑感到吃惊;如果她并无奢求表情自然大方就会使他忘了她容貌上的缺陷,他会觉得她很可爱,并且会想象他是能爱上她的;8天以后他就产生了期望,又过了8天,他遭到拒绝而使期望落空,再过8天,他就发疯似地爱上了她。

---

<sup>①</sup> 如果你相信了一个女人的爱,你才会去留心她是否美;如果你怀疑她的心,你也就无暇顾及她的容貌了。——原注

## 第十八章

我在剧院里注意到，公众对那些大家都崇拜的演员有一种相似的感情，观众已感受不到他们是美或丑。列肯尽管丑得出奇，却表演得感情充沛；有很多理由可以说加里克也是如此；这主要是因为人们已无法再看到他们原来的容貌或者他们原来举止的美，因为长久以来，我们的想象已习惯于他们所塑造的形象的美，认可和记住了他们给予人们的所有欢乐；比如，一个喜剧演员的外形，他一上台就使人发笑。

人们第一次带一个年轻姑娘到法兰西剧院去看戏，她在看第一场时很可能觉得列肯的相貌使人有点反感；但他很快就使她流泪或者颤抖；她怎能不受唐克雷蒂<sup>①</sup>或奥罗斯曼这样的角色影响呢？如果她还能察觉出一点丑的话，那么所有观众的激动，以及这种激情在一颗年轻的心灵上所产生的神经紧张的效果<sup>②</sup>，

---

① 见斯塔尔夫夫人著《黛菲妮》，我认为这是不太漂亮的女人们的手法。——原注

② 我曾试图把上流社会音乐（1822年在德累斯顿，为罗西尼作）的那种奇妙和不可理解的效果，归因于这种神经质的同感。自从那种音乐不再流行（它并不会因此而变得更坏），它在年轻姑娘善良的心上也就不再产生效果。她也许也会喜欢它，因为它能使青年人感情激奋。

德·塞维尼夫人写信（第202封信，1672年5月6日）给她女儿说：“吕里和皇家乐队产生了最大的效果；一曲美妙的《米塞莱尔》和一曲《利贝拉》，使在场所有听众的眼睛都充满泪水。”

人们怀疑塞维尼夫人的才智和辨别力更大于怀疑这种效果的真实性的。曾使她入迷的吕里的音乐现在已无人问津；而当时这种音乐曾大大有助于结晶，如今则不可能了。——原注

也会非常迅速地把丑遮盖住。结果只空余一个丑字,甚至连丑字也不复存在,因为人们听到那些崇拜列肯的女人们大声喊着:他多美啊!

我们知道,美是一个人特性的表现,或者换句话说,是道德上的习惯,因此,它与情感无关。然而,恰恰“情感”正是我们所需要的;美只能向我们提供一个女子的各种概率,还有她在冷静时的概率;而你那有小麻点的情人的眼神,则是一个消灭一切可能的概率的魅人的现实。

## 第十九章 美的例外情况续

聪慧而温馨,但却羞怯和多疑的女子,在她们踏入上流社会之翌日,就带着痛苦的怯懦,千百次地反复经历着她们所能说出的或者让人猜到的事情;我是说,这些女子很容易习惯男人身上缺乏美,而且这几乎不妨碍向他们表示爱慕。

根据同样的道理,如果你所宠爱的情人对你十分严厉,那她有多美就无所谓了。几乎不再有美的结晶;而当那位医生朋友对你说,她并不漂亮,你差不多也同意这一点时,他认为在治你的病上已经迈出了一大步。

我的朋友诚实的特拉卜上尉今天晚上向我仔细描述了他从前看到米拉波<sup>①</sup>时的感觉。

没有人在用眼睛注视这位伟人时会有不愉快的感觉,也就是说,没有人感到他丑。大家被他那令人震惊的演说所吸引,而只注意到,而且是感觉愉快地注意到,在他容貌上的那种“美”的东西。由于几乎谈不上他有美的容貌(那种雕塑之美,或者绘画之美),人们注意到的只是另一种优美之美<sup>②</sup>,即表情之美。

---

① 米拉波(1749-1791):法国大革命初期国民议会中最著名的演说家和政治家。天生相貌丑陋,3岁时又生天花。——译注

② 这就是闻名一时的人所占的便宜。撇开那些已知的面貌上的缺陷不谈,也不再去做什么想象,人们总是属意于下面这三种美中的一种:

1. 在平民中,是财富的观念;
2. 在上流社会中,或者是物质的或者是精神的风雅的观念;
3. 在宫廷中,是这样的观念:我要讨女人人们的欢喜。

几乎处处都存在这三种观念的混合体。与财富相联系的那种幸福,是在优雅的观念之

他生动地谈到,当注意力对一切丑的东西视而不见时,注意力正热切地注视着那些还过得去的细节上,比如,注意到他那一头浓发之美;如果他头上长了角,会觉得他的角美<sup>③</sup>。

一个漂亮的女舞蹈家,每天晚上演出,强使那些挤满了剧场楼厅的、已被幻想搞得如痴如迷或者失魂落魄的人去注意她。她用优美的、奔放的和非凡的舞姿,激起肉体之爱,也许能给他们带来仅有的结晶,这是可能的。所以,一个丑女人在街上别人不屑一顾,尤其是那些情场老手。如果她常出现在舞台上,她也会找到使自己保持极高价值的办法。若弗鲁瓦曾说,剧院是女人

后所产生的欢乐中,同温柔体贴结合在一起的,这一切都与爱情相吻合。不管怎样,想象总要受新的事物的影响。这样,终于达到在留意一个很丑的人时,并没有想到他的丑,久而久之,他的丑就变成了美。女舞蹈家、上流社会的红人维加诺夫人,1788年在维也纳时怀了孕,于是那些贵妇们立即都有了一个维加诺式的小肚子。根据反复的推理,一种过时的式样,其实并没有什么丑陋之处。而那种低级的情趣,则是把只知变化流行式样,同持久的美混淆起来,什么样的管理成果,就是什么样的气候所导致。一座时髦的建筑物,十年之后就变成了过时的式样。两百年后人们忘记了时髦时,也不见得令人生厌。情人们在看到自己所钟爱的人时,除想着衣装打扮外,还有许多别的事情要做。卢梭说,人们瞧着她的情人,并没有仔细端详她。如果那样仔细端详,那就是情趣之爱,而不是激情之爱。美人太引人注目的外貌几乎是不讨她所钟爱的人的喜欢的,人们需要的是希望她温柔和含情脉脉。华丽的服饰在谈恋爱时并不起作用,因为对于那些被限制在严密闺房里的年轻姑娘来说,她们经常是以眉目传情。

L. 说的话,1820年9月15日。——原注

(见格拉蒙回忆录《小日耳曼人》。——原注)

③ 或者是为了他们的彬彬有礼,或者为了他们的高大身躯,或者为了他们的风度,所以,或者由于感情的联系(见前面提到的脸上的麻子),一个正爱恋着的女子是习惯于她的情人的缺陷的。俄国C公主很习惯于一个最终连鼻子都没有了的男人。这个勇敢的形象、他因这种不幸感到失望而要用手枪自杀,以及她对这种深重不幸的怜悯,在他准备治愈和开始治疗的想法的帮助下,产生了这个奇迹。可怜的受伤者应该不要总是显露出在想着自己的不幸才行。

柏林,1807年。——原注

抬高身价的基座。一个女舞蹈家越是出名和越衰老,也就越有价值:由此产生出一条后台谚语:“未找到表现自己机会的女人只好卖命”。这些女人能赢得她们的情人一部分感情,她们很容易因为赌气而爱上某个人。

一个容颜不令人讨厌的女演员,每天晚上你都看上两小时她那最充分的感情表演,此外你对她就一无所知,那你很难不使丰富而可爱的感情同她联系起来。当你终于被她所接纳时,她的容颜就使你联想起那么令人愉快的感情,以至她的境遇,尽管不那么高尚,也立刻会具有浪漫的色彩。

“我在年轻的时候,是这类沉闷的法国悲剧的狂热爱好者<sup>①</sup>,当我幸福地同奥利维埃小姐一起用晚餐时,我时时都惊奇地觉得我的心充满崇敬之情,总以为我是在同一位女王说着话;而实际上,我从来没有搞清楚在她身边我到底是爱上了一个女王还是爱上了一个美丽的姑娘。”

---

<sup>①</sup> 这段不合宜的文字,抄自我的朋友、已故的博特迈尔男爵先生的回忆录。费拉莫兹讨好莱坞一鲁克,用的正是这样的手法。见那首优美的诗。——原注

## 第二十章

也许那些不易体验激情之爱的男人倒是最能深切感到美的作用的人。至少他们能从女人身上获得最强烈的印象。

一个有过看到远处心上人的白缎帽就心跳的体验的男人，惊异自己竟会对去接近世上最美丽的美人无动于衷。他看到别人那种激动劲，甚至会产生遗憾情绪。

异常美丽的女人第二天就不使人惊叹了。这是很大的不幸，这给结晶泼了冷水。由于她们的价值有目共睹，而且只是装饰品，在她们的情人、王公、百万富翁等<sup>①</sup>的名单上，她们大概只算是一群傻瓜而已。

---

<sup>①</sup> 人们知道得很清楚，作者既非王公，也非百万富翁。我希望读者忘掉这条注释。——原注

## 第二十一章 关于第一印象

一个富有想象力的女子是敏感和多疑的,我甚至认为那是最纯真的心灵<sup>①</sup>。她可能莫名其妙地多疑;因为生活中有那么多令人失望的事!因此,在向她介绍一个男人时,凡是早就预料到的和属于正式的情况,都会把她的想象力吓跑,而且使结晶的可能性远远离开。相反,在浪漫的第一印象中,爱情却获胜了。

这再简单不过了;使人长时间想着一件离奇的事情而产生的惊愕,已经为结晶的需要进行了脑力活动的一半。

我要以赛拉芬(《吉尔·布拉斯》第二卷,第142页)的爱情开端为例。这是唐·费尔南多叙述的他被追捕时逃跑的经过……“在昏暗中,我穿过几条小径以后,天仍下着倾盆大雨,我到了一间房屋旁,我发现那门是开着的;我就走了进去,我注意到里面的陈设富丽堂皇……我看见客厅一边有扇门虚掩着;我推开一看,里面是一排房间,而只有最后一间透着光亮。我想:该怎么办呢?……我按捺不住好奇心,于是朝前走,穿过一间间房屋,直到那间有光亮的房子里,这里的一张大理石桌上镀金的烛台

---

<sup>①</sup> 指拉梅穆尔的未婚妻阿什顿小姐。一个饱经沧桑的人可以在他自己的记忆中找到大量关于爱情的例证,而困难只在于挑选。如果他要写出来,他真不知道该用哪些例证。他曾生活过的那个特殊社会的趣闻轶事,是读者诸公闻所未闻的,若是有必要仔细地记载下来,就必需用大量的篇幅。因此,我只援引了那些一般都是著名小说的内容,但是,我不会把我提供给读者的观念建立在也同样是空洞的虚构上,何况这些被考虑到的观念,大部分并非为了真实,而是为了获得生动的效果。——原注

里点着一支蜡烛……天气炎热,床上帐子半开,我向帐子里一望,我的全神立刻被吸引住了,里面是个年轻女人在沉沉熟睡,尽管雷声轰鸣,也没把她吵醒……我轻轻走近她……顿感一颗心把握不住……我正如醉如痴地饱餐秀色时,她醒过来了。

“你想,她发现屋里半夜来了个陌生男人,那种惊惶是可想而知的。她一看见我,就吓得发抖,大叫一声……我极力劝她别害怕,而且屈膝跪下对她说:夫人,请不要害怕……她呼唤她的那些女佣人……由于有了这个小女佣人在身边,她略为胆子壮些,词严色厉地问我是谁,等等。”

这就是难以忘怀的第一印象。反之,在我们现在的习俗里,还有什么比正经八百地和几乎是带着伤感地把未婚夫介绍给年轻女子更愚蠢的事呢!这种合法的卖淫简直无耻之极。

“今天下午,1790年2月17日(引自尚福尔著作第4卷第155页),我刚参加一次家庭的喜庆仪式,是一次名声卓著的有教养的人的家庭仪式,德高望重的长辈来热烈地向德·玛丽埃小姐祝福,她是一个年轻美人,聪慧、纯真,她荣幸地成为R先生的妻子,而这位R先生则年老多病、令人厌恶、粗俗无礼、愚蠢痴呆,但却富有。在今天签署婚约时,她才是第三次看见他。

“如果只用几句话来刻划一个可耻时代的特征,这倒是个颇为合适的出色例证,一种笑料。而且,从宏观上来看,这正是那个上流社会对一个可怜而多情的年轻女子使用的冷漠和假正经的残酷手法。”

整个所谓仪式,其本质是一种装腔作势的和预先安排好的活动,又是以一种“恰当的方式”进行的,从而使幻想麻木,只让它随着仪式进行走,虽可笑之极,却能产生最少闹笑话的魔力来。一个可怜的少女,怀着羞怯、忍着耻辱在听对未婚夫的介绍时,只能想到她正扮演的角色;这正是一种扼杀想象力的可靠手段。

同一个只见过两次面的男人在教堂里说了三句拉丁话之后就同床共枕的羞耻,比起委身于一个已爱慕了两年的男人来,就更令人反感了。不过我是在胡说八道。

恰恰是 P<sup>①</sup>,才是我们现在婚姻中淫邪和不幸的最大源泉。对于少女来说,婚前是不可能自由的,而当她们发现自己在择婿上已经欺骗了自己,或者说在人们让她们进行选择时欺骗了她们之后,也没有可能离婚。请看德国,这算是个家庭和美夫妻和睦的国家吧;一位讨人喜爱的公主(萨……公爵夫人)刚刚非常美满而幸福地第四次结婚,她甚至没有忘了邀请她的三位前夫来参加婚礼,并且同他们相处得很好。这未免太过份了;但是是一件惩罚丈夫专横暴虐的离婚,就能制止千万个家庭的不睦。有趣的是,罗马是人们知道的离婚率最高的地方之一。

在第一印象里,爱情喜欢的面貌是一种能在一个男子身上同时显示出既值得尊敬又值得爱怜的表现。

---

① 应读成 papisme(天主教教义)。——原注

## 第二十二章 关于迷恋

非常机敏的人很容易产生好奇心和偏见；这一点在那些能产生感情的激情渐渐消逝的人身上尤为显著，而这是最致命的症状之一。那些刚涉足上流社会的新手也同样会陷入迷恋之中。不管少年或老年，无论他多么敏感，都无法使自己直接感觉到事情的本来面目，也无法使自己去体会事情所应给人的真正感觉。那些因冲动而过于炽烈或激动的、像欠了相思债似的人（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会迫不及待地扑向情网。

在感觉（它是对象的特性所产生的结果）达于心灵之前，恋人就从远处和在看见对象之前，用那种想象中的魅力裹住了对象，而心灵就在自己身上找到汲之不尽的空想的源泉。等到互相接近了，看见的原来并不是想象的样子，那是它们造出来的，而且在这种假象下自我陶醉，以为拥有了这个对象。但是，终有一天，人们不耐烦再耗费一点精力，这时才发现，被他爱慕的对象并无回报；迷恋于是破灭，而受伤的自尊心却又不公正地反对起以前倍受赞赏的对象。

## 第二十三章 关于一见倾心

本该换掉这个可笑的字眼；不过一见倾心这种事情是存在的。我见过令人仰慕而又高贵的威廉明娜，她使柏林的俊雅之士都黯然失色，她鄙视爱情，嘲笑它的荒唐。焕发着的青春、聪慧、美丽、各种各样的幸运，使她有机会尽量施展她的天资，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就像是同大自然一起向世界炫耀一个极其罕有的例子：十全十美的幸运赋予了一个与之完全相匹配的人。她芳龄 23 岁，很早以前在宫中时就已回绝了最显贵的君主的矢忠；她的坚贞庄重的节操堪称楷模。从此以后，那些最讨人喜欢的男人们虽无望博得她的欢心，却仍渴望能得到她的友情。一天晚上，她去参加费迪南亲王府上的舞会，她同一年轻的上尉跳了十分钟舞。

“从那一刻起，”后来她写信给一位女友说<sup>①</sup>，“赫尔曼成了我的心上人和我整个人的主宰。即便如此，如果与他相见的幸福使我还有余暇去想生活中别的事，那还会使我感到害怕的。我想着的仅仅是观察他是否注意我。

“今天，我在我的过失中获得的唯一慰藉是，用幻想来欺骗自己，而这种幻想有一种异乎寻常的力量使我自己和理智都完全陶醉。我无法用任何语言、也无法用接近真实的手法描绘其万一，仅仅瞧他一眼就使我整个人都心慌意乱和举止失措。我

---

<sup>①</sup> 这是抄自博特迈尔的回忆录而逐字译出的。——原注

一想到我怎么这么快和这么强烈地被他所吸引就羞得脸红。假如他终于同我说话,而第一句话是:您喜欢我吗?确实,我准会没有勇气不回答他:是的。我绝未想到一种感情的产生竟会如此强烈,如此出乎意料。我简直一下子以为我堕落了。

“不幸的是,你和大家,我亲爱的朋友,知道了我是那么爱赫尔曼:一刻钟之前,他对我来说就变得那么宝贵了,可是从那以后,他并未能对我更亲密些。我倒是看清了他的所有缺点,可是我愿意原谅他的这一切,只要他爱我。

“我同他跳过舞之后不久,国王就离开了;赫尔曼是属于国王侍卫队的,不得不跟随国王走了。他一走,我觉得大自然的一切都不复存在了。我无法向你描绘再也见不到他时我感到的那种难以忍受的极度烦恼。只有在我自己独处时所产生的那种极强烈的欲望才与之相等。

“我好不容易才回了家。当我一关上我寓所的大门时,我就想克制一下自己的感情。我以为是成功的。啊!亲爱的朋友,我付出了整整一夜和以后几天的代价,我得到的快乐是可以信得过我的品德!”

你们刚读到的这段文字是那时曾轰动一时的事件的准确叙述,因为一两个月以后,可怜的威廉明娜极端痛苦,无法掩饰她的真实感情。接着发生了一连串厄运,竟使她在那么年轻的时候,或被她自己,或被她所恋的人以悲惨的方式所毁灭。我们对这位年轻上尉所知道的,是他的舞跳得好;非常活泼、自信,外貌和蔼可亲,而且喜欢拈花惹草;此外,他门第不太高,穷困潦倒,而且不常出入宫廷。

不仅不应该怀疑一切,而且还要厌恶怀疑一切,可以说,心情急躁同生活中的机遇是相抵触的。一个不知不觉地对没有爱情的生活感到厌烦的人,一旦被别的女人的例子所征服,克服了生活中所有的忧虑,并且不再满意那种傲慢自大的幸福,就会在

不知不觉中构想出一个理想典范。终于有一天,她遇上一个象那种典范的人,结晶就会在由他所引起的心绪骚动中认出其对象,而且会把她永远奉献给其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对象,即她命运的主宰<sup>①</sup>。

遭受过这种不幸的女人对于爱恋在精神上是非常孤傲的,除非动了真情。如果她们能屈尊迎合男人的殷勤,她们或许会得到拯救。

由于一见倾心是对宗教教义称之为品德的一种无声的厌烦,是对至善尽美的千篇一律产生的厌恶,我相信,它应该经常落到人们称之为坏蛋的人身上。我非常怀疑卡顿的样子是否会引起一见倾心。

如果你事先就约略预见到会出现的结果,就极少出现一见倾心。

一个因为不幸而表现得多疑的女人,是不易发生这种心灵的急剧波动的。

一见倾心绝不像事先对大概会成为其对象的人加以赞扬那么容易。

爱情冒险的最滑稽的根源之一,就是假的一见倾心。一个令人生厌的、但又无自知之明的女人,会以为在整个晚会上一直是满怀激情的。她对于终于发现了这类巨大的心灵冲动而自鸣得意,此后她的幻想就奔腾起来。翌日,她竟不知道如何隐藏自己混乱的感情,尤其是难以避开头天晚上她所崇拜的那个倒霉的对象。

聪明的人能认识并懂得利用一见倾心。

肉体之爱也有其一见倾心。昨天我们看过柏林最漂亮和最轻佻的女人,当我们同她一起坐在她的四轮马车里时,她突然脸

---

<sup>①</sup> 若干句子引自奥雷比儒著作的第三卷。——原注

红了。原来英俊潇洒的少尉芬多尔夫刚刚走过去。她陷入深深的幻想中，搞得神魂颠倒。晚上，在她向我绘声绘色地招认这件事时，她简直发了疯、极其冲动，只想着芬多尔夫，其实她从来没有同他说过话。她对我说，如果她有足够胆量的话，她就派人去找他；这张美丽的脸上显出了最强烈的感情的各种表情。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次日；三天以后，由于芬多尔夫显得楞头楞脑，她就不再想他了。一个月以后，他甚至让她觉得讨厌。

## 第二十四章 在一个陌生国度里旅行

我建议出生在北方的大部分人略过本章。这是一篇有关桔子树某些现象的难懂的论文。这种树除了在意大利和西班牙之外就长不好,或者长不到它应有的高度。为了使别的地方的人也能理解,我本应删减对事实的叙述。

如果我曾有过打算写一本普遍受人欢迎的书的话,我早该那样做了。但是由于上天不肯赋予我文学才能,所以我只想到用科学的那种十足乏味的和绝对精确语言来描绘某些事实,其中包括我在桔子树故乡那次漫长居留时我无意间得到的证明。腓特烈大帝或像他这样的其他北方显贵们,因为从来没有机会看见大地上的桔子树,无疑会否认下列事实,而且是出于内心的否认。我绝对尊重这种真诚,因为我知道其原因何在。

这番真诚的声明可能显得很高傲,所以我再谈一下如下的想法:

我们每个人在胡乱地信手写着我们觉得是真实的事,而每个人又都否认与其相似。我把我们的书看成好像是彩票;它们实在都是些没有价值的东西。后人已遗忘了其中的一部分书,又重印了另外的一部分,等于说重印的书是中了奖。这么一来,我们每个人由于尽可能地描写了他觉得是真实的事情,也就没有充分理由去嘲笑别人了,除非那个讽刺作品是在开玩笑,在这种情况下,他才总是有道理的,尤其是如果他象库里埃致德·弗

里亚的信那样来写的话。

在这段开场白之后,我就要鼓起勇气来对事实进行考察了,我确信,这些事实在巴黎是极难见到的。但是,毕竟在无疑比所有其他城市都优越的巴黎,人们没有看见过像在索伦托<sup>①</sup>那样生长的桔子树;索伦托是塔索<sup>②</sup>的故乡,它朝着那不勒斯海湾,在朝海的半山腰,这里比那不勒斯湾本身的景致还要秀丽,可是那里的人们没有看过《镜报》,只有利西奥·维斯孔蒂曾观察到并记下了以下的事实:

当人们该在晚上看到他的心上人时,那种对巨大幸福的期待之情,会难以忍受再延迟一时半刻。

一种折磨人的激情会使他拿起又放下二十件要办的事情。他不时地看表,要是不看表就过了10分钟,他就会感到狂喜;如此盼望着的时刻终于来了,当他到了她的门口,准备敲门时,他会高兴得找不到门;这只不过是他经过考虑之后所受到的折磨:一句话,期望看见她的心情产生一种令人痛苦的结果。

这就是让人家对那些善良的人说爱情纯属丧失理智的情况。

那种以为每一步都会产生幸福的美妙幻想,又重新被拉回到严酷的现实中来。

温柔的心灵清楚地知道,从一开始,你就会看到搏斗,最微小的疏忽大意,最微小的漫不经心或缺乏勇气,都将受到长期的伤害你想象力的幻想的那种失败的惩罚,而除开感情之外,人们是否躲得开自尊心的耻辱呢。人们想:我已没有了才智,没有了勇气;但是他要对他所爱的人足够勇敢,只有不要过于爱她。

在他费了很大劲才摆脱了对结晶幻想的注意之余,才使他

① 意大利地名。——译注

② 意大利作家、诗人(1544-1595),著有《解放了的耶路撒冷》叙事长诗。——译注

在同他所爱的女子第一次谈话时,避免了很多毫无意义的、或者同人们感受的意义恰好相反的话;或者,更糟的是,他过分夸大自己的感情,连他自己都觉得荒唐可笑。由于他隐约觉得人家并没有十分注意他所说的话,于是他下意识地控制了自己的话语。不过,他难以保持沉默,不可能不说话。因为沉默不语,人家可能更少注意他了。因此,他就用一种貌似实有感受的样子大谈其并未感触到的事情,说他很难再重复一遍的事情;他固执地无视她的在场,却还是为了她。在我的初恋过程中,我自己感到奇怪。使我怀疑这是否是爱。

我很了解了怯懦,而且理解了新兵如何在奋不顾身时战胜了恐惧。两年来,我为了不要保持沉默而说了许许多多傻话,每当我一想起来,我就感到十分后悔。

在女人们的心目中大概清楚地区分出,激情之爱是不同于卖弄风情的,多情的人是不同于平凡的人的<sup>①</sup>。

在这种关键性的时刻里,一个赢了同时就是另一个输了;平凡的人恰好能接受他通常所缺乏的那种热情。可怜的多情的人则由于感情过于丰富而变得疯疯癫癫,而更有甚者,她还要掩饰自己的疯狂劲。由于她在全力控制自己的激情,她也就十分缺少必要的冷静以获得成功,而且被那个平凡的人更进一步的造访搞得不知所措。问题只要涉及到感情方面非常强烈的关系,一个多情但傲慢的人,在其所爱的人的眼里,就不可能是动人的;失败太伤人了。相反,平庸的人却在精确地计算着成功的可能性,往往预计不到失败的痛苦,而且,反以粗俗为荣,还嘲笑多情的人,因为此人用其全部才智,也从来说不出能有十拿九稳的成功。多情的人由于绝不能以强力获得什么,所以除了得到她所爱的人的“恩赐”之外,就应该心满意足。如果你所爱的女人

---

<sup>①</sup> 这是莱奥诺尔用的字眼。——原注

真的是个感情容易冲动的人,那么你一定会后悔同她谈情说爱时庸人自扰。看起来很羞怯,很冷酷呆板,如果你的感情不是在别处流露出来的话,那看来就是在装假。表述人们每时每刻都那么强烈和那么细微地感受到的事物,是人们强加给自己的一个沉重责任,这是由于读过许多小说受的影响,因为如果人们顺乎自然,他就不会去干那么艰辛的事情。人们既不是要谈论一刻钟之前所感到的事情,也不是力图绘制一幅包罗万象的和饶有兴味的画,而只是想直截了当地表述当时人们所感觉到的事情的详情;可是事与愿违,人们花了极大的力气却事倍功半,说的和感觉的程度不一样,记忆又不是没有局限,所以人们在当时觉得是很体面的事情,而说出来却是最丢脸的荒唐事。

经过了一个小时的思想混乱之后,终于费力地使自己从幻想的迷人花园中走出来,而得以无拘无束地享受同他所爱的人作伴的快乐时,这常常就是要离开的时候。

这一切都好似荒诞不经。我还曾很详细地了解到这样一件事:我的一个朋友,他疯狂地爱着一个女子,这个女子却硬说她受到了侵害,他感到莫名其妙,而她从来不想向他表露,她突然硬规定每个月只能来看望她两次。这种如此难得而又如此期盼着的造访本身就激发起一种疯狂的冲动,而且需要用萨尔维娅蒂的全部个性力量来使之不在外表显露出来。

从造访开始,就不断产生打算结束这种造访的想法,以便能觉得愉快些。谈得很多却从不理会自己在说些什么;而且经常说些与所想的相反的话。有时卷到辩论中去,而由于实在荒唐可笑,又不得不打断它,好像只有你清醒和能明白自己在说的话。花的力气那么大,样子却是冷冰冰的。爱情就被它那过分的举动掩盖起来了。

想象没有受到最诱人的对话的哄骗;人们这时才感觉到了最温馨和最动人心弦的激情。所以人们自以为在10或12天后

可以放胆同她直抒情怀；但是在这个应该是幸福的日子的前两天，你开始发起烧来，而且越是临近那可怕的瞬间越厉害。

在进入她的沙龙时，为了不说出或干出意想不到的傻事来，他小心翼翼、谨小慎微地坚决保持沉默，他凝视着她，以便至少能够记住她的容颜。她一出现，他就用一种陶醉的目光紧追着她。他觉得自己就像一个要干出离奇行动的狂人似的，他觉得有两个灵魂：一个要去行动，而另一个却指责他行为失常。他恍惚觉得，极力当心自己别干蠢事使自己头脑清醒一时，排解了他的造访已结束和又要离开她 15 天的痛苦。

如果他那时就觉得，在他处于无法解释的疯劲中，有人叙述一个乏味的故事有多么令人厌恶，那么这位可怜的情人，就会像当心失掉那么珍贵的时间那样变得小心了。这个他曾盼望着的那么美妙的时刻竟疾驰而过，那时，他怀着难以形容的痛苦已感觉到，所有各种细微的情况都向他显示，他对于他所爱的人来说，已变得多么陌生了。他已成了那些无关紧要的来访者之一，而且他感到自己是唯一不知道过去这些日子她的所有生活细节的人。他终于走了出去；冷漠地同她告别，想到 15 天以后才能再同她见面而感到害怕；毫无疑问，他受不了永远不见他所爱的人。还有比这更惨的情况，那是波利卡斯特罗公爵，他每隔 6 个月要走百里之遥的路到莱切<sup>①</sup>，去看一刻钟被这个崇拜者牢牢保护起来的情妇。

人们由此清楚地看到那种对爱情毫不动摇的意志：就像对其情妇和对自己发了怒，爱情变得冷漠后却又发狂似的热得心急如焚一样！这种造访的唯一好处是使珍贵的结晶获得新生。

对萨尔维亚蒂来说，生活被分割成每 15 天为一周期，它具有他被允许见×××夫人那天晚上的特色；比如，5 月 21 日他

---

<sup>①</sup> 莱切(Lecce)，意大利东南部城市。——译注

沉醉于幸福中，而6月2日他没有再进她的家门，担心忍不住想用枪自杀。

我在那天晚上才看到，小说家们对自杀时刻作了很糟糕的描绘。“我渴了，”萨尔维亚蒂面无表情地对我说，“我要喝掉这杯水。”我没有制止他，我向他告了别；而他却哭了起来。

根据情人们言谈中已带有局促不安，从谈话的一个孤立细节中就过于匆忙地得出结论是不明智的。他们只在一些意外的言词中才正确地表露他们的感情；而这才是发自内心的呐喊。此外，人们只能从归纳全部上述事实中得出结论。应该记住，一个非常激动的人经常没有时间去注意谁是那个激起他自己感情的人。

## 第二十五章 介绍

对女人善于以敏锐和准确的判断力抓住某些细节而加以利用，我钦佩得无以复加；可是一眨眼的功夫，我发现她们已把一个笨蛋捧上了天；让自己被一件乏味的事感动得流泪；会像文字的笔划那样一丝不苟地掂量一种庸俗乏味的装模作样。我无法想象竟会那么无聊。其中大概有某种我所不知道的普遍规律。

由于她们只注意一个男人的“一种”长处，并且被“一个”细节所吸引，于是她们对这个男人有了强烈的印象，而不再顾及其余。整个神经系统都被用来消受这种品质，也就剩不下什么精力来观察别的了。

我曾看到过那些最卓越的男子被介绍给非常聪明的女子；但总是事先有的一点偏见决定了第一次见面的结果。

请大家允许我谈一个司空见惯的细节，我谈的是可爱的L.B. 上校，他就要被介绍给柯尼斯堡<sup>①</sup>的斯特卢芙夫人；这位夫人可是位卓尔不凡的女人，我们寻思，Farà colpo?（结果会怎样呢？）有人打赌说准赢。我走近斯特卢芙夫人，对她讲，这位上校已连续带了一天同一条领带；第二天他像加斯科尼人那样反着穿脏衣服；她要留意就会看到他的领带和衣服上的褶皱，那再明显不过了。

---

<sup>①</sup> 柯尼斯堡即现在苏联的加里宁格勒，原属德国，1945年根据波茨坦协定划归苏联，1946年改名。——译注

嘿，结果我彻底输了，人家宣布这个男人是受欢迎的。这位巴黎最渺小的自命不凡的家伙竟给人以强烈印象。值得注意的是，斯特卢芙夫人爱恋上了；她是一个很正派的女人，他们之间不可能有产生私情的问题。

这一位对那一位以后再也没有产生过二心。有人指摘斯特卢芙夫人浪漫，而只有被一直提高到浪漫程度的品德才能感动L.B.。而她在很年轻时浪漫就已泯灭了。

女人们都能用一种绝妙的方法去感觉情感的细微差异、人心的最无情的变化、自尊心的最轻微的冲动。

在这方面，她们有一个器官是我们所缺少的；请看她们是如何照料一个受伤的男子。

但是，也许她们也没有发现这种属于精神的东西，即心理的综合体。我曾遇到过许多高贵的妇女们迷恋着一个很机灵的男人，这个男人可不是我，他在同一时间，几乎用同样的词句，赞美着这一群大傻瓜。在神智昏迷时会眼看着把最漂亮的钻石当作赝品，而只要钻石颗粒大，就宁愿要赝品。

我由此得出结论，在女人们身边，必须敢于面对挑战。在拉萨尔将军遭到失败的地方，一个留着小胡子和满口粗话的上尉却成功了<sup>①</sup>。在男人们的长处方面，肯定有一个被她们完全忽略了方面。

至于我，我总是要回到谈论本能的规律上来。男人是用脑子来进行神经系统的思维的，而女人则是用心；正因如此，她们才更敏感。男人对重大的工作负有责任感，以便在毕生从事的职业中得到安慰；而对于女人来说，除了消遣，再也没有什么事情能安慰她们的了。

---

<sup>①</sup> 波森，1807年。——原注。按：波森(Posen)即现在的波兰城市波兹南。——译注。

阿皮尼亚始终就只相信品德,我就在这天晚上同他交谈这些思想,向他阐释这一章的意思,他回答我说:

“埃波尼娜<sup>①</sup>以一种英雄式的忠贞这种精神力量使她的丈夫在地下岩洞中活了下来,防止了他陷入绝境。如果他们能在罗马平静地生活的话,她也能用这种力量藏匿一个情人;因为刚强的心灵也需食物营养。”

---

① 埃波尼娜是高卢女英雄,死于公元 78 年。其夫萨比纽斯发动起义试图把高卢人从罗马帝国统治下解放出来,战败,同妻埃波尼娜在地下岩洞隐藏 9 年,后遭叛徒出卖,夫妇先后被处死。——译注

## 第二十六章 关于羞耻心

一个马达加斯加妇女不在乎让人家看见在我们这里身上最该遮掩的地方,但她宁可蒙受羞辱,也不能露出自己的手臂。显然,四分之三的羞耻心是一种受到教养的表现。也许正是这唯一的法则,即文明的产物,才能创造出幸福来。

人们观察到,猛禽喝水时要藏起来,因为它这时不得不把头伸到水里去,而这时它们是难以自卫的。我在察考了在奥塔伊蒂<sup>①</sup>发生的事情之后,觉得在羞耻心方面没有必要去探究有别的什么自然的依据。

爱情是文明的奇迹。在未开化的或者非常野蛮的人群中,只发现有粗野的肉体之爱;

而羞耻心则帮助爱情发挥想象力,也就是赋予爱情以生命力。

羞耻心是母亲很早就向她们的小女孩进行的教育,而且怀着一种唯恐失去它的心理、以全身的才智来谈论它;因为母亲事先就关心着女儿将会有情人的幸福。

一个害羞而多情的女子,当着一个人的面,说或做了某种自己感到羞愧的事情,她定会感到难过极了;我确信,一个多少有点高傲的女人宁可去死一千次。一个有人爱上的男子,在爱情方面获得轻快的自由,会使女子产生热烈的欢愉<sup>②</sup>;如果他好

---

① 见布干维尔和库克等写的游记。某些动物,雌性的似乎控制交配。因此,我们应该做的,是利用解剖学的比较来揭示我们自身。——原注

② 他的一种新方式的爱。——原注

像是对这种自由不以为然,或者只是没有热情激动地去享受它,那她心里定会产生严重的怀疑。一个有教养的女子,行为的稳重能获得一切。赌博是不平等的;为了微不足道的快乐或者为了一点讨人喜欢的优势,而甘冒很严厉的良心责备和羞耻的感情的危险,这样作甚至会毁了爱情。一次过得欢乐的、忘乎所以的和自由自在的夜晚,是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的。好几天她都不愿看见那个同她一起分担犯这类错误的情人。人们会对最轻微地触犯一种习惯势力就要受到最严酷的羞辱的惩罚是不会感到惊讶的。

至于说到羞耻心的功能,它是爱情之母;人们大概不会再对此提出任何异议。感情的结构再简单不过了;心灵注重的是羞耻心,而不是欲望;人们克制自己的欲望,因为欲望是导致行动的。

任何女人都是既温柔而又高傲的,这二者乃是因果关系,很难有此而无彼,因此她们会养成被责难她们的人称之为假正经的那种冷漠的习惯。

由于人们很难保持不偏不倚,所以看起来责难似乎更有道理;一个女人只要稍微少点才智而多点高傲,她大概立刻就会认为,对于羞耻心,人们实在不能要求得太过分。如果有人当着英国女人的面对其衣着指手划脚,她就会认为受了侮辱。一个英国女人晚上在乡下总是很小心地避免让人家看见她同她的丈夫一起离开客厅;而更严重的是,如果她在除了她丈夫之外的任何别人面前表露出少许活泼的话,她就会认为有损羞耻心<sup>①</sup>。也许正是由于这种过分的挑剔,使精明的英国人对他们的家庭幸福感到厌烦。这是他们自己的错误,为什么如此高傲呢<sup>②</sup>?

---

① 见在《高丽娜》结尾处的那些令人厌恶的风俗的绝妙写照;而斯塔尔夫夫人使这幅肖像画更增色不少。——原注

② 《圣经》和贵族对那些认为自己要尽一切义务的人进行残酷的报复。——原注

相反,在我突然从普利茅斯到加的斯和塞维利亚时,我发现,在西班牙,气候和感情的炽热使人比较容易忘记必要的克制。我注意到人们在大庭广众之下容许自己有非常亲热的表示,而这种亲热表示并不使我觉得有吸引力,却使我产生一种截然不同的感觉,再也没有什么比这更令人厌恶的了。

女人在羞耻心的名义下所产生的习惯的力量是不可估量的。一个普通女人,用夸大害羞的办法,以为自己就会变得同一位贵夫人一样。

羞耻心具有这样的威力:它能使一个多情的女子宁愿用行动也不用语言向她的情人表露感情。

博洛尼亚最美丽、最富有和最轻佻的女人,刚才向我吐露,昨天晚上,一个在此地的法国花花公子,想出了一个古怪主意,竟敢藏在她的床下。看来他是想不白白损失掉一个月来他追求她时说的那无数荒唐可笑的爱情表白。可是这位大人物却实在昏了头;他急不可耐地等着 M 夫人把贴身女仆打发走,上了床,但是他再也没有耐心等着大家入睡就贸然行动。她立刻拉响了铃,让五六个仆人连打带骂地把他灰溜溜地撵走。我问她,“那他要是再耐心等两小时呢?”她回答:“那更糟了,要是他说:‘我是照您的吩咐到这里来的,’有谁会怀疑呢①?”

从这位漂亮的女人家里出来,我走到一位我所认识的更值得去爱的女人家里。她那无比的温柔体贴可以说更胜于她那动人的美貌。我发现只有她一个人,于是我向她叙述了 M 夫人的故事。然后我们议论了一番:“请听我说,”她对我说,“如果这个竟干出这种事来的人以前还是讨这位夫人喜爱的,她就会原谅他,而且以后还会爱他。”——我承认,我对于这种从心灵深处说

---

① 她劝我删掉这段细节:“你把我当成一个非常轻浮的女人了,竟敢在我面前叙述这样的事情。”——原注

出的出乎意料的话仍然感到惊讶。在一阵沉默之后,我回答她说:“不过,当人在恋爱时,能有勇气动手打人吗?”

如果让一个女人来写这件事,那么在这一章里就不大会有含糊不清之处了。所有这些有关女性的骄傲、羞耻心及其凶暴、某些敏感的东西,大部分都属于“感觉的联想”<sup>①</sup>,这种感觉的联想不可能在男人身上存在,而常常在本性中存在着没有根据的敏感;我以为,所有这一切,这里都不可能有,除非有人去写道听途说的东西。

有一个女人很哲理而坦率地曾对我说起下面这件事:

“如果我一旦献出了自由,那么终于使我倾心的那个男人就会更加珍视我的感情,因为他以前看到我甚至对最无足轻重的偏爱都始终是那么珍视。”正是为了那位她也许再也见不到的情人,所以她对这时正同她说话的这个男人才表现得冷淡。这就是羞耻心的第一种扩张;而这种羞耻心是令人尊敬的;第二种扩张来自女人们的高傲;第三种扩张的根源乃是她们丈夫的自尊心。

我认为这种爱情的可能性常常表现在最贞洁的女人自己的幻想中,而这种幻想是有道理的。当上天赋予人爱的灵魂而不去爱,那就是放弃了自己和他人的巨大幸福。这就象一棵桔子树由于害怕结一个桃子而不开花;值得注意的是,爱恋的心灵不可能感情激动地去体味别的幸福。她在上流社会体验过一次大肆吹嘘的所谓欢乐,第二次她就会感到难以忍受的空虚;她常常以为喜爱的是美术和自然界的壮丽风光,但是这些只会赋予她

---

① 羞耻心是对修饰打扮产生兴趣的根源之一:一个女人通过这样的修饰,或多或少表示有以身相许之意。而在老年时这样做就不得体了。

一个外省女人如果在巴黎想赶时髦,她会用很笨拙的办法许以终身,而且惹人笑话。一个来到巴黎的外省女人应该开始穿着得像已有 30 岁的样子才好。——原注

和扩展她的情爱。如果可能,她会立刻意识到,这能唤起她回忆起她已决定放弃的幸福。

我认为对羞耻心唯一要加以指责的事,就是导致养成撒谎的习惯;这是那些轻浮的女人唯一胜过多情的女人之处。一个轻浮的女人会对你说:“我亲爱的朋友,只要你使我喜欢,我就想告诉你,我会比你更感到高兴,因为我非常敬重你。”

请看康斯坦丝多么强的满足感啊,她的情夫获得她以后她高喊:自从我同我的丈夫闹翻以后8年来,我多高兴没有委身给任何人!

我觉得这种论调太荒谬了,这样的愉快我觉得真够新鲜的。

我完全有必要在此叙述下一位被她的情夫抛弃了的塞维利亚的贵妇的懊悔是什么性质。我需要大家能记住,在爱情中,一切都是征象,我尤其需要大家对我的文风能稍加宽容<sup>①</sup>。

.....

以我的男子汉的目光看来,在羞耻心中可以区分出9种特点来。

1. 由于人们假的多而真的少,因此她们十分谨慎小心,而且常常故作矜持,比如,她们就不因最能使人欢快的事情发笑;所以她们必须有足够的机智,以便恰如其分地表现出庄重来<sup>②</sup>。因此,许多女人在小圈子里并没有多少羞耻感,或者,说得更准确些,她们不要求人们向她们讲故事时经过相当的掩饰。她们随着醉意和发狂的程度加深,她们只会丢掉她们的遮羞布<sup>③</sup>。

① 见本章第5条注。——原注

② 请看日内瓦的社会、尤其是在上流家庭中的那种情调;用嘲笑来纠正假正经的倾向取代了法院的作用;曾向德·罗什福尔夫人讲过故事的杜克洛说:“实际上,你相信我们的女人都非常正派吗?”世上再也没有比虚伪的庄重更令人厌恶的了。——原注

③ 啊!我亲爱的弗隆萨克,在你开始向我们讲那个故事和我们这时候谈这件事之间,已经喝了20瓶香槟酒了。——原注

难道说,她们中的大部分人由于可能是强加给她们的羞耻心和极度烦闷的作用,才觉得一个男人身上的放肆无礼算不了什么?或者,难道她们把放肆无礼看成是个性所使然?

2. 第二条法则:我的情人越是尊重我,我越要庄重。

3. 羞耻感的习惯力量甚至会在感情最炽热的时刻起作用。

4. 羞耻心给情人以非常惬意的欢乐;使他觉得她们为他打破了清规戒律。

5. 它给女人们以更令人陶醉的欢乐;因为欢乐使人战胜一种强大的习惯,并给心灵带来骚动。瓦尔蒙伯爵午夜在一个漂亮女人的卧室里,这种事在他每个星期都有,而对她,也许两年才有一次;因此,这种稀有之事和羞耻感大概会给女人们带来无比热烈的欢乐<sup>①</sup>。

6. 羞耻心的弊病在于它不断地陷到谎言中去。

7. 过分的庄重和它那严格的规矩,会使人没有勇气去爱那些多情而羞怯的人<sup>②</sup>,而恰恰是这样的人才适合于产生并享受爱情的莫大快乐。

① 这是个忧郁气质同多血气质相比较的故事。请看一位有德行的女人,甚至遭到各种宗教徒(在天园里许愿以重金报德)以及一个已耄老先衰的40岁的浪荡鬼的反对。尽管《危险的联系》中的瓦尔蒙还未达到这种程度,而图尔韦尔院长夫人在整部小说中比他要幸运得多;而如果这位极有风趣的作者作更进一步的描写的话,则正是他的这部富有创造性的著作的寓意之所在。——原注

② 忧郁气质,人们可以称它为爱的气质。我见过一些最体面的和最懂得爱情的女人,由于缺乏头脑,爱上了多血质的庸人。大查尔特勒修道院阿尔弗烈德的故事。1810年。我还不懂得一再促使我去了解的、人们称之为缺乏教养的人的思想。

(可怜的维斯孔蒂就是在这里坠入五里雾中的。所有女人的内心活动和感情深处都是一样的;感情的“形式”则各不相同。这是因为财富增加,精神文明,文化提高,思想高尚的习俗产生的不同,而在所有这些之上的,不幸的是,乃是一种比较容易激怒的自尊心。

那类能激怒一位公主的言词,却丝毫触动不了阿尔卑斯山上的一个牧羊女。不过她们一旦发起怒来,公主和牧羊女有着同样的感情冲动。)

(出版者唯一的注释)——原注

8. 在不曾有过好几个情人的那些多情的女人身上,羞耻心会妨碍她们举止自如,这就把她们置于多少有点受她们的女友们任意摆布的境地,而她们没有这种可指责的缺点。她们对每种特殊情况都很注意,并不盲目地相信习惯。她们那机敏的羞耻心使她们行动拘谨;她们尽自己所能,装作随和的样子;不过这种不自然似来自天意。

如果有时她们那种无拘无束的亲密好像是温情的表示一样,那是因为这些天使般的心灵是在不经意地卖弄风情。由于她们不愿中断幻想,并且不愿艰难地谈论和寻求某种令人喜悦和彬彬有礼的东西,而去对一个男朋友说,她们将温柔地偎依着他的臂膀<sup>①</sup>。

9. 当女人们成了作家时,她们所创作的作品极少达到卓绝的程度,可以担保,她们从来只敢半坦诚地谈话,坦诚对她们来说就像外出不戴头巾。而一个男人,绝对是按自己的想象如实地写,并且信手写去不知其所至,那是再经常不过的事了。

人们的共同错误在于,把同女人一起干事情,当作是同那种心胸比较开阔、比较灵活的男人一起干事情一样,尤其是同这样的男人一起,不会有什么竞争。人们非常容易忘记,有两个新的和特殊的法则支配着富有感情的人,而同人类本性的所有正常的习性竞争着,我认为:

女性的高傲和羞耻感,以及常常是难以捉摸的、来自羞耻感的习俗。

<sup>①</sup> 加尔纳卷。——原注

## 第二十七章 关于眼色

眼色是合乎道德的传情的重要武器。人们可以用眼色来表达任何话语,然而人们又总是可以否认一个眼色,因为它无法一毫不差地加以重复。

这使我想起了罗马米拉博的 G 伯爵:这个领地的受人欢迎的小政府曾教给他一种讲述故事的独特方法,就是用说了等于没说的断断续续的话来讲。他让人家听到了他讲的一切,但是任凭谁一字不差地引述他所说的话,都不可能有损于他。红衣主教兰特指责他说,他偷来了女人们的这种才能,我甚至认为,最正派的女人都会识破这种骗术,这是对男人的专横所进行的残酷的、然而却是正义的报复。

## 第二十八章 关于女性的高傲

女人们听男人们谈他们的生涯,所注重的内容无非是巨额的钱财、各种战功、决斗杀死的人、凶残的或令人赞叹的报仇等等。在那些有着高傲灵魂的女人中,有些人认为,既然她们自己不能做到这些,她们就在男人所仗恃的那些重要方面,不再表现出咄咄逼人的高傲。她们知道在她们自己胸中有一颗情感之心有力而高傲地跳动着,而且超乎它周围的一切之上。然而她们看到,男人们最终还是认为自己比她们强。她们发现她们只会在小事情上,或者至少只是在她们自己觉得重要的情感方面显示高傲,不过这样的事情有三分之一是很难判断其是否重要的。她们受着命运卑下而心性高傲这种令人不快的对比的煎熬,她们由于难以抑制的激情,或者由于要维护其毫不妥协的固执,坚持她们的相当可观的高傲。在关系亲近之前,这些女人看着她们的情人总以为他同她们想不到一块儿。她们的想象使她们因他的举止而心烦,毕竟,他的举止不可能不表示爱,因为他爱恋着。她们不是去享受她们所爱的男人的感情,而是对他炫耀虚荣;最后,一旦她的感情随着最温馨的心确定在一个对象上,像一个卖弄风情的女人那样去爱时,她们除了虚荣之外就不再有别的了。

一个高雅大方的女人能为她的情人牺牲千百次,却会为了扇门的开或关,只是为了自尊心而永远吵闹不休。因为这关乎面子问题。拿破仑就是因为不肯放弃一个村庄而遭到惨败。

我见过一次持续了一年多的这类争吵，一位非常尊贵的女人宁可牺牲掉自己的全部幸福，也不容许她的情人对她的无比高傲产生最起码怀疑。他们言归于好纯属偶然，因为我的这位女友实在克制不了其软弱。她同她的情人相聚，她原以为他们相距有40里，却在一个显然他并没有期望看见她的地方遇见了他。她无法掩盖她的幸福的最初冲动；而那位情人所期待的更甚于她；他们几乎同时双双跪倒，我从来没有看过流出这么多的眼泪；这是喜出望外的幸福相会。眼泪则是极度欢笑的结果。

阿盖尔公爵曾作出一个精神镇静的好榜样，在他同卡罗利纳王后在黎世蒙会见时，避免与女性的高傲相冲突<sup>①</sup>。一个女人的品德越是高尚，感情上的骚动就越是强烈：

象最黑暗的天空，  
孕育着最强劲的暴风雨。

唐·璜

难道一个女人越是在日常生活中满怀激情地享有她的情人的高贵品质，那么在好感似乎颠倒了残酷时刻里，她就越力图报复吗？这是因为她看到他比别的男人优越，她担心自己同他们等量齐观。

很久以前，我曾读过令人厌倦的《克拉丽莎》；不过我觉得，正是由于女性的高傲，才使她宁可听任自己死，也不肯接受洛夫莱斯的爱。

洛夫莱斯犯的错误是巨大的；但是因为她曾有点爱他，所以她应该能在心理上找到对引起爱恋的罪行的宽恕。

相反，我觉得莫尼姆是女性高尚的一个动人典范。什么人的脸在听到胜任其角色的女演员吟诵下面的诗句时而不兴奋得

<sup>①</sup> 见《米德洛西恩监狱》第三卷。——原注

按《米德洛西恩监狱》是英国作家司各特1818年写的一部历史小说。——译注

脸红呢？

这无法抵御的爱情啊，虽然我曾战胜它，

.....

你的转弯抹角使人惊诧却把我说服，

我曾向你承认此事，我必须肯定它；

你虽能把此事忘怀那也是徒劳；

而这种不体面的招认，实乃你逼我使然，

它至今始终留在我的脑海。

我总以为你并不信任我的真诚；

若是比起凌辱我的配偶的床来，

先生啊，坟墓对我来说就算不得悲惨；

他在我身上占了这种残酷的便宜；

那么他也就使我永远地厌恶他，

一把火烧红了我的脸，但这却不是为了他。

拉辛

我设想，后代们将会说：这就是君主制<sup>①</sup>的妙处所在，它会产生出这类性格，以及产生伟大的艺术家们所创造的形象。

然而，甚至在中世纪的各共和政体里，我也发现了一个这种令人赞叹的例子，它似乎驳倒了我的关于各政府机构对感情的影响的论点，而这是我要老实地加以报道的。

这里引用但丁的非常感人的诗句：

呵！当你回到人间，

.....

请你记起我，我是比娅！

西那造了我，马屡马毁了我；

以前和我结婚，把宝石指环套在我手指上的人，

① 那种没有宪章和没有议会的君主制。——原注

他知道我的故事。

净界,第五篇<sup>①</sup>

这位说话极为谨慎的女人曾秘密地有过苔丝德蒙娜的命运,而且能用一句话就让她那些仍活在世上的朋友们知道她丈夫所犯的罪行。

奈罗·德拉·彼得拉获得了比娜夫人的爱,她是西那最富有和最尊贵的家族托洛梅的唯一继承人。她那曾使托斯卡纳赞赏不已的美貌,在她丈夫心里产生了忌妒,这种由流言蜚语和不断重复出现的猜疑加剧了的忌妒,使他萌生了一个恶毒的计划。今天虽很难判断他的妻子是否完全是无辜的,但是但丁就是这样向我们描绘她的。

她的丈夫把她带到沃尔特拉沼泽地,这个地方由于卡蒂瓦咏叹调的缘故,在当时就像今天一样出名。他从来没有告诉他那不幸的妻子流亡到这样一个凶险的地方是何原故。而她的高傲既不屑于表示抱怨也不屑于加以指责。他同她孤寂地生活在一个废弃的塔楼内,我曾去参观过这个在海滨的塔楼遗迹;他在那里仍然保持着他那藐视一切的沉默,从来没有回答过他的年轻妻子的问题,也没有倾听过她的祈求。他冷酷地在她身边等着恶臭的空气发生效力。这种沼泽的蒸气很快就损毁这个本世纪出现在地球上的最美丽的容颜。不到一个月,她就死了。记载这个遥远年代历史的几位编年史作者叙述说,奈罗用匕首加速了她的死亡:她被某种极其可怖的方法杀死在沼泽中,但她究竟是怎么死的,甚至对同时代的人也是个谜。而奈罗·德拉·彼得拉虽则活了下来,却在他从未打破过的沉寂中度过了残生。

再也没有比年轻的比娜和但丁讲话的方式更高雅和更婉转的了。她希望被她过早抛在世上的朋友们记住她;可是在她提

<sup>①</sup> 原文为意大利文,引自但丁的《神曲》。——译注

到自己和她丈夫时，她却不想让自己对那种闻所未闻的、无可挽回的暴行，表现出最小抱怨来，而仅仅指出他清楚她死的始末。

这种在高傲的复仇中所表现出来的冥顽劲，我以为，只除非是在南欧国家内才见得到。

在皮埃蒙特，我曾无意中目击一件多少有点近似的事；但那时我不知其详。我曾同 25 名龙骑兵一起被派往沿着塞西亚河的森林里去防范走私。晚上到达那个荒凉的地方时，我瞧见在树林中有一座古堡的废墟；我走到那里：我大吃一惊，那里竟住着人。我在那里发现了当地的一位贵族；面目阴森可怖；是个有 6 尺<sup>①</sup>高、40 岁的汉子：他很不情愿地给了我两间房子。我同我的中士常在那里唱歌奏曲：几天以后，我们发现，我们的这位汉子守着一个女人，我们戏称她为卡米拉；我们绝没有猜想到那可怕的真情。6 个星期之后，她竟死了。我曾怀着凄惨的好奇心想看一看躺在棺中的尸体；我贿赂了一个守灵的修道士，大约到午夜时，那个修道士借口洒圣水，把我带到小教堂里。我在那里发现了一张即使死去也极美的绝色面庞；她长着一个鹰喙鼻子，我永远也忘不了这个鼻子的柔雅的轮廓。我不久离开了这个阴森凄惨的地方；5 年以后，我的军团的一个小分队在护卫皇帝去参加成为意大利国王的加冕典礼时，我找人向我讲述了整个故事。我得悉，原来那个妒嫉的丈夫，即×××伯爵，有一天早上，他发现在他妻子的床上有一块英国表，这表是曾在他们的小城镇住过的一名青年男子的。就在这一天，他把她带到这个位于塞西亚河畔森林中的废城堡里来。他就象奈罗·德拉·彼得拉一样，始终一言不发。如果她向他提出什么要求，他就冷酷地和一声不哼地把他一直带在身边的英国表拿出来给她看。他就这样同她孤零零地过了将近 3 年。她终于在如花似的年华绝望而

---

① 系法国古尺，每尺相当于 325 毫米。——译注

死。她的丈夫曾企图刺杀那块表的主人,但谋害未遂,于是他经由热那亚乘船而逃,从此人们再也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他的财产则被分掉了。

如果在具有女性高傲的女人跟前,有人甘心情愿地接受屈辱的待遇(由于军人生活的习惯,这是很容易的),他们就会使这些高傲的女人感到厌恶;她们把你看作是懦夫,而且很快就会侮辱你。这类高傲的性格喜欢顺从那种她们认为容不得其他男人的男子。我认为,唯一能采取的办法是你得经常同你的邻居吵架,以免他同你的恋人有关系。

伦敦著名的女演员科内尔小姐,有一天看见对她有用处的那个富有的上校突然登门造访。她正同一个只是稍微有点讨她喜欢的年轻情人在一起。她非常激动地对上校说:“这位先生是来看我想卖掉的一匹小马的。”这个已开始使她厌弃了的年轻情人骄傲地改正说,“我到这里来完全不是为了这件事”。可是从这句答话起,她又开始重新狂热地爱他了<sup>①</sup>。上述这些女人同她们的情人的高傲很合拍,而不是要以都表现得骄傲来对抗。

洛赞公爵(1660年的洛赞<sup>②</sup>)的个性,如果她们在第一天就能原谅他缺少优雅的风度,那么对于这些女人来说,他是有诱惑

---

① 我每从科内尔小姐家里回来,对于观察到的毫无掩饰的感情总是充满赞叹并深深地思索。她那样专横地支使她的仆人们的方式,并不是暴虐,而是因为她清楚地和迅速地看到需要那样去做的事。

在我访问开始时她对我大发雷霆,但结束时早就置之脑后。她向我讲述了她对莫尔蒂梅感情的全部情况。“我更喜欢在社交场合看见他,而不是同我单独在一起时。”一个才华出众的女人也不会表现得更好了,因为她敢于完全纯真自然,而且她不受任何学说的约束。“我作为一个女演员要比作贵族夫人还要幸福。”这是一个高尚的女子,我应该为了得到教益而保留她的友谊。——原注

② 在小事情上既高明又勇敢,但却是带有偏见地注意小事情,强烈的暴躁型气质,如他同摩纳科夫人(圣一西门著作,第5卷,383页)的举止:当国王正同蒙特斯宠夫人在一起时,他竟冒险躲在她的床下。假如不是注意小事,这种个性就仍然是女人们看不到的。——原注

力的。也许所有高贵的夫人们都如此,高傲使她们把他那种洞察一切而不为琐事所动的眼睛的宁静,看作是冷漠。我曾听说圣克卢宫廷的女人们认定拿破仑是个冷酷而又毫无情趣的人<sup>①</sup>。伟人就像鹰一样,飞得越高,看起来就越小,孤独是伟人受到自己尊严的惩罚。

从女性的高傲中产生出女人们称之为缺乏优雅风度的表现。我认为,这相当像国王们称之为褻渎君主的那种行为,其罪责比人们完全因为不懂而犯的罪行更加危险。最忠诚的情人可能被指责为缺乏优雅的风度,如果他不很机灵;如果他竟敢沉湎于最高尚的爱情欢乐中,沉湎于同他所爱的人在一起过完全纯真自然的幸福生活,而对别人的话置若罔闻,那就更可悲了。

这就是一颗秉性善良的心所猜想不到的事情,而且需要加以验证才能相信,因为人们是受过与朋友交往光明磊落那种习惯的教养的。

应该时常记住,要同这样的人交往:尽管她们看法时常不对,但她们却能够自认为不如人家,或者更准确地说,她们也觉得,人家会认为她们不如人家。

应该把一个女人的真正高傲算作是她能唤起的感情力量。弗兰西斯一世王后的一个宫女有个情人,举止轻佻,并不怎么爱她,常在感情上戏耍她,不久,这位情人得了一种病。两年以后,他重新出现在宫里时,一言不发。令人感到惊讶的是,她始终爱他如故,有一天她对他说:“你说话呀。”结果他说了话。

---

<sup>①</sup> 每当米娜·托伊听到一个悲惨或浪漫的故事,她的血就涌到两颊,清楚表明是多么激动,尽管她的容貌和举止似乎表现出她总的来说极为镇定和不露声色的性格。

《海盗》,第1卷,33页

多数人都感到象米娜·托伊那样的心灵是冷漠的,她们不认为平平常常的情况值得她们为之激动。——原注

## 第二十九章 关于女人的勇敢

我对你说，骄傲的圣殿骑士，你常吹嘘你在凶猛的战斗中表现得如何勇敢，其实要是和妇女们受到爱情或责任的召唤而忍受苦难时所表现的勇敢相比，你还差得远呢。

《艾凡赫》，第三卷，第 220 页

我记得在一本历史书中曾见过下述句子：“只有所有的男人都昏了头，女人们才无可争辩地胜过男人们。”

她们的勇敢有一种谨慎克制劲儿，而这正是她们的情人所缺少的；她们在危险的战斗中能激发出自尊，能以同经常以庇护和力量的骄傲使她们不快的男人的那种矫健相抗衡而感到非常愉快，因为这种乐趣能使男人们因畏惧而变得软弱无能。一个男人在类似的时刻得到这样的帮助，也会表现得无所畏惧；因为恐惧从来不在危险中，而是在我们的心中。

我并不想贬低女子的勇敢，我曾偶然地见过比最勇敢的男人还要勇敢的女人。不过她们必须有一个值得去爱的男人；因为有了他，她们就不再感到害怕，而那直接的凶险，由于他的在场，对她来说就像是一朵可撷取的玫瑰花<sup>①</sup>。

我还见过失恋的女人表现出来的最冷漠、最令人吃惊的勇

---

<sup>①</sup> 玛丽·斯图亚特在同伊丽莎白决定性的会晤之后，谈到莱斯特。席勒——原注

敢,不过那时我的确想过,她们这样勇敢,是因为她们不了解感情创伤带来的痛苦。

至于精神上的勇敢,它胜过别的一切,所以一个能不受爱情所左右的女人的坚定性,是世上唯一最令人仰慕的东西。而所有其他可以算作勇敢的表现,同如此反常和如此难以承受的情况一比较,就都微不足道了。也许它们会在羞耻感使人养成的那种献身习惯中找到力量。

女人们的一个不幸,乃是这种勇敢的表现始终还要守密,而且几乎是不可言宣的。

一个更大的不幸,就是这种勇敢总是要用她们的幸福来换取:克莱芙王妃应该对她丈夫缄默不语而委身于德·内穆尔先生。

也许女人们主要是靠进行的自卫的那种高傲来支撑,也许她们自以为她们的情人追求她们是为了虚荣;一个狭隘而可怜的想法是:一个甘愿把自己置于如此可笑境地的有强烈感情的男人竟有时间想到虚荣!这就像僧侣们以为捉住了魔鬼,而自己则得到了苦衣和苦行而引以自豪一样。

我认为,如果克莱芙夫人<sup>①</sup>已届晚年,那么在她评估其一生的这个时期,那些高傲的快乐该是多么痛苦,她是会后悔的。她原希望能像拉·斐德夫人那样生活。

我刚重读了 100 页这部论著;对真正的爱情似乎提出了一种非常粗浅的观念,这种爱情占据着整个心灵,充满着时而是最幸福的、时而又是绝望的、不过始终是崇高的形象,并使心灵对

---

<sup>①</sup> 人们很清楚,这位著名的夫人有可能在同罗什福考尔先生交往时,创作了《克莱芙王妃》这部小说,这两位作者一起在充满美好友谊中度过了他们一生中的最后 20 年。这纯粹是意大利式的爱情。——原注

别的一切存在都完全失去感觉。我不知道如何来表达我看得非常清楚的事情；我从未比现在更苦恼地感到缺乏才能。怎样才能表达出举止和性格上的那种纯真、深邃的严肃，雕琢得如此恰如其分而且还充满着天真的眼神，感情上的细微差异，尤其是，我再提一下，那种难以表达的、对任何不是他所爱的女人的不屑一顾呢？一个正恋爱着的男人所说的一个“不”字或一个“是”字，都含有一种“热忱”，这种热忱是人们在别的地方找不到的，也是人们在别的时间里在这个男人身上找不到的。这天上午（8月3日），我在将近9点钟光景，骑马到赞皮埃里侯爵的漂亮的英国式花园前，花园位于被巨大树木环绕着的小山丘背面的起伏处，而博洛尼亚就在这些小山丘的对面，人们从这里可以享受到一片富饶而葱绿的伦巴第的异常秀丽的风光，这是世界上最美的地方。赞皮埃里花园有一片桂树林，覆盖着我来的道路，一直通到卡萨一莱希奥的雷诺瀑布，我在那片桂树林里看见了德尔方特伯爵；他那时正沉浸在梦幻中，我们虽然在一起过了这个夜晚，一直到午夜后两小时，他才问候了我。我曾走到瀑布，曾穿过雷诺；后来，至少是在3小时以后，当我再回到赞皮埃里花园的小树林中时，我又看到了他；他完全是原来的姿式，一动也没动，倚着一棵高耸出桂树林之上的大松树；我想读者大概觉得这个情节过于简单，什么也说明不了；然而，他眼含着泪水向我走来，恳求我不要说起他呆滞不动陷入沉思的事。我很受感动；我建议他原路返回家去，同他一起在乡下过了这一天的其余时间。两小时之后，他对我说了一切；他是一个有美好心灵的人；不过，大家刚读到的这几页文字，比起他对我说的来就平淡多了！

再者，他自以为他的爱已一去不复返；这不是我的意见。人们实难理解基吉伯爵夫人（我们曾在她家里度过那个夜晚）那大理石般冷漠而美丽的面庞。她也偶尔有一阵难以克制的、突如

其来的和轻微的红晕,这才泄露了这颗心灵的感情,而最激奋的女性高傲在强烈的感情冲动方面就是如此。你看她那白玉般的颈项和堪与卡诺瓦<sup>①</sup>作品中女子相比的漂亮的双肩都微红了。她很老练地移开她那黑而深的眼睛,她怕接触人们;但是我在这天夜里,看到在德尔方特说到她所不赞成的某件事情时,脸突然红了。这颗高傲的心灵觉得他配不上她。

但是最后,即使我对德尔方特的幸福理解错了,我认为他比起对爱情冷漠的我来要幸福得多,尽管无论是看起来和在实际上,我都处于一种非常幸福的境遇中。

1818年8月3日于博洛尼亚

## 第三十章 怪异而可悲的情景

有女性傲气的女子,因自己受了愚弄而向聪明人的报复,因嫌有钱有势的庸人浅薄而向高尚的人报复。应该承认,这是件可悲的事。

上流社会那种傲慢的和礼仪上的细枝末节的讲究,造成了某些女人的不幸,由于她们父母的傲慢使她们处于一种极糟糕的境地。要是很好地补偿了她们的不幸,命运就会为她们保留用激情去爱和被爱的幸福;不过,总有那么一天,她们从她们的敌手那里学会使她们当初受害的那种同样荒唐的高傲,这恰恰扼杀了仍属她们所有的唯一的幸福,造成她们自己和爱她们的人的不幸。一位女友,她有过的10次尽人皆知的私通,当然不总是一次接着一次,她认真地要她们相信,如果她们坠入情网,她们就会在公众的眼中身败名裂;然而这一帮公众,永远不会宽大慷慨地认为她们一年只会有一个情人,这帮人说,因为这是常规。因此,出现了这种怪异而可悲的情景:一个温馨而极尊贵的女人,一个纯洁的天使,听信一个毫无高尚情操可言的女人的劝告,避开留给她的唯一的和巨大的幸福,身穿一件光鲜夺目的白色长裙,展现在一个百年来尽人皆知的毫无判断力的蠢人面前,而这个蠢人还使足了劲地高喊:她穿的是黑色衣裙。

## 第三十一章 萨尔维亚蒂的日记 摘录

亲切的女子本性高尚。

普洛佩提乌斯<sup>①</sup>

博洛尼亚, 1818 年 4 月 29 日。

爱情把我陷入不幸的绝望之中, 我抱怨我还活着。我心里空荡荡的。天气昏暗, 下着雨, 迟去的寒冷使大自然蒙上一层悲愁, 而此时正是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冬天之后, 大自然终于又奔向春天的时候。

希亚塞蒂, 一个领半饷<sup>②</sup>的上校, 一位很理智和冷静的朋友, 同我一起度过了两个小时。“你应该放弃再爱她。”“怎么行呢? 为了战争, 他也得把我所迷恋的人还给我。”“认识她对你说来是一个极大的不幸。”我差不多也同意, 只要我一感到闷闷不乐和无精打采, 忧郁症当天就会缠住我。我们一起探索着她的女友在她跟前对我进行恶意中伤会有什么好处; 结果我们百思难解, 只找到了这样一个古老的那不勒斯谚语: “女人恋爱, 因青春已逝, 为一点小事就会生气。”确凿无疑的是, 这个女人对我总是疯狂反对; 这是她的一个朋友说的话。我本可以用残酷的办法

① 原文为拉丁文。普洛佩提乌斯是古罗马诗人。——译注

② 法国王朝复辟时被政府解职的第一帝国的军官, 因已属非在役军人, 故只领半饷。——译注

报复；但是对于她的攻击，我却连最起码的招架之功都没有。希亚塞蒂离开我后。我冒着雨走出来，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我的住处，那间从我们最初相识及我每晚和她相会时我就住着的起居室，变得使我实在受不住了。每一件雕刻，每一件家具，都使我想起了我当着它们的面曾梦想过的幸福，而我已经永远失掉它了。

我冒着寒冷的雨在街上跑；恰巧，如果我可以称它为恰巧的话，使我经过她的窗下。夜幕已经降临，而我则用热泪盈眶的眼睛盯着她房间的窗子走着。突然，窗帘稍稍张开了一点，好像有人朝广场观看，旋即又闭上了。我觉得心里一阵骚动。我无法支持了：我躲到邻居家的柱廊下，千万种情思涌进我的灵魂。窗帘竟会这样巧合地掀动；这会是她的手掀动的吗？

世上有两种不幸：感情受挫的不幸和 dead blank(英语：一事无成)的不幸。

我曾怀着爱慕之情觉得巨大的幸福就距我有两步之遥，而且胜过我的全部愿望，它只取决于一个词或是微笑。

我没有像希亚塞蒂那样的激情，在那段凄凉的日子里，我看不到一点幸福，我终于怀疑起幸福对我是否存在，我陷入深深的忧郁中。要是没有强烈的感情，而只有一点好奇心和虚荣心该多好。

已经是凌晨两点钟，而我看见窗帘微微掀开时是昨晚6点钟；我曾去探望了10次，去看那里的景象；但到处是一片寂静，大概人们早入梦乡，我整整一夜考虑着这个问题：“为了这么点小事就毫无道理的生气——即使我有意想触犯她一下——，世上还有什么东西是意愿所不能包容的呢，她生气后还感到有爱的时刻吗？”

可怜的萨尔维亚蒂，他曾在关于他著的《佩特拉拉克》之前写过此事，不久就死了；他曾是我们——希亚塞蒂和我——的亲密朋友，我们了解他的全部思想，而我正是从他那里得到了这篇

文稿的全部令人感到悲伤的部分。这是具体化了的轻率举动；此外，那个女人（她认为他的作为太疯狂了）是我所遇到的最有意思的人了。希亚塞蒂曾对我说：那么你认为这种不幸的激情对萨尔维亚蒂就没有好处吗？首先，他曾遭到过一场最使人受刺激的钱财上的不幸。这种不幸，在他经过了风华正茂的青年时期之后，就成了很一般的遭遇了，而这种不幸任何别的情况下都会使人愤怒不已，可是他却连每 15 天都不会想起一次来。

其次，对于一个具有这种智力的头脑来说，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情感是他曾经上过的逻辑学的真正的第一课。这对一个曾经在宫廷里呆过的男人来说似乎是很奇特的；不过这是用他那无比的勇敢表达出来的。例如，他曾泰然自若地度过 18×× 的一天，这一天他曾置身于死亡之中，那时他感到很惊奇的是就好像是在俄国，并没有特别的感觉。事实是，他从来没有过连续两天思考一件事的情况。两年来，他也不是总无忧无虑，他每分钟都在力图振作起来；直到那时，他没有意识到危险。

由于他的冒失轻率和他相信自己出色的表白<sup>①</sup>，当他被迫每月只有两次来看望他所爱的女人时，我们看到他同她谈着心度过那些夜晚的狂喜，这是因为他已由于崇拜她而表现出来的高尚的坦诚被接受了。他认为，××× 夫人和他有两个举世无双的灵魂，他们应该使一个眼色就能彼此领会。他不能理解：她对于能使他干出蠢事来的那种平民阶级的幼稚表白根本不屑一顾。而他对一个被他的情敌包围着的女人充分信任，其结果却是被人家拒之门外。

我对他说，“同××× 夫人在一起，你忘了你的行为准则，因为只有到了绝境，才应该相信灵魂的高尚。”他回答说，“你认为世上有另一颗心灵比她的心更好吗？”“真的，我用我在现实生活

---

<sup>①</sup> 在感觉纯真的保护之下。但丁——原注

中全部行动所带来的不幸作为代价,偿付了我在波利尼悬岩的地平线看到正在生气的莱奥诺尔的那种充满感情的风韵;而我的不幸是因为我缺乏有毅力的本领和只凭一时印象的力量所产生的轻率行动。”这就看出了其狂热程度。

对萨尔维亚蒂来说,他的日子被分成每十五天为一期,带有人家允许他的上次相见的色调。但是我好多次注意到,他从一次接待中所得到的、他觉得不算很冷淡的幸福,不如一次严峻冰冷的接待给他带来的不幸来得强烈<sup>①</sup>。×××夫人有时同他很坦率:这是我一直不敢向他提出的仅有的两点不同意见。除了他藏于内心深处的、他崇高到甚至连对他最亲密的朋友都从不谈起的痛苦之外,他把莱奥诺尔的严峻冰冷的接待看作是平庸阴险的灵魂战胜了坦诚和宽厚的灵魂。那时他对道德,尤其是对荣誉失望之极。他敢于向朋友们谈的只限于他的感情实际上把他引向了怎样悲惨的想法上,而这些想法也还带有一些哲学的味道。我好奇地观察了这个古怪的心灵;通常,激情之爱只会在多少有点德国式气质的人<sup>②</sup>身上找到。相反,萨尔维亚蒂则属于我所认识的最果敢和最机智的男人之一。

我认为,在几次严峻冰冷的访问之后,他发现了莱奥诺尔的冷酷无情时内心才会平静。而只要他觉得她冷酷地待他是没有道理的,他就会难过。我从来不相信爱情中没有虚荣心。

他不断向我们赞扬爱情。“如果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对我说:你打碎这块表上的玻璃,莱奥诺尔就会是她三年前的样子,只是一个初识的女友;确实,我以为在我有生的任何时刻,我都不会有勇气把它打碎。”我觉得他作出这样的推论,简直是发疯,所以

---

① 这是一种我常常以为能在爱情中看到的情形,即往往从不幸的情况中获得的痛苦,比从幸福的情况中得到的欢乐要强烈要容易。——原注

② 唐·卡洛斯、圣一普乐·拉辛剧中的希波吕托斯和巴雅泽。——原注

我永远没有勇气向他提出前述那些不同的意见。

他还说：“正象中世纪末路德的改革，从根本上动摇了那个社会，在理性的基础上革新和重建了世界。同样，爱情能使一种宽厚的性格得到革新和磨炼。

“只有在那时，他才摆脱了生命中的所有幼稚；没有这样爱情上的激烈变革，他会永远具有使我感到莫名其妙的不自然和做作。我只是从开始恋爱时起，才知道如何在性格中具有崇高，而我们的军事学校的教育是太荒谬了。

“尽管我的表现很好，在拿破仑朝廷里和在莫斯科时我还是一个小青年。我尽了我的义务；但我并不了解这种英雄式的纯朴，是一种完全献身和真诚的结果。只是在一年前，比方说，我才懂得了蒂特·利夫写的罗马人的纯朴。从前我把他们同我们那些杰出的上校相比，觉得他们冷酷无情。他们为他们的罗马所做的事情，在我的心中觉得那就像是我为了莱奥诺尔。如果我有幸能为她作什么事情的话，那么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把这件事隐藏在心底。雷古卢斯<sup>①</sup>和德西乌斯<sup>②</sup>这类人的一举一动，都是事先就商妥的，所以不会使他们感到意外。我在恋爱之前是个小孩子，因为我确实有一次觉得自己长大了；我觉得我正在做某种程度的努力的，并为此而欣喜。

“那么在感情方面，为什么不应该去爱呢？青春年华时的冒险之后，心扉就把那种好感拒之门外了。生死别离使人疏远了童年的伙伴，被迫同一些冷漠的同伙混日子，一把尺子在手，总是去量那些与利益或虚荣有关的念头。渐渐地，灵魂的全部温馨和宽厚就变得苍白无力了，由于没有文化教养，年龄不到30岁的男子汉对任何温馨的感情都茫然无知。在这种荒漠里，爱

① 罗马将军和政治家，公元前267年和256年曾两度任罗马执政官。——译注

② 罗马皇帝，公元249年——251年在位。——译注

情却使人喷发出一股比之青春时期的感情之泉更为丰满和更为清新的感情之泉。那时,就有了一种朦胧的、狂热的和不断使人分心的期望<sup>①</sup>”;从来不无谓地轻易献身,从来不持久地和很深地去希望;那颗一向是变化无常的轻浮的心总渴望着新奇,今天就对昨天还崇拜的东西置之不顾。然而除了爱情的结晶之外,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被它接受,被他认为是神秘的、被他永久地当一回事了。那时,这种令人惬意的事情虽讨人喜欢,不过只是一瞬间的喜欢;现在,所有与其所爱的人有了关联的事情,甚至毫不相干的事情,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到—一个距莱奥诺尔住的城市有百余里远的大城市时,我总感到羞愧和惶恐:我每走过一条街的转弯处,我都害怕遇到×××夫人的密友阿尔维扎,其实我并不认识她。对我来说,这一切都染上了一层神秘的和神圣的色彩,我在同一位老学者说话时心跳得厉害,我听到他提及莱奥诺尔的女友住宅旁边那个大门时,我没法不脸红。

“甚至连人们所爱的那个女人的严峻冰冷都带有无比的宽容优雅,而这是人们在别的女人身上甚至在最愉快的时刻都感觉不到的。因此,柯勒乔<sup>②</sup>绘画的大片阴暗部分,绝非像其他画家的作品那样,缺乏令人悦目的效果,而是为了使明亮部分突出、使人物形象突出所必需的,通过自身的明暗对比,从而具有了迷人的优美效果,把人们带入一种甜美的遐想中去<sup>③</sup>。

“是的,她生命的一半,而且是最美好的一半,是一个还没有用热烈的感情爱过的男人发现不了的。”

萨尔维亚蒂需要用他的全部辩证的力量来对付睿智的希亚

① 莫尔道恩·默顿。《海盗》第一卷。——原注

②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重要画家(1494—1534)。——译注

③ 既然我提到了柯勒乔的名字,我要说,在佛罗伦萨画廊的展台上,人们在—张天使头像的草图上,能看到幸福的爱的眼神;而在帕尔马,人们在被耶稣环抱着—的圣母像上,人们看到的是因爱而下垂的眼睛。——原注

塞蒂,因为后者总是对他说:“愿你幸福,愿你对无忧无虑的生活感到满意,并且每天都能有一点幸福。请不要拿巨大的感情碰运气。”萨尔维亚蒂回答说:“那就请你关心我。”

我曾以为有好长时间他会遵照我们那位聪明的上校的意见行事;但他还是斗争着,并以为是成功的;但是这种努力绝对超过了他之力所能及,尽管这颗心有着惊人的力量!

每当他在街上很远看到一顶白色的缎帽、有点像×××夫人的那顶帽子,就使他觉得好像心停止了跳动,迫使他的身体靠在墙上。甚至就在他最忧郁的时刻,遇见她的那种幸福总是能给他若干小时的醉意,并盖过所有的不幸和所有理智的影响<sup>①</sup>。此外,事实上,在他死的时候<sup>②</sup>,在经过这种宽容和无限深情的

① 无论将来会发生什么悲哀的后果,  
都抵不过我在看见她这短短一分钟内的欢乐。

《罗米欧与朱丽叶》——原注

② 他在去世前不久,曾作了一首短小的颂歌,这首颂歌可以正确地表达他曾向我们谈及的感情。

最后的一天  
阿那克里翁风格的抒情诗  
致埃尔维拉

你看那条河流  
紧贴爱神木流去,  
我就在那里休息  
那里涌出卵石遍地。  
可爱的小麻雀  
和高贵的夜莺,  
我来到爱神木树下  
将这些飞鸟招回笼。  
来吧,可爱的埃尔维拉  
来到这个坟茔,

无声的七弦琴  
紧贴在你的酥胸。  
在那褐色的石块上  
斑鸠们飞来  
在我的齐特拉琴房  
它们的巢穴成行成排。  
每年冲撞你的那天  
如果你敢说我不忠,  
我将让天上的闪电  
将这罪名洗清。  
我恨一个死去的人  
恨那无边的响声,  
这迷人的鲜花  
埃尔维拉,是我给你的馈赠。

当你知道我对你的忠心  
那是多么珍贵,  
那一天你将属于我  
我将从你的怀抱中起飞。  
这是情感的象征  
或者是应有的苦恋,  
我返回把这枯萎的花  
放在你的胸前。  
在你的受伤的心中  
只能发出痛苦之声,  
象我在你面前的陶醉  
象我永属于你不离开。

S. 拉戴尔

——原注

两年之后,他的性格养成了好多高尚的习惯,而且在这方面他至少对自己作了正确的评价:如果他活着,只要时机多少对他有利些,他就能闻名于世。也许由于他太率直,他的价值已在这个地球上泯灭。

可怜的不幸的人;  
多少温馨的思绪和永恒的愿望,  
把他引向最后的时光!  
她的容颜美丽而温柔,  
她的秀发金黄而光泽,  
唯有一条崇高的伤疤使一弯蛾眉断开。

但丁<sup>①</sup>

---

① 按原书此节诗是意文,下有法文译文作脚注。此系据法文译出。——译注

## 第三十二章 关于亲近

爱情所能赋予的最大幸福,就是你第一次握你所钟爱的人的手。

相反,那种不正当的私情虽更实际得多,却也最容易不当回事。

在激情之爱中,亲近虽不是完美的幸福,却是达到完美幸福的最后一步。

但是,如果它没有留下什么记忆的话,那如何来描绘幸福呢?

莫尔蒂梅在一次漫长的旅行之后惴惴不安地回来了;他爱慕珍妮;而她没有回复过他写的那些情书。他一到伦敦,就骑马到她的乡间住宅去找他。他到的时候,她正在大花园里散步,他迅即跑到她跟前,心蹦蹦直跳;他见到她,她向他伸出了手,慌乱地接待了他:他意识到他已得到爱。在同她一起在花园的小径上漫步时,珍妮的长裙在刺槐林中曾被绊住。后来,莫尔蒂梅感到幸福满意,但珍妮并不真的钟情于他。我肯定地对他说,珍妮从来没有爱过他;他就对我叙述了他从欧洲大陆回来时她盛情接待了他,证明她爱他,但是他却谈不出哪怕是一点点细节。他只要看到刺槐,就感身上一凛;这确实是在他一生最幸福的时刻所留下的唯一清晰的记忆<sup>①</sup>。

---

<sup>①</sup> 《海顿传》,第228页。——原注

有一位感情容易冲动和性格直率的人,是一位老骑士,一天晚上(在加尔达湖上我们那只被大风浪拍击着的小船舱里<sup>①</sup>),向我吐露了他的恋爱故事的隐秘,不过我不能把他的隐秘公诸于世,但是我以为我可以从中得出这样的结论:亲近的时刻就像5月份那些美好的日子,对最美的花朵来说,就是最娇艳的时期,也是一个可能致命的和在一瞬间使最美好的期望变为绝望的时刻。

.....<sup>②</sup>

人们不会过于纯真自然。这是在像维特式的爱情这样严肃的事情上唯一可能的故作媚态,那时,人们不知道怎么才好;同时,由于令人高兴的巧合,那才是最理想的策略。难以意料的是,一个真正受了感动的男人在谈到那些令人着迷的事情时,他会说一种连他自己也不懂的语言。

男人若有一点矫揉造作就活该倒霉!甚至在他热恋时,甚至在他竭尽全部身心去爱时,他也会失去四分之三他的优势。人们难免会有瞬间的矫揉造作,一分钟以后,他就会得到粗暴冷淡的对待。

我觉得,整个恋爱的艺术,归结起来就是,准确地说出当时兴奋陶醉包含着什么,换句话说,就是听一听他的心声。不要以为这是非常容易的事;一个真正坠入情网的男人,当他的女友对他说些使他感到幸福的话时,他就没有气力说话了。

① 1811年9月20日。——原注

② “头一次争吵,伊凡奈塔夫人就让可怜的巴里雅克离开了。巴里雅克的确是个多情的人,这次离开使他感到绝望;但是他的朋友纪尧姆·巴拉翁——我写过他的生平——帮了他一次大忙,使高傲的伊凡奈塔夫人平静下来。双方和解了,并带来了令人非常愉快的气氛,以致巴里雅克对巴拉翁发誓说,他从他的情妇那里得到的最初的欢爱时刻,也没有像这种给人以快感的重归于好的时刻那样甜蜜。这通讲话把巴拉翁搞得神魂颠倒,他想体验一下他的朋友刚刚向他描述的这种欢乐,等等。”尼韦诺瓦著《几个行吟诗人的生涯》,第一卷,第32页。——原注

这样,他就失去了他的语言本可导致行动的机会<sup>①</sup>,而且他最好不要在不适当的时候说得过于甜蜜;十秒钟以前很得体的情形未能持续不去,就再难协调。每当我违背这个规律<sup>②</sup>,谈到一件在三分钟之前出现在我跟前的事情,而我觉得有趣的时候,莱奥诺尔都必然要顶撞我。在我出来时我就想:她是对的;这大概正是使一位爱挑剔的女人特别反感的事情;这是一种情感上的失礼。她们宁可像趣味低下的夸夸其谈的人一样,采取一定程度的软弱和冷淡。由于在社交界她们总担心情人们的欺骗伪善,又由于她是世界上最纯洁的人,所以在最微小的琐事上的不真诚就会立即剥夺掉他们的全部幸福,并对他们表示不信任。

正派的女人是厌恶激烈的和突如其来的举动的,尽管这是有感情的表现;激烈的举动除了使羞耻心感到惊恐之外,还会使她们进行自卫。

当某种嫉妒的或令人不快的情绪冷静下来时,人们一般都能够进行适当的谈话来使有益于爱情的那种陶醉感产生出来;而且,在经过两三个表明心迹的初步阶段之后,如果人们有机会准确地说出发自心灵深处的言语的话,那么就能给其所爱的人以最热烈的欢乐。大部分男人的错误在于,他们总是想说出那种他们觉得是有趣的、俏皮的、动人的话来,这样做不是为了使那种上流社会的呆滞拘谨的心放松,从而达到一种自然的亲近。如果人们有勇气如实地表达出那时所感受到的东西,那就会立即经由一种和解的方式得到报偿。

人们给予其所爱的人的,正是这种既来得快又不由自主的

---

① 这种胆怯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它证明在一个男人身上有一种激情之爱。——原注

② 大家记住,如果作者有时使用“我”这种表述方式,这是力求使这篇论著在形式上多样化。他绝无意于同读者诸君谈论自己的情感。他力图不是非常单调地让大家来分享他在别人身上观察到的事情。——原注

欢乐的报偿,这种强烈的感情高于一切。

如果人们表现得完全纯真自然,那么两个人的幸福会终于合为一体<sup>①</sup>。由于同情心和我们本性中其他一些规律的存在,简单说来,这就是世上存在的最大的幸福。

确定“纯真自然”这个词的词义实非易事,它是经由爱情获得幸福的必要条件。

人们把不背离习惯的行为称之为“纯真自然”。毋庸置疑,不仅永远不得向你所爱的人说谎,甚至也不容对真情进行稍许的美化和丑化。因为如果进行美化的话,注意力就会被美化所吸引,就不能像弹钢琴那样,如实地反应从他眼睛里显露出来的感觉。她会立即从中发觉她所体验到的、而我还茫然不知的冷淡,而他却还在那里想方设法大献殷勤。这难道不是造成人们不会去爱一个智能过于低下的女人所掩盖着的原因吗?因为在她的身旁,人们可以毫无顾忌地虚构,而虚构又是那么方便,成了习惯,就表现得没有了纯真自然。从这以后,爱情就不再成其为爱情,它降到了只不过是一种普通的交易;唯一不同的是,赚到的不是金钱,而是欢乐或虚荣,或者二者兼而有之。不过你很难不受惩罚地对一个女人那么虚情假意而让她感觉不到受了侮辱。他之所以还未把她抛弃只不过是还没有遇到比她更中意的而已。习惯或者誓言可以记住;不过我所说的是心灵的爱,它的“纯真自然”是在最大的欢乐中飞翔。

再回到“纯真自然”这个词上来,纯真的本性和习惯是两回事。如果有人在同样的意义上理解这两个词,那么显然,你越是感受得深,就越不是纯真自然,因为习惯对于存在和行动的方式不具有强有力的影响力,而人对每种情况的反应是各不相同的。一个冷漠的人的生活,其每一页都是相同的;你今天使用的,昨

---

<sup>①</sup> 要准确地使自己处在同样的行动之中。——原注

天使用的，总是那只同样粗笨的手。

一个感情丰富的男人，从他的心受到激荡时起，就不再自动地按习惯的轨迹来指导自己的行动了；他怎么还能沿着一条他不再有什么感觉的道路走呢？

他觉得他对他所爱的人说的每一句话都有极大的分量，他觉得一个字就会决定他的命运。他怎么会不力求说得更好呢？或者至少他怎么会不觉得他已说得很好呢？从那以后，就不再(rate)有率真纯朴了。因此，无需去追求什么率真纯朴，是从不反躬自问的人的特性。人就是人所能是的样子，而且人觉得人就是这个样子。

我认为我们现在已谈到了自然本性的最后本质，最高雅的心可以把在恋爱中说成是自然本性的最后本质的。

一个感情炽烈的男人好像唯一的本领就是在暴风雨中，信守海誓山盟，虽然丝毫也改变不了实际情况，却能正确地看出他的心；如果交谈是热烈的和断断续续的，他就能盼望着纯真自然的美好时刻到来，不然的话，只有在他不那么疯狂地爱着的时候才会表现得完全真实自然。

在自己所爱的人身旁，几乎不再有自然的“运动”，然而运动的习惯在筋骨中却是那么根深蒂固。当我把手臂伸给莱奥诺尔时，我总觉得我是走在一个会跌倒的地方，所以我想的是要稳稳当当地走。人们要注意，永远不故意装模作样；这足以令人信服地说明，缺乏纯真自然是最大的不利，而且很容易成为最大不幸的根源。你所爱的女人的心不再理解你的心，你就失去了以坦率交换坦率的那种强有力的和不由自主的运动。这也就是失去了打动她的所有方法，我几乎说是失去了能吸引她的所有方法；我不想否认，一个值得爱恋的女人会把那个长春藤的恰当的格言比做她自己的命运：长春藤若无依附必将枯死；这是一个自然规律，但是这对于使那个被爱的男人幸福的女人来说却是为了

她自己的幸福的决定性的一步。我觉得一个聪明的女子不会把一切都奉献给她的情人,除非她无须再考虑保护自己时。而对于你的心是否真诚产生最轻微的怀疑,都会使她立即产生出一点自卫力量,至少足以使她的退让再延续一天。<sup>①</sup>。

难道还需要再添上一句,为了使上述一切成为极荒唐的笑话,还要把它应用在情趣之爱上吗?

---

<sup>①</sup> 1819年1月15日。

## 第三十三章

只要有一点疑虑,总得平息下来,这就是造成时时刻刻都在渴望着激情之爱的原因,这也就'创造幸福的爱情生活的方法。由于总是提心吊胆,那么他的欢乐也就永远不会使他厌倦。极端的认真就是这种幸福的特点。

## 第三十四章 关于隐私

在上流社会,你把你的激情之爱吐露给一个亲近的男友,这比你平日多少表现得有点狂傲无礼要更快地受到惩罚。他知道,如果你说的都是真的,那你得到的快乐要超过他的一千倍,而这就会使他觉得你蔑视他。

这在女人之间还要更糟得多,因为她们的生活旨趣就是要唤起一种激情,而知己的女友通常也是要在同一个情人的眼前来表现自己的殷勤的。

另一方面,由于受这种激奋情绪的折磨,在上流社会里,精神上的需要就不如需要一个朋友更急迫了。在朋友面前,你可以对那些时刻耿耿在心的令人不快的怀疑进行一番推论,因为在这种极强烈的激情中,“一件纯属想象出来的事情,从来都是一件实际存在的事情。”

他在 1817 年曾写道,“萨尔维娅蒂性格上的一大毛病——在这方面,同拿破仑的性格截然相反——,那就是,在争论一种感情上的利害中,当某件事在精神上已经得到证明时,他还不能以此为基础,把它当作一件已经确定了的事实,而且不顾事实,这正是他的最大不幸,还要不断地把这件事重新提出来争论不休。”在奢求中是很容易鼓起勇气的。那种没有被要得到某种东西的欲望所控制的结晶又竭力加强着勇气;在恋爱中,结晶则是全力为那种人们必须勇敢地去对付的对象服务的。

一个女人既可能碰上一个毫无信义的朋友,也有可能碰上

一个对一切都感到厌烦的朋友。

一位 35 岁的王妃<sup>①</sup>, 由于必须干这干那和耍阴谋诡计等等而感到厌倦和饱受折磨, 而她的情人的不够热情也使她深感不快, 然而由于不能指望使她产生另外一种爱情, 只能让她去干毁灭她的活动。而且除了整天处于极度忧郁中之外, 没有其他的消遣, 所以她就非常可能去找一种消磨时光的事情, 也就是说一种娱乐, 一个生活目标, 以便把不幸变成一种真正的激情。这是一种她全无顾忌地感觉到的、对她来说是另外的一种激情, 而这时她的情人就睡在她身旁。

这是怨恨产生幸福的仅有的情况; 因为她得以消磨时光和有事可做。

最初, 享受到了做点事情的欢乐, 而所干的事情刚一受到上流社会的怀疑, 想成功的赌气就使这种消遣颇有诱惑力。对女友的嫉妒戴上了对情人怨恨的假面具; 不然的话, 人们怎么会疯狂地仇恨一个从未见过的男人呢? 人们并不否认自己有欲望, 因为首先承认自己有优越之处, 而且有许多讨好自己的人。而这些人能在宫廷里站得住脚, 仅仅因为他们能给情妇以笑料。

不讲信义的亲密女友, 能相信最卑劣的言行, 其唯一的动机很可能是为了不失去珍贵友谊。对一切都感到厌烦的女人则想, 在一颗被爱情及精神上的焦躁不安所折磨的心里, 友谊都会丧失活力; 与爱情相比, 这种友谊只可以通过交换隐私的知心话来保持。然而, 对于嫉妒来说, 还有什么比这类泄露隐私更可恶的呢?

在女人之间能被完全接受的唯一的東西, 乃是和以下这种说理的坦诚同时产生的东西: 我亲爱的女友, 在由我们的那些暴君使之流行的偏见促使我们进行既荒唐又无法逃避的冲突中,

---

<sup>①</sup> 威尼斯, 1819 年。——原注

你今天要是帮我的忙,明天我就会帮你的忙<sup>①</sup>。

在这种例外之前,还有一种真正友谊的例外,它产生于童年时代,而且从未受到任何嫉妒的污染。……激情之爱的隐私,只有在爱情上的那些多情的新手之间,以及在被好奇心和被想一试柔情所折磨的年轻姑娘之间才会被很好地理解,她们也许是受了本能<sup>②</sup>的驱使,因为本能告诉她们,这正是她们的终身大事,她们关心这种事是不会嫌太早的。

大家都知道,三岁的小姑娘就能非常好地表现着讨人喜爱的本分。

情趣之爱会被隐秘的知心话激起热情,而激情之爱则会因隐秘的知心话而变冷。

吐露隐私除了危险之外,还存在着困难。在激情之爱中,人们所不能表达的思想(因为语言要表达这种细腻的感情差异显得太粗鲁了),并不因此就不存在。只是由于它过于微妙精细,所以人们在观察时,更容易搞错。

一个非常容易冲动的观察者会看不清楚事实;他对于机缘巧合的事常判断错误。

更明智的做法也许就是信赖自己。今晚就请你用化名来撰写,但要写进全部有特点的细节,写你刚刚同你的女友俩人所说

① 见埃皮奈夫人的《回忆录》,热利奥特。

布拉格·克拉根福,整个摩拉维亚,等等地方。那里的女人们都非常聪慧,男人们则是打猎能手。那里,友谊在女人们之间非常普遍。这地方最好的时候是冬天;人们相继住在省里的官宦人家中,打15到20天的猎。一个非常聪明的人有一天对我说,查理五世曾合法地统治过意大利。因此,意大利人要想起义那完全是徒劳的。这位勇敢的男人的妻子曾读过德·莱斯皮纳斯小姐的书信集。

慈诺伊莫\*,1816年。——原注

\*按兹诺伊莫系捷克斯洛伐克摩拉维亚的城市。——译注

② 这是个大问题。我觉得,除了开始8或10个月的教育之外,只有一点儿本能。——原注

的话,写使你心绪不宁的难题。如果你在受着激情之爱的痛苦,8天以后,你将会变成另一个人。那时,当读你所写的经历时,你就会给你出一个好主意。

在男人之间,人数一旦超过两个,嫉妒就可能出现,礼节上要求交谈不得超乎肉体之爱;请看男人们晚宴结束后的话题就是证明。这是有人朗诵的而且带来无限欢乐的巴弗<sup>①</sup>的十四行诗,因为每个人都是按照字面的意义来接受他的邻座的赞扬和激动的,而他的邻座往往只不过是表示一下愉快和礼貌而已。佩特拉拉克的那些迷人的温情或者法国的情诗都是不合时宜的。

---

① 威尼斯方言有一种生动的关于肉体之爱的描写,这些描写距贺拉斯、普罗佩尔斯、拉封丹和所有的诗人有千里之遥。威尼斯的布拉蒂先生是这个时期我们悲惨的欧洲的第一位讽刺诗人。他尤擅长描写他的男主人公们的奇形怪状的肉体,因此,他经常被关进监狱。见《象》、《人》、《女巫》。——原注

## 第三十五章 关于嫉妒

当人们在恋爱时,对每个映入自己眼帘或印入自己记忆中的新的事物,无论是在一次辩论中和专心聆听各室的讨论中得到的,或者是在敌人的炮火下飞快地重建哨所时获得的,人们一想到告诉他的情妇,就总要再添油加醋,使之更臻完美;或者人们在寻求一种新方法,首先得觉得它用以使自己的爱情更进一步是极好的。

你的想象每进一步都会获得一刻快乐时光的报酬,对此觉得饶有兴味是毫不奇怪的。

在嫉妒产生的那一刻,同样的心理习惯虽然依旧不变,但却产生相反的效果。你添加在你所喜欢的对象桂冠上的每一种优点,如果她所爱的是另一个人,这非但不会给你带来无限欢乐,而且会反过来加重你的痛苦。一个声音向你喊道:这种欢乐多诱人啊,恰恰是你的情敌来消受<sup>①</sup>。

在你受到别的打击,使你无限伤心时,它们不是像以前那样向你提示一种增加她的爱的新方法,而是使你看到情敌占了新的上风。

你遇到一位在大花园里奔跑的美丽女子<sup>②</sup>,而那个情敌却由于他的那匹使他在 50 分钟跑了 10 英里路的骏马而大出风

---

① 这是一种爱情的狂热;你所看到的那种优点没有一样是为了他的。——原注

② 蒙塔尼奥拉,1819 年 4 月 13 日。——原注

头。

在这种情况下,那种狂劲就很容易产生;你再也记不起:在恋爱中,“占有并无意义,而享乐才是一切”;你过高地估计了情敌的幸福,过高地估计了由这种幸福产生的狂妄无礼,你的痛苦达到了极点,也就是说达到了因还抱有一点期望而更令人烦恼的极度的不幸。

唯一的治疗方法也许是严密地注视情敌的幸福。你将经常看到他安静地睡在那个女人在的客厅里。而你在街上远远看见每顶同这个女人戴的帽子相象的帽子时,都会使你的心脏好像停止跳动。

请你把他叫醒,表示出你的嫉妒就足够了。或许你最好是告诉他这个喜欢他甚于喜欢你的女人的价值,而他要是得到她的爱,那是他欠了你的爱情债。

对于情敌,中间道路是没有的,必须或者以尽其所能的最超脱的气派与他说笑,或者使他害怕。

由于嫉妒是所有痛苦中最大的痛苦,因此人们可能冒着生命危险去寻找一种惬意的消遣。因为那时我们的幻想还没有全部破灭和变得悲观(为上面所展示的过程);人们有可能会设想一个杀死这个情敌的计划。

根据人们绝不可能派部队给敌人的原则,你必须向你的情敌掩藏你的爱情,而且在一个谦虚的和尽可能与爱情不沾边的借口下,用极其秘密的口吻,以尽可能周到的礼貌,并以最平静最朴实的神态对他说:“先生,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竟会认定这样一位小姐信任了我;甚至竟蒙诸位认为我是她的恋人;如果您有意于她,您,我愿由衷地把她让给您,假如不幸我使自己在这当中扮演了一个可笑的角色。6个月以后,只要您乐意,就请娶她。但是今天,我不知为什么在与这些事情有关的荣誉上,迫使我以极大的遗憾告诉您,如果恰好您并没有正当理由期待

着该轮到您的话,那么我们中的一个就得死。”

你的情敌很有可能是一个感情并不丰富的男人,也许是一个很小心谨慎的男人,他一旦相信了你的坚决态度,就会急不可待地把那个女人让给你,只要稍微找个什么说得过去的借口就行。因此,你必须在你声明你的态度时要表现得轻松愉快,而把全部隐情掩藏起来。

这种由如此激烈的嫉妒所造成的痛苦,连虚荣心也无法帮助他承受下来,而通过我所谈的方法,你的虚荣心就有了依靠。假如你能可爱地蔑视自己,你也可能会惊叹自己很勇敢。

如果有人更愿意不把事情看得太严重的话,那就该到离开那里 40 里远的地方,找一个给你带来欢乐的舞女,就好像她的魅力已抓住了你,而你则好像已被接受。

只要情敌仅具有普通人的感情,他就会认为你已得到了解脱。

最好的办法常常是泰然自若地等待着情敌在那位被爱的对象身旁时,由于他自己笨拙的言行而失去影响力。因此,除非具有强烈的、逐渐培养起来的感情,和正值青春年华,不然一个聪慧的女子不会长久地爱一个平庸的男人<sup>①</sup>。对于有了亲近关系以后的嫉妒,还需要表现得很明显的若无其事和相机而行。因为许多女人虽然因被她们所爱的那个情人得罪了而生气,可她们还眷恋着这个男人。而对这个男人来说,他如表现出了嫉妒,那么假戏就会真做<sup>②</sup>。

我已开始谈到某些细节,因为在嫉妒的时刻,人们经常不知所措;很久以来书面的建议于人是有利的,而且,由于假装保持镇静看来十分重要,所以采取哲学论著的语气是恰当的。

---

① 见斯卡龙的短篇小说《塔兰特公主》。——原注

② 如塞万提斯在小说《粗鲁的怪人》中所描写的。——原注

由于你只有使你摆脱或者使你希望唯一的感情所构成的全部有价值的东西,才会对你产生影响,如果你终于让人认为你已觉得是无所谓的话,你的情敌就会突然消除敌意,解除武装。

假如你没有任何要采取的行动,而且能以寻求宽慰来消磨时光的话,那会在阅读《奥赛罗》中找到某种快乐;这会使人怀疑那些最具决定性的表象。你会高兴地把目光停留在这些语句上:

象空气一样轻的小事,  
对于一个嫉妒的人,也会变成天书  
一样坚实的确证。

《奥赛罗》第三幕<sup>①</sup>

我体会到,观看美丽的大海是令人快慰的。

从城堡向陆地方面望去,可以看到一片荒芜的群山:不过宁静明亮的黎明,给这种景象添上了一层令人愉快的色彩。另一边则是跳动着千万个银白细浪的光辉灿烂的大洋,浩浩荡荡欢快跳跃着一直延伸到天际。置身这种崇高宁静的氛围,即使最紊乱不安的心境也会引起共鸣,激起干一番善行壮举的雄心。

(拉梅穆尔的《新娘》,第1卷,193页。)

我发现了萨尔维亚蒂写的东西:“1818年7月20日。——我觉得,我经常毫无道理地在整个生活中有一种一个雄心勃勃的男子汉或者一个爱国者在战斗中所体会到的那种感觉,一种被派去守卫要害地区,或者被派往既无危险也无战斗行动的完全另外的岗位上的感觉。我很遗憾活了40岁度过了没有很深激情的恋爱年龄。我有过剧烈的痛苦,那就是我过迟地意识到我受了骗地度过了毫无生气的一生。”

<sup>①</sup> 无足轻重的琐事,在一个嫉妒者看来是与人们在福音书的语言中所得到的证据同样有力的证据。——原注

“昨天我同我所爱的女人度过了3小时,而且是同一个她要我相信已得到她垂青的情敌一起度过的。无疑,看到她那双充满情意的眼睛凝视着他,我是有很多时候感到酸楚的,而且,从她那里出来时,我平添了极其不幸的绝望。这是多么新奇的事啊!多么活跃的思想啊!多么快速的反应啊!尽管幸福属于情敌,可我的爱情是以怎样的高傲和怎样的快乐觉得超乎他的爱情之上啊!我想:那天我的双颊由于可耻的恐惧而苍白,只是我的爱情在受到嘲笑时做出的最少的一点牺牲:我还说什么呢,比如,我很走运,我把手伸进帽子里,拿出了两张小纸片中的一张,上写:“被她所爱”,而另一张写的则是:“立即死亡”;这种感觉与我是如此相吻合,所以没有妨碍我表现得神态自若,也没有妨碍我进行交谈。

“如果有人两年前对我讲述这些事情,我会毫不在乎。”

我在刘易斯和克拉克两位船长1806年在密苏里河<sup>①</sup>源头航行记的215页中读到:

“里卡拉人虽然很穷,但善良和宽厚;我们在他们的3个村子里生活了相当长的时间,他们的女人比我们所遇到过的所有其他部落的女人都漂亮;而且她们把一切都安排得妥妥贴贴而不让她们的情人焦急地等待。我们找到了这种事实的一个新例子:只要跑遍世界就足以看到一切都是变化无常的。在里卡拉人中,如果一个女人没有得到她的丈夫或者她的兄弟的同意就殷勤接待客人的话,那就犯了大忌。不过,兄弟们和丈夫们是很高兴有机会向他们的朋友们表示这点小的礼貌的。

“在我们一行人当中有一个黑人;他在这个头一次看见这种肤色的人的民族中引起了轰动。他立即成了异性的宠儿,而且,我们看到这非但没有引起嫉妒,而且那些丈夫们还很高兴他到

---

<sup>①</sup> 美国河流名。——译注

他们家里作客。有趣的是,在相当狭小的茅屋里面,什么都不加掩饰<sup>①</sup>。”

---

① 应该在费城建立一个研究所,专门从事搜集资料来研究处于未开化状态下的人,而不要等到这些稀奇的部落灭绝。

我清楚地知道有这样的研究所;不过只在表面上订有与我们欧洲科学院差不多的制度。(1812年在巴黎科学院作的关于丹德拉赫的黄道带的回忆和讨论)我注意到,马萨诸塞科学院,我以为,曾慎重地委托一位教士(贾伟思先生)作过一个关于未开化的人宗教生活的报告。这位神甫借此机会竭尽全力批驳一个名叫沃尔内的不信教的法国人。据神甫说,未开化的人有着最严格的和最崇高的信奉上帝的思想,等等。如果他居住在英国,这样一个报告想必够得上当一个科学院院士,可以获得300或400路易,而且会得到该地所有英国贵族们的保护。可是这是在美国!此外,这个科学院的荒唐使我回想起,那些自由的美国人不惜以最大的代价来研究画在马车门上的漂亮的纹章;使他们感到苦恼的是,由于那些马车油漆匠受的教育不多,所以经常使纹章错误百出。——原注

## 第三十六章 关于嫉妒续

关于谈到被怀疑在爱情上不专一的女人之所以离开你，是因为你未能促使她的结晶保持活力，而且也许你在她的心中仅仅是习惯在支撑着。

她之所以离开你，是因为她过于信任你了。你消除了担忧，使得对幸福爱情的一点小的怀疑都不可能再产生。你必须使她总是不放心，尤其是你要警惕那些保证是荒唐的和没有意义的。

你在同她一起生活的漫长时间里，无疑你会发现城里的或社交界的女人，哪些是她嫉妒而且更心有所惧的女人。那你就追求这种女人，但是，绝不可张扬你的追求，你应尽力把你的追求掩饰起来，而且要尽力设法做到这一点；你要相信，用憎恨的眼光能洞察一切。你在几个月里对所有的女人将会感觉到的那种深深的反感<sup>①</sup>，应该使你较容易地做到这一点。你要注意，处在你的地位，张扬情感的假象会把一切都弄糟：你要少去造访那位你所爱的女人，要适当饮点香槟酒。

为了评估你的情人的爱情，你要注意：

1. 越是从肉体的欢愉进入一种爱情的深层，进入从前已确定的亲密关系之中，就越容易不专一，尤其是越容易不忠实。这种情况尤其适用于结晶是在 16 岁时由青春时期的欲火所燃起

---

<sup>①</sup> 把用钻石装饰起来的树枝拿来同摘掉叶子的枯树枝相比较，这种对比会使记忆更强烈。——原注

的那种爱情。

2. 两个相爱着的人的爱好几乎从来都是不相同的<sup>①</sup>。激情之爱有其自己的发展阶段,在这些阶段中,两人彼此逐一相爱得越来越深。单纯的献献殷勤或者虚荣之爱常常与激情之爱相吻合,而确切地说是女方更满怀激动地爱着。不管两个情人中的一个感到的爱如何,只要一产生嫉妒,他就会要求另一个情人满足激情之爱的条件;而虚荣却把它假装成完全是一颗温柔的心所需要的。

总之,情趣之爱和激情之爱一样,在他的伴侣的心中都是丝毫也不会感到厌烦的。

一个聪明的男人在追求一个女人时,常常只需做到使她联想起爱情来,并且使她动心。她就会很好地接受这个给她以快乐的聪明的男人。于是他有了希望。

有那么一天,这个女人就遇上了这样一个男人,他使她感觉到了别人曾描述过的情景。

我不知道一个男人的嫉妒对他所钟爱的女人的心会有何影响。一个令女人厌恶的恋人产生嫉妒,如果那个被嫉妒者更讨女人喜欢,那么这种嫉妒定会激起一种无比的憎恶,甚至会一直发展成为仇恨。因为他只能嫉妒他能够嫉妒的人,这是德·库朗热夫人<sup>②</sup>说的。

如果她喜欢一个爱嫉妒而无权嫉妒的人,那么嫉妒就可能触犯了这种既难对付又难摸透的女性高傲的自尊心。嫉妒有可能博得表现高傲的女人的喜欢,她们把高傲当作一种向她们显

① 例如阿尔菲耶里对那位英国贵夫人(莱戈尼埃夫人)的爱情,她同她的仆人也谈情说爱,而且十分可笑地签珀涅罗珀的名。见《维塔》第二卷。——原注

(按珀涅罗珀是荷马史诗中奥德修斯的忠贞的妻子。——译注)

② 法国德·库朗热侯爵(1633-1716)的夫人。著有优美而风趣的书信集。——译注

示能力的新方式。

嫉妒有可能作为一种证明爱情的新手段而令人喜欢。嫉妒也有可能触犯一位极其尊贵的女人的羞耻感。

嫉妒有可能因为能显示出情人——“铁杆情人”的勇敢而讨人喜欢。要知道，这才是人们所喜爱的勇敢，而不是那种图伦内<sup>①</sup>式的勇敢，图伦内可以同铁石心肠相联系。

结晶原理的结论之一，就是一个女人对她欺骗了的情人永远不要说“是”字，如果万一她还想利用这个男人做什么的话。

这就是打算继续保有对她有利的对象的完美形象的办法。

宁可到远方去寻求，也不要死去，  
以善意的借口忍受，正是为了活着。

安德烈·谢尼埃<sup>②</sup>

在法国，大家都知道德·索迈里小姐的轶事，她被她的情夫当场抓住，却厚着脸皮否认一切事实，而且像别人那样大喊大叫，她对他说：“啊！我可真懂了，你不再爱我了，你更相信你看见的而不相信我对你说的话了。”

同一个你所爱慕的、但对你不忠的情人和解，那就意味着竭力忍受极大的痛苦把不断复燃的结晶毁掉。这时必须让爱情死亡，尽管你的心将会悲痛欲绝地感到它在垂死挣扎时的每一步伐。这就是这种激情和生命的最不幸的结合之一；你需要有力量只同她像朋友一样地相处。

① 十七世纪时法国的一位元帅。——译注

② 法国十八世纪最著名的诗人之一(1762—1794)。——译注

## 第三十七章 罗克桑娜<sup>①</sup>

说到女人们的嫉妒,可以说她们是多疑的,这方面她们比我们有过之而无不及。她们耗费很多时间在爱情上,而无法分心旁顾,尤其无法去检查她们的情人的行为。一个女人由于有了嫉妒心就会感到自己受到冷落贬低,就好像自己总是在追赶一个男人,总以为自己受其情人的嘲笑,尤其嘲笑她脆弱的激情。她也想变得残酷些,然而在法律上她不可能置她的情敌于死地。

因此,女人的嫉妒可以说比男人(如果可能的话)的嫉妒造成的感情创伤更厉害。她的虚弱无力的狂怒和自我蔑视<sup>②</sup>,像心脏一样不停地跳动。

我不知道有什么药方能治这么严重的、足以导致或者横遭死亡的毛病。人们可以在《宿命论者雅克》书中的波梅莱夫人的故事里看到法国的嫉妒。

拉罗什福科<sup>③</sup>说:“人们总是羞于承认有嫉妒心,而人们又以曾嫉妒过和能嫉妒为荣<sup>④</sup>。”那些可怜的女人甚至不敢承认她们曾经遭受过这类残酷的折磨,因为这太使她们显得可笑了。

① 罗克桑娜是拉辛的剧作《巴雅泽》中的女主人公,是一个既有丰富感情,却又十分嫉妒的女人的典型。——译注

② 这种蔑视是自杀的一个主要原因:自杀是为自己恢复名誉。——原注

③ 十七世纪法国著名伦理学家,著有《箴言录》、《回忆录》等。——译注

④ 见《箴言录》第495页。人们会承认——不用我每次指出来——著名作家们的许多其他的箴言。

我力图写的正是这类故事,而这样的箴言说的都是事实。——原注

这样痛苦的创伤恐怕是永远不会完全愈合的。

如果冷静的理念能用成功的希望来抵制幻想之火的话，我就会对那些由于嫉妒而遭到不幸的可怜的女人们说：“男人们的不忠实和你们的不忠实之间的距离是很大的。你们的这种行动有一部分是直接了当的，有一部分只是一种征兆。由于我们的军事学校教育的结果，在男人身上这种行动就没有什么征兆。而由于羞耻心的作用，这种行动相反在女人身上就是忠诚的最具决定意义的征兆。一个坏习惯则把它当作了男人的一种需要。在整个青春时期，那种人们在中学里称之为‘显赫人物’的事例，也使我们把我们的全部虚荣，我们的全部功绩都计算在这类成功中去了。而对你们的教育，则表现在相反的方面。”

至于说到作为征兆的那种行动的价值，比如说我有一次发脾气时，把桌子掀翻砸了我邻人的脚，使他受了极大的苦痛，但此事非常可能得到妥善处理，或者我做个让他打一记耳光的手势。

两性中不忠实的差别是非常实在的：一个恋爱中的女人可以原谅一次男人的不忠实行为，而一个男人就不可能。

这就是区分激情之爱和赌气之爱的最重要的经验；在女人心中，不忠实的行为几乎会扼杀一个男的而加倍爱另一个男的。

高傲的女人由于虚荣而掩饰着她们的嫉妒。她们同一个她们所爱慕的、她们唯恐失去的、而又明知在他眼里她们并不太叫人喜爱的男人一起度过许多沉默而冷漠的长夜。这大概是一种最痛苦的事，也是爱情中产生不幸的最多的一种原因。为了医好这些非常值得我们敬重的女人，这个男人就必须采取某种异常的和果断的措施，尤其是要装做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的样子。就好像 24 小时之后就要同她进行一次长途旅行。

## 第三十八章 关于出于自尊心的 赌气<sup>①</sup>

赌气是虚荣的一种举动；我不想让我的对手占了我的上风，而我却要利用这位对手来显示我的价值。我要在他心中造成深刻的印象。人们就是为了这么一点事情而表现得超乎情理之外。

有时，为了替自己的荒谬行为辩解，竟说是这个敌手有意要使我们受骗。

赌气是一种关乎体面的毛病，在君主政体时代是相当普遍的事，而在盛行按其是否有用来评价其行动的习惯的国家里，恐怕是极其罕见的，比如在美利坚合众国。

任何男人，尤其是法国人，对受骗上当都是深恶痛绝的，然而，那种旧法国君主制本性<sup>②</sup>中的放荡不羁，却在别的方面，即在卖弄风情和情趣之爱中，防止了造成巨大灾难的赌气。赌气只有在君主政体中才会生发出奸诈邪恶的阴谋，那里的社会风气使其性质更显得阴郁（葡萄牙、皮埃蒙特）。

在法国，外省人对本属上流社会中一个高雅男人所关注的

---

① 我知道，这个字(Pique)在这个意义上是不太符合法语含义的，但我找不到替代它的字。

意文是 Puntiglio，英文是 Pique。——原注

② 在大约 1778 年间，若是法律对不论什么人都照章执行的话，那么四分之三的法国贵族都得受法律制裁。——原注

事情,总是形成一种可笑的模式,随后,他们就耐心地、全神贯注地在那里观察是否任何人都跳不过这个坎。因此,他们的举止就无法自然,他们总是被弄得十分恼火,而这种疯狂表现也给他们的爱情添了笑料。有了妒意之后出现这种情况,在小城市里居住就是最难受的事了。因此当人们赞美她们中的某个女人的优雅处境时,你就必须想到这件事。连最宽容和最高尚的感情,也会由于接触了文明产物中最低劣的东西而变得无所作为。这些小市民专谈论大城市里的腐败堕落<sup>①</sup>,以至使人觉得他们是难以忍受的。

赌气不可能存在于激情之爱中,赌气属于女性的高傲:“假如我任凭自己受我的情人的欺侮,他就会瞧不起我,而且不可能再爱我”;或者说,赌气就是嫉妒得发狂。

嫉妒总希望它所惧怕的情敌死掉。而赌气的男人并不如此,他倒希望他的敌手活着,特别是作他获胜的见证人。

赌了气的男人很不愿意看到他的情敌放弃情场上的竞争,因为此人内心深处可能在傲慢地想:“假如我继续奋争这个对象,那么就是我占了他的上风。”

在赌气中,人们绝不是有什么明确的目的,只不过是為了获胜而已。这就是人们在巴黎歌剧院那些女子们的爱情中看到的情况;如果你把那个情敌撵走,那种简直是从窗户直扑进来的所谓感情,就会立即完结。

由赌气而产生的爱情,同激情之爱相反,顷刻即逝。只要对手以明确无疑的方式承认放弃争斗也就够了。然而我提出这个准则颇为踌躇,我只有一个这类例子,而且还给我留下了疑点。事情有如下述,读者可以去评判。唐娜·黛安娜是一个 23 岁的

---

<sup>①</sup> 由于他们在对别人时都把自己看作是警察,所以出于嫉妒,在那些关心爱情的人看来,外省的爱情不多见,而放荡行为则不少。意大利是比较幸运的。——原注

年轻女子,是塞维利亚那些最富有、最高傲的有产者之一的女儿。她无疑非常美,是有名的美人,大家都说她除了聪敏之外,更主要是非常高傲。她极热烈地爱着一个年轻军官,至少表面上是这样,而她的家里却不同意。这位军官同莫里洛一起去了美洲;他们曾不断地通信。有一天,在唐娜·黛安娜的母亲家里,一个蠢家伙当着许多人的面宣布那个讨人喜欢的年轻小伙子死了。所有的目光都转向了她,而她只说了这样一句话:“太可惜了,那么年轻!”就在那一天,我们恰好读了老马辛杰<sup>①</sup>的一个以悲剧方式结束的剧本,剧中的女主人公就是以这种表面看来平静的语调获悉了她的情人的死讯的。我看到那位母亲在发抖,虽然她表现得很高傲并怀着怨恨;而那位父亲则跑了出去以掩饰他的高兴。在这种情况下和面对着目瞪口呆的众宾客,唯一表现得平静如常的唐娜·黛安娜用眼睛瞪着这个愚蠢的报信者,继续同别人说着话,就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她那受惊的母亲则让她的女仆留意着她,但在她的举止中什么变化也没有发现。

两年以后,一个非常俊美的男子向她求婚。这一次还是那样,而且依然是同样的理由,因为求婚的人不是贵族,唐娜·黛安娜的双亲激烈反对这门亲事;她则坚持要嫁给他。于是在年轻姑娘和她父亲之间形成了一种出于自尊心的赌气。父亲禁止这个年轻男子进她的家门。也不再有人带唐娜·黛安娜出门到郊外去,几乎连教堂都不带她去;这家人千方百计地阻挠她去会见她的情人。他则乔装改扮,相隔一段时间就秘密地来看她一次。她越来越坚持己见,并且拒绝了许多最荣耀的婚姻对象,甚至连

---

<sup>①</sup> 英国十七世纪著名剧作家。——译注

拥有费迪南七世<sup>①</sup>王朝中的封号和显赫爵位的人都遭到她拒绝。满城都在谈论着这两个情人的不幸和他们那英雄般的坚贞。唐娜·黛安娜终于长大到法定的结婚年龄；她告诉她的父亲，她已有权自己决定自己的终身大事。她的家里被迫无奈，这才开始商议他们的婚事，当事情已确定了一半时，在两家的一次正式会谈中，这个坚贞不渝达六年之久的年轻男子竟拒绝了唐娜·黛安娜<sup>②</sup>。

一刻钟以后，他不辞而别。她则觉得松了一口气；她是由于赌气才爱的吗？或者是这颗伟大的心灵不屑于怀着悲痛在大庭广众面前出丑？

我曾经说过，激情之爱往往只有在使人产生一种出于自尊心的赌气时才会出现；那时，他表面上好像得到了他曾希望得到的一切，他的那些埋怨是可笑的，而且似乎很荒谬；他不能够把他的不幸吐露出来，然而他却不断接触到和证实这种不幸：我可以这样说：他的例证是同最令人愉快的和最能给人以动人幻想的情况交织在一起的。这种不幸在最温馨的时刻，才露出他那丑恶的头来，就像为了同情敌作对，使他既感觉到在他怀抱中的那个既迷人又冷漠的人正爱着他的极大幸福，又同时使他感觉到这种幸福永远不会是他的。这也许就是在有了嫉妒之后最残酷的不幸。

大家还记得，在一个大城市里<sup>③</sup>有一个温顺文弱的男子，受这类狂怒的驱使，杀死了他的情妇，而她只是为了同她的姐妹争

---

① 西班牙国王(1784-1833)，1808年即王位，不久法军占领马德里，他被扣留在法国，直到1813年才复位。——译注

② 每年都有许多起女子被这样卑鄙地抛弃的例子，我能体谅那些正派女人的不信任感。——米拉博，《致索菲的信》。舆论在那些专制的国度里是无能为力的：确实只有帕夏(爵爷)才有友谊。——原注

③ 里窝那(意大利地名)，1819年。——原注

风吃醋才赌气爱他的。一天晚上,他把她请到一条他自备的漂亮小船上两人单独到海上去游玩;船驶向远海,他触动一个机簧,小船裂了开来,永远消失了。

我曾见过一个 60 岁的男人,他表示要同伦敦歌剧院的一个最难捉摸的、最疯颠的、最迷人的、最出类拔萃的女演员科内尔小姐保持关系。有人问他:“那么你认为她会忠实于你吗?”“我一点也不知道,不过她爱我,也许会爱得发狂。”

她爱了他整整一年,而且爱得常常失去理智;她竟至连续三个月没有对他说过抱怨的话。而他却在他的情妇和他的女儿之间在许多方面造成了一种令人不快的关乎自尊心的赌气。

赌气在情趣之爱方面大获成功,它决定着情趣之爱的进展。这是人们用来更好地区分情趣之爱与激情之爱的经验之谈。一个年轻新兵到团队时,老兵总要对 him 进行教导,说如果你被安排在一家住着两姐妹的住宅里借宿,而且又希望得到她们中的一个的爱情时,那你必须向另一个献殷勤。在大部分西班牙年轻女子看来(而且她们都表示了有情有意),如果你想得到爱情,那你只要表现出诚意和谦逊就够了,因为你心里对于女房东还一无所知。我正是从那位和蔼可亲的拉萨尔将军那里得到这种有益的教诲的。这是对付激情之爱的最危险的方法。

在爱情发展成最幸福的婚姻之后,出于自尊心的赌气就会在这种最幸福的婚姻中接踵而来。许多丈夫就在结婚两个月之后有了一个小情妇<sup>①</sup>,却要在很长的岁月里检验他们妻子的爱情,他让他的妻子养成只想着一个男人的习惯,而且家庭里那千头万绪的羁绊也使得她难以招架。

如果在本世纪内和在路易十五王朝时期人们都知道有一位

---

① 见一个非凡的男人的忏悔(奥佩夫人的故事)。——原注

尊贵的夫人(德·舒瓦瑟尔夫人)热爱她丈夫这件事<sup>①</sup>的话,那是因为他似乎对她的姐妹格拉蒙公爵夫人产生了浓厚兴趣的原故。

最受忽略的情妇,一旦让我们知道她更倾心于另一个男人时,就使我们无法再宁静下来,而且在我们心中撒满各种激情的痕迹。

意大利人的勇敢是大发雷霆,德国人的勇敢是沉缅于一时的陶醉,西班牙人的勇敢是傲视一切。如果有一个国家,那里的勇敢经常表现为在每个连队的士兵之间,在每个师的团队之间那种为了自尊心的赌气,那么在被打败后丢失了据点的溃退中,就无法使这支军队的溃逃停下来。预见到危险并且力图加以解除,对这些高傲自大的残兵败将来说简直是笑话。

一位最受欢迎的法国哲学家<sup>②</sup>说,“只要打开在北美野蛮人中旅行的任何一种记述,就可以了解到,那些战俘通常的命运不仅仅是被活活烧死和被吃掉,而且在此之前还被绑在一根四周堆了木柴的木桩上,用凡是能够想象得出来的最残酷的和挖空心思的一切手法来折磨他好几个小时。有必要读一读旅行家们对那些骇人听闻的情景所作的叙述,他们目击了那些参与食人肉的人的欢快,尤其是妇女和孩子们那种发狂似的兴奋,以及他们对竞相施暴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令人难以忍受的快乐。有必要看一看他们所描述的战俘们的那种英雄式的坚毅和始终如一的镇静,他们不仅没有表现出任何痛苦,而且以更高傲的神态,更辛辣的嘲讽,更尖刻的挖苦同刽子手们对抗着和进行挑战;高声唱颂着自己的功绩,列举着他所杀死的那些围观者的亲友,历数着他使他们遭受的磨难,而且谴责所有那些懦弱地、胆怯地、无

① 见杜·德芳夫人书信集,洛赞回忆录。——原注

② 见沃尔内著《美国志》,第491—496页。——原注

知地围着他的人,使他们感到苦不堪言;直到一片片肉被刮下来,并由他亲眼看着被那些兴奋得发狂的敌人生吞活剥地吃下肚子,他拼着生命之所能,用他的声音作了最后的呐喊<sup>①</sup>。所有这一切在文明的国度里是不可思议的,对我们那些最无畏的近卫军的统帅们来说像是无稽之谈,而且终有一天后代子孙也会对它表示怀疑。”

这种生理学的现象是战俘心灵上的一种特殊状态,他在他自己为一方和以所有残杀他的人为另一方之间进行着一场自尊心的较量,下了一个对谁也不屈服的虚荣心的赌注。

我们那些正直的外科军医常常看到,伤员们在精神和感觉方面都很平静的情况下,会声嘶力竭地大喊大叫,反之,在做某些手术时,却表现出了灵魂的平静和崇高,假如用某种方法使他们有思想准备的话。这就是要用荣誉感来激励他们,首先用委婉的方式说服他们,接着笑着说些能刺激他们的反话,比如硬说他们不可能不大喊大叫就能忍受手术的痛苦。

---

<sup>①</sup> 一个习惯于这类情景、而且觉得如此才表现得像个英雄的人,可能只注意到灵魂的崇高,于是这种情景就成了最深刻的和跃居首位的却非出于主动的欢乐了。——原注

## 第三十九章 关于争吵中的爱情

这其中有两种类型：

1. 引起争吵者正处于恋爱中的类型；
2. 争吵者并未在爱恋中的类型。

如果两个情人中的一人，在他们两人都认为优越的方面，自己要优越得多，那么，对方的爱情必会消亡，因为惧怕对方蔑视自己，所以迟早都会使结晶突然中止。

再也没有什么像别人的优越感那样让凡夫俗子深恶痛绝的了：在当今的社会里，这正是产生敌意的根源；而如果我们之所以没有说残酷的仇恨都出之于这个根源，那只是因为有这类意识的人被隔开了并未在一起生活。只有在一切都顺乎自然的爱情中，特别是在那个占优势者的爱情中，优越感才用不着任何社交上的委婉措词来掩饰。

为了使感情能够存在，占下风者就得粗暴地对待对方，否则，对方关上窗子。另一方会以为受了触犯。

至于占优势者，他会产生幻想，他所感到的爱情，不仅不会冒任何风险，而且在他所爱的人身上的几乎所有的缺陷都使他觉得更有益。

这样，在有激情的，而且得到回报的爱情之后，具有同等条件的人之间，为了使爱情维持得长久，争吵中的爱情紧跟着就插进来了，而争吵的人并不会爱。我们将会关于贝里公爵夫人的故事中遇到这类例子（《杜洛回忆录》）。

有着建立在生活的平庸和自私之上,并且始终陪伴着男人直到进入坟墓的那种冷漠习惯的特性的爱情,可能比激情之爱还更持久。不过这不再是爱情,而是一种由爱情所养成的习惯,而且它除了一些回忆和肉体的欢愉之外已没有了那种感情。这种习惯必然意味着灵魂并不高尚。每天都会发生一些小的危机。“他会埋怨我吗?”这种疑问在激情之爱中总是充塞在想象中;每天都在想得到某种新的温情的证据。请看关于乌德托夫人和圣一朗贝尔的故事<sup>①</sup>。

可能高傲的自尊心不想养成这类兴趣的习惯,于是,经过几个月的风暴之后,高傲就扼杀了爱情。但是人们看到这种崇高的感情在消亡之前长时间地抵抗着。在幸福的爱情中的那些小的争吵,长时间地给那颗仍然爱着的、但却受到粗暴对待的心灵以假象。某些温馨的和解可能产生比较可以接受的转变。在某种内心感到悲伤和某种命运不幸的借口下,就原谅了你一直非常喜爱的那个男子;最终习惯了吵吵闹闹的生活。实际上,在激情之爱之外,在赌博之外,在拥有权力之外<sup>②</sup>,何处又找得到可与上述兴趣相比的来消磨时日的其他兴趣的源泉呢?如果那个对手突然死亡,人们会看到那个幸存者永远不会感到宽慰。这个原则左右着许多有产者的婚姻;受到责难的人不得不整天听别人谈论他们津津乐道的事情。

有一种虚假的争吵的爱情类型。我在一封一位无比聪慧的女人的信中援引出前面的第三十三章:

“只要有一点小的疑虑,总得平息下来,这就是造成时时刻刻都渴望着激情之爱的原因……由于总是提心吊胆,那么他的

① 埃皮奈夫人的《回忆录》,或者也许是马尔蒙泰的《回忆录》。——原注

② 尽管说的是某些伪善的部长,但权力仍是占第一位的欢乐。我觉得,唯有爱情可以胜过它,而爱情是一种幸福的疾病,不可能像获得一个部长职位那样获得它。——原注

欢乐也就永远不会使他厌倦。”

在那些性情粗暴的、或者缺乏教养的、或者具有极端残暴性格的人身上，这种需要平息下来的小的疑虑、这种轻度的提心吊胆，是通过争吵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如果被爱的人没有特别的敏锐的判断力，即一种严格教育的结果，那她就有可能在这种类型的爱情中找到很多的冲动，因此也找到许多乐趣；同样，如果有人以极大的敏感看到她的激情的第一个受害者——那个狂怒的人，她若不从此进一步去爱那是非常困难的。莫尔蒂梅勋爵在他的情妇那里最感遗憾的事情，也许就是她抛在他头上的蜡烛台。实际上，如果高傲谅解了而且接受了这类感情，那就应该承认，这类感情同烦恼——这是幸福的人的大敌——进行了一场残酷的斗争。

法国无与伦比的历史学家圣西门<sup>①</sup>说（见卷五，第43页）：

“贝里公爵夫人在有了多次短暂的艳史之后，真情地爱上了艾迪家族最小的子弟、比隆夫人的一个姨侄里奥姆。此人既无貌又无才；是个又矮又胖的小青年，一张肥胖而苍白的脸，长着许多粉刺，颇似一脸脓疮；他有一口漂亮的牙齿，却从未想过去激发一种瞬息间就会变得无法控制的情欲，并保持长久不衰。不过这却没有妨碍他多次短暂的艳遇和横向的趣味。他并不勇敢，不过他的众多兄弟姐妹也并不比他强。蓬斯先生和他的夫人——贝里公爵夫人的服饰女官，是他们的亲戚和同乡；他让这个曾是龙骑兵上尉的年轻人来这里料理某种事情。他刚一到，就受到了宠爱，而且成了卢森堡的主人。

“洛赞先生（里奥姆是他的小外甥）对他暗暗发笑；他欣喜异常，觉得他过去在卢森堡大郡主的那个时代要在这个年轻人身

---

<sup>①</sup> 此处指的是路易·德·卢弗罗瓦·圣西门公爵（1675—1755），著有《回忆录》41卷。——译注

上恢复了；洛赞给了他许多教导，而里奥姆这个温顺、知礼、谦恭、品德优良的少年则聆听着这些教导，但是他立刻就感觉到了他的魅力是有影响力的、他的魅力偏偏只能迷住那位郡主的不可理解的古怪想法。他并没有对别人滥用这种魅力，却让所有的人都喜欢自己；不过他对待公爵夫人就象洛赞先生对待大郡主一样。不久他就被最富贵的花边、最富贵的服饰打扮起来，戴着银饰、卷发、珠宝；他总是让她长时间地等着他。而且喜欢使郡主产生嫉妒，却好像是他自己在嫉妒；以至常常把郡主弄得哭泣；渐渐地，他把她搞得没有他的许可什么也干不了，甚至连无关紧要的事情亦复如此：几乎连她准备去剧院看剧也是这样，他就让她耽误了去看剧的时间；而另一些时候，他却不顾她的反对也要让她去；他强迫她讨好那些她并不喜欢的、或者她所嫉妒的夫人们；而得罪那些喜欢她并且是他所嫉妒的人。她连自己的服饰打扮都毫无自由；当她梳妆打扮停当时，他却以让她弄乱头发，或者让她另换服装来消遣，这是十分经常发生的事，有时还当着别人的面公开这样做，由于他惯于在晚上由他来安排第二天的衣着和事情，而到第二天他又全都变了，弄得郡主时常痛哭失声；后来，她竟至于要派她的贴身仆人传递消息给他，因为他几乎一到卢森堡就住下；这些传递的字条多次重复问他，她梳妆时应系什么带子，穿什么衣服及戴什么首饰等，而差不多他总是让她穿戴她所不愿意的衣物。如果她有时竟敢未经他的许可擅自处理一件最小的事情，他就像对待女仆那样对待她，使她常常一哭就是好几天。

“这位郡主是那么高傲，而且她又非常喜欢摆出一副傲视一切的样子来，现在却屈尊到跟他一起同那些不肯臣服任何君主的人一起吃很低级的饭食。她幼年时就认识的耶稣会教士里戈莱，同她一直保持着联系，他被接纳参加这类特殊的会餐，而他并没有因此感到丢人，公爵夫人也没有因此感到难堪；穆希夫人

是所有这些离奇的特殊情况的知情人；她和里奥姆召集宾客和挑选日子。这位夫人使情人们言归于好，这样的生活在卢森堡是完全公开的，那里的任何人都有求于里奥姆，而他也注意同所有人都和睦相处，但在公开场合，他独不善待郡主。在众人面前，他粗暴地回答她的问题，这使在场的人都垂下眼睛，使公爵夫人脸红，而她对他的感情丝毫不减。

对公爵夫人来说，里奥姆是一剂对付烦闷的灵丹妙药。

一位著名的妇人突然对波拿巴特将军<sup>①</sup>——当时这位年轻的英雄被光荣笼罩着，尚未犯下反对自由的罪行——说：“将军，一个女人只能做你的妻子或者是你的姐妹。”这位英雄不懂得恭维话；就用侮辱性的骂人话回敬了她。那些女人喜欢被她们的情人瞧不起，她们只爱他的残暴。

---

<sup>①</sup> 即拿破仑。——译注

## 第三十九章续 医治爱情的药方

跳下勒卡德<sup>①</sup>在古时是一个很恰当的形象化的比喻。其实,医治爱情的药方几乎是不可能有的。这不仅需要具有足以唤起人们注意来自卫的那种危险<sup>②</sup>,而且还需要具有——这是相当困难的——一种总是带着刺激性的危险时时存在,因为这样人们才可以敏捷地避开它,以便有时间养成总想着要自卫的习惯。我看只经历过一次 16 天的风暴,象唐·璜那样的风暴<sup>③</sup>,或者象科舍莱先生在摩尔人中遇到的那种灾难就足够了,否则必须极快地养成陷身危险的习惯。甚至当你处在距敌人二十步那样的地方时,你还会怀着更多的陶醉想到自己所爱的人。

我们曾不断重复,一个深深爱着的男人的爱情,对他所想象的一切,或者能“充分消受”,或者总“提心吊胆”,好像一切都在同他谈及他所爱的人。然而,消受和提心吊胆却构成一种非常有趣的占有,若同这种占有相比,所有别的东西都黯然失色。

一个想治好爱情病的情人首先必须永远站在他所爱的女人的一边,而所有那些殷勤有余而机智不足的情人们,必然作得恰好相反。

犹如以不对等的力量来制服全部极富魅力的我们以前称之

---

① 勒卡德是古时希腊的一个小岛,那里有一很高的悬岩,死刑犯常被从那里抛入海中,被称为“跳下勒卡德”。——译注

② 亨利·莫顿在克莱德河遇到的危险。见《古代的人类》,第四卷,224 页。——原注

③ 根据过分受颂扬的拜伦勋爵。——原注

为结晶<sup>①</sup>的幻想那样,这是极其荒廖的。

想治病的朋友必须记住,他必须把她的一切言行都吞咽下去,要尽其所能地否认他情妇的最明显的缺点和最难以容忍的不忠实。所以说,在激情之爱中,时过境迁,一切都能得到原谅。

对于理智和冷静性格的男人来说,在过了许多个充满激情的月份之后才会承认他的情妇的毛病<sup>②</sup>。

给人治病的朋友绝不要试图只简单而率直地就想使那个情人改变主意,他必须不厌其烦地对他谈论关于他的爱情和他的情妇,同时,用大量琐事缠住他。当独自旅行时,那就不是灵丹妙药了<sup>③</sup>,因为环境的变化使他更回想和对比自己所爱的人的柔情蜜意。而恰恰是我在巴黎的那些富丽的沙龙里,以及在被夸耀为最可亲的女人们身边时,我才感觉我最爱的是我那位住在罗马涅深巷中她那所小住宅里的、可怜的、孤寂的和悲愁的情妇<sup>④</sup>。

我紧盯着那个富丽沙龙里的那座华丽的大座钟,等待着她走出来,甚至冒雨去同她的朋友幽会的时刻到来。当我力图不再想她的时候,我才发现,环境变化正是记忆更增强的原因,虽不真切,不过这比人们到以前相遇的地方去追寻那些记忆要强得多了。

为了使分离也有益,给人治病的朋友就必须总在那里,以便让那位情人对他的恋爱结果进行尽可能周密的思考,而且他必须以冗长的或者不太合适的话竭力使他的思考变得令人厌烦;变成听起来总是老一套的办法:例如在有美酒的令人愉快的晚

① 只是为了节省篇幅。同时请原谅使用这个新词。——原注

② 多纳尔夫人和塞里尼,见杜克洛著《×××伯爵的忏悔录》。第68页注4:阿卜达拉赫将军在博洛尼亚之死。——原注

③ 我几乎天天哭泣(6月10日说的明确的话)。——原注

④ 萨尔维亚蒂。——原注

宴之后，要亲切而有感情些。

忘掉一个曾在她那里找到过幸福的女人是非常困难的，那是因为想象力不但唤起记忆而且还将其加意美化一番。

我还没有谈到自尊心这个既猛烈又灵验的药剂，不过它对温顺的心灵并不适用。

莎士比亚写的《罗米欧》的最初几场戏，形成了一幅令人赞赏的画面：那个心里忧郁地想着：“She hath forsworn to love(她发誓不再爱我了)”的男人，和那个由于幸福之极而大喊：“Come what sorrow can! (什么伤心事都不用怕了!)”的男人是迥然不同的。

## 第三十九章续完

她的热情将象缺油灯盏的火焰一样消逝。

拉梅穆尔,第2卷,116页

给人治病的朋友要十分警惕那些强词夺理的说法,比如说什么“得不偿失”等。要使结晶复活就得使他得到一次新的成功和新的欢乐。

在爱恋中是不可能有什么得不偿失的;眼前实际的欢乐总是值得的,再者,只是表面上看来像是作出了最大的牺牲。我看不出能有什么别的错误,除非缺乏坦诚;应该准确地指出他的心理状态。

给人治病的朋友只要从正面稍微伤害一下爱情,那位情人就会回答说:“作为恋人,即使他所爱的人对他很恼火,用你们那种商人的说法,仍然少不了有我一次彩票中奖的机会,而这种机会所能得到的幸福,比起在你们那个从冷淡和个人利害着想的圈子里,所能给予我的还要有价值一千倍。走运的人要具有很多的自负和小的虚荣,因为这样人家才会很好地接纳你。我并不责备那些在他们那个圈子里这样做的男人。不过,在莱奥诺尔身边,我发现了一个一切都是卓绝的、温馨的、宽厚的世界。你那个圈子里的最高尚的和几乎难以置信的品德,只不过是普通的和日常的品德。请让我想象一下我在这样一个人身边生活的幸福吧。虽然我清楚地知道,中伤损害了我的声誉,并且我不

再抱什么希望,但至少我为了她,放弃了我的报复心。

人们几乎是无法遏制住爱情的,除非是在刚开始的时候。除了快速的跑开和上流社会不得不进行的消遣,比如像在卡伦堡伯爵夫人那种情况下之外,还有许多小手腕是可以由给人治病的朋友加以利用的。比如,他能使你所爱的女人与同你争夺的对象不相干,让你不去考虑她给予你的情敌的礼遇和尊敬,那不过是不期而至似地呈现在你面前的。由于一切都可以是爱的表示,所以最小的事情都足以造成问题;比如,她没有把臂膀伸给你来扶她上楼到包厢去;这种被多情的心看得太重的愚蠢行为,由于把屈辱同形成结晶的每次判断都联系起来,损害着爱情的源泉。而且有可能毁掉爱情。

人家指责一个刻薄的女人有荒诞的、无法核实的错误;如果那位情人能证实这种指责,甚至当他发现那是有充分的根据时,她就会被那种想象所吞没,而且他会立即不再露面。惟有想象会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当亨利三世说著名的蒙特庞西耶公爵夫人的坏话时,他自己知道得很清楚他说的是什么。

因此,对于一个有人告诫她要警惕爱情的少女来说,尤其需要警惕的正是这种臆想。在她的头脑里庸俗越少,她的心灵也就越高尚和宽厚。总之,她越是值得我们尊重,她所冒的危险也越大。

对于一个年轻的女子来说,容忍她总是反复地、而且过分心满意足地怀念着同一个人,那永远是有害无益的。如果感激,赞赏,或者好奇都联系在一起加强这种怀念,那么几乎可以肯定她是到了悬崖的危险边缘上。对习以为常的生活越是厌烦,那些名之为感激、赞赏、好奇的毒药就越剧烈。紧接着就会出现一种迅速的、敏感的和强烈的意惹情牵。

所以一开始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差不多成了能博得一个聪慧的女人来尊重自己的可靠手段。

## 第四十章

一切爱情，一切幻想，在个人身上都表现为 6 种不同色彩的气质：

多血质的人，或者法国人，或者德·弗朗奎伊先生（见埃皮内夫人回忆录）；

肝火旺的人，或者西班牙人，或者洛赞（圣一西门回忆录中的佩奎朗）；

忧郁型的人，或者德国人，或者希勒的唐·卡洛斯；

神经质的人，或者伏尔泰；

运动型的人，或者克罗托内的米龙。

如果说气质的作用在野心、贪婪、友谊等等方面可以使人感觉到，那么在有着身体所强加的混合物的爱情方面会是什么呢？

我们想，一切爱情都可以同我们所已举出的四种形式相吻合：

激情之爱，或者如查理·德坦吉，

情趣之爱，或者寻花问柳，

肉体之爱，

虚荣之爱（一个公爵夫人，在一个平民看来永远只有 30 岁）。

这 4 种爱情都有着与六种气质所诱发的幻想的那些习惯相一致的六种形式。蒂贝尔<sup>①</sup>就不曾有亨利八世那种疯狂的幻

---

<sup>①</sup> 蒂贝尔是纪元前后罗马的第二个皇帝。——译注

想。

再者,我们经由各种不同习惯所获得的一切组合,取决于不同政体或者民族特性。

1. 亚洲的专制主义,比如在君士坦丁堡所见到的;
2. 路易十四时代的君主专制制度;
3. 用宪章掩盖着的贵族专制,或者为富人服务的国家政体,如英国,一切都遵循圣经的道德规范;
4. 联邦共和国,或者为全民服务的政府,如美利坚合众国;
5. 立宪君主制,或者……
6. 一种革命态势,如西班牙、葡萄牙、法国。这种赋予所有人以激情的国家的形势,把合乎自然的东西注入习俗之中,摧毁愚昧无知、传统道德、荒唐的礼仪<sup>①</sup>,让青年们有严肃认真的态度,并且让他们蔑视虚荣之爱和摒弃风流淫乱。

这种情形可以保持很长时间,形成一代人的习惯。在法国,它始于 1788 年,到 1802 年曾中断过,而于 1815 年又重新开始,天晓得何时会结束。

在所有这些对爱情所作的一般考察之后,还有着年龄上的差异,最后才表现出个性来。

比如,人们可以说:

在德累斯顿,在沃尔茨泰因伯爵身上,我曾发觉了虚荣之爱、忧郁的气质、君主制的习惯,30 岁的年龄,以及……个性。

这种观察事物的方法简明扼要,但让那个将要对爱情作出决断的人头脑冷静既是最重要的也是非常难办的。

然而,正如在生理学中,人若非通过比较解剖学,对自己就会一无所知。在感情中亦复如此,虚荣和许多别的错觉的原因,

---

<sup>①</sup> 罗兰部长的无扣鞋:“啊!先生,一切全完了”杜穆里耶回答说。在皇家舞台上,议长交叉着双腿。——原注

使我们不可能通过我们在别人身上看到的缺点而得到启示。如果要使我这部论著偶然有实用价值,那就是去引导人们的头脑进行这类比较。为了进行这样的比较,我这就试着描述一下在各个不同的国家里,某些爱情性质的一般特征。

假如我经常提到意大利的话,我恳请诸君能谅解我,因为在欧洲风俗习惯的现实中,意大利是我所描写的那种植物唯一能自由生长的国家。在法国,是虚荣;在德国,是一种疯狂得笑死人的所谓哲学;在英国,一种羞怯的、痛苦的、怨恨的自尊在折磨它、抑制着它,或者使它采取一种怪异的指导系统<sup>①</sup>。

---

<sup>①</sup> 大家可能只会看到这部专著根据利西奥·维斯孔蒂在其旅途中看到的、发生在他眼前的小故事而写成的片段事实。而大家在他的日记中则可以找到叙述完整的所有这些故事;也许我应该把它们都编进去,不过觉得那并不太合适。最早的笔记注有1807年柏林的日期,而最后的笔记是在他去世之前的几天,1819年6月。有些日期被故意篡改了,以便不泄露秘密;但这只限于所有我改过的地方;我并不认为我有权改变其文体。这部书是在一百个不同的地方写成的,但可以同样地来阅读。——原注

## 第四十一章 各国与爱情有关的情况 关于法国

我尽量避开我个人的感情而只作为一个冷静的哲人。

由只具有虚荣心和肉欲的可爱的法国男人教育出来的法国女人,比起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女人来,就是些不那么活泼、不那么精力充沛、不那么勇敢大胆,特别是不那么招人喜爱和感情不那么强烈的人了。

一个女人是否强有力取决于她能惩罚她的情人痛苦到什么程度。然而,当人们只有虚荣心时,任何女人虽都对他有用,但并非不可缺少;令人得意的成功靠的是征服而不是维持。当人们只有肉欲时,他就去找妓女,这就是为什么法国妓女有魅力,而西班牙妓女则非常糟糕。法国妓女可以给许多男人同正派女人所给的同样的幸福,也就是没有爱的幸福。而始终有一种东西是一个法国男人比他的情妇更加重视的,那就是他的虚荣心。

一个年轻的巴黎人把一个情妇视为奴仆,特别是为了满足他的虚荣心。如果她反抗这种统治她情感的支配,他就会离开她,而且这只会使他更洋洋自得,同时他还告诉他的朋友们他有多么优雅,多么不留情地把她抛弃。

一位熟悉其国家的法国人(梅朗)说:“在法国,伟大的情感同伟大的人物一样罕见。”

对一个法国人来说,当全城都知道他成了被抛弃的、失恋了的情人时,其滋味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这在威尼斯或博洛

尼亚再普通不过了。

要在巴黎找到爱情,就需要深入到下层去,那些阶层的人缺少教育和没有虚荣心,为生活的需要进行的拼搏使他们精力旺盛。

听任自己巨大的愿望不能满意地实现,也就是让别人看低自己,这在法国是不可能的事,除非是那些最底层的、最无能的人。这样会招来最糟不过的笑话:于是,在那些惧怕他们心上人的年轻人的嘴里,就会听到许多夸大其词的吹捧。极端而明显地惟恐被别人看低成了外省人谈吐的准则。我们就看到有一位这样的人,在刚获悉德贝里公爵大人被杀的消息时就回答说:我已经知道了<sup>①</sup>。

在中世纪,这种危险感已浸透了人们的心灵,如果我没弄错的话,那是十六世纪男人们那种非凡的优越感的第二个原因。如今在我们身上那种罕见的、荒谬的、危险的和常常是矫揉造作的古怪劲,在当时是大家所共有的和毫不掩饰的。在这种危险还常常显示出它的铁腕来的国家里,象科西嘉<sup>②</sup>、西班牙、意大利,还有可能产生出伟大人物来。而在这每年都有三个月酷热难熬的气候里,只不过是无处施展那种活力而已,在巴黎,我担

---

① 这是历史事实。许多人十分好奇但听到这个消息却感到颇不自在:他们担心显得自己不如告诉他们这个消息的人。——原注

② 见雷亚利埃—杜马先生回忆录。科西嘉,人口 18 万,不足法国大多数省份的一半,在近代产生出萨利瑟蒂、波茨措—迪—博尔哥、塞巴斯蒂亚尼将军、塞尔沃尼、阿巴图西、吕西安、拿破仑·波拿巴特、阿雷那。而有 90 万人的北方省,就比这张名单差得远了。这是因为在科西嘉,任何人从家里出来,都可能遇到枪击;而科西嘉人并没有真正笃信基督教,而且尽力自卫特别是复仇。这就是为什么会产生出拿破仑式的人物来。那里距一个侍从如云的王宫是太遥远了。连费内隆在同 12 岁的爵爷本人说话时,也不得不尊一声爵爷。见这位伟大作家的著作。——原注

心的正是这种活力本身<sup>①</sup>。

我们的许多年轻人,虽然在蒙米赖或布洛涅森林里是那么勇敢,可是却害怕爱情会失败,而且确实是由于胆怯,这些20岁的小伙子在看见一个他们觉得很美的年轻姑娘时而逃开。当他们回想起他们在小说里读到的一个情人所该做的事情时,他们会感到不知所措。这些冷漠的人从未想到,一旦大海起了波涛,感情的风暴就会鼓起船帆,给船以征服波涛的力量。

爱情是朵艳丽的鲜花,但是你必须要有勇气到险峻的悬崖边缘上去摘取它。除了荒唐可笑的事之外,爱情总是伴随着被自己所爱的人抛弃的失望,而其整个余生除了一片死寂则一无所剩。

文明的完备把十九世纪所有温馨的享乐同最经常存在着的危险联系在一起<sup>②</sup>。由于危险经常发生,私生活方面的享乐会无限扩展。我说的绝不仅是那种军事危险。我期望不管什么时间、也不论什么形式,都有这种危险来威胁生存的乐趣,这正是中世纪生活的基本要素。经过我们的文明所粉饰了的那种危险,非常妥善地同最令人厌恶的性格上的懦弱结合成了一体。

我在奥梅拉先生<sup>③</sup>写的《来自圣赫勒拿的声音》中看到一位

① 在巴黎,要想过得高尚,必须注意一百万件小事。然而这里有一件截然相反的意见。在巴黎,累计已有许多女子因爱情而自杀,超过整个意大利的所有城市。此事使我非常关注;我并非要知道暂时的回答,这未改变我的看法。也许死亡这时对法国人来说似乎算不了什么,极度文明的生活既是如此令人厌倦,那么人们就宁愿用枪打碎脑袋自杀来逃避虚荣的不幸了。——原注

② 我赞赏路易十四时代的风尚:人们常常或时隔三天就从马尔利的沙龙转到塞内夫和拉米利的战场上去。妻子们、母亲们、情人们都不断地为他们担着忧。见塞维尼夫人通信集。危险的存在在语言中留存着一种力量和一种我们今天不敢再尝试的直爽;但德·拉梅特先生还是杀了他妻子的情夫。如果某个瓦尔特·司各特为我们写一部路易十四时代的小说,我们一定会惊诧不已。——原注

③ 奥梅拉是一位英国外科医生(1786—1836)是被囚禁在圣赫勒拿的拿破仑一世的医生,写过有关拿破仑被囚禁情况的回记录。——译注

伟人<sup>①</sup>这样的话：

“如果有人命令缪拉<sup>②</sup>：你去把靠近教堂钟楼平面上的七八个团的敌人消灭掉；他于是立即疾驰而去，后面跟着一些骑兵，而那些团的敌兵即刻被击溃、杀戮、消灭。如果任他自行其是，那他只会是个没有判断能力的白痴。我还是无法想象，为什么一个这么勇敢的人会这么懦弱无能。他只有在敌人面前是勇敢的；而且有可能是全欧洲最杰出和最大胆的战士。

“他是一个英雄，一个萨拉丁<sup>③</sup>，一个战场上的狮心王理查<sup>④</sup>：让他做国王，让他坐在一个会议厅中，他就只会有一个既优柔寡断也没有判断力的懦夫。缪拉和内伊<sup>⑤</sup>是我认识的最勇敢的人。”（奥梅拉，第二卷，94页）

---

① 指拿破仑一世。——译注

② 缪拉是拿破仑一世的妹夫，法国元帅（1767—1815），曾作过那不勒斯国王。——译注

③ 萨拉丁是中世纪埃及、叙利亚、也门和巴勒斯坦的苏丹，最著名的穆斯林英雄。——译注

④ 理查是英格兰国王（1157—1199）以勇武著称，并无政绩，是个传奇中的英雄。——译注

⑤ 内伊（1769—1815）拿破仑一世手下最著名的元帅，骁勇善战的传奇式英雄。——译注

## 第四十二章 关于法国续

请允许我再说一点关于法国的不中听的话。读者不要担心我会因讽刺文章而受到惩罚；如果这部论著有了读者的话，那么我的这些辱骂就会使我成百倍地得到回报；民族的荣誉在警惕着。

在这部书中法国占有重要地位，因为巴黎有它在社交和文学上的卓越地位，它现在是，将来也会永远是欧洲的社交沙龙。

早上寄往维也纳和伦敦的短信有四分之三是用法文写的，或者全部暗语和引语也是用法文写的<sup>①</sup>，天晓得写的是什麼。

就伟大的激情而言，我似乎觉得，有两方面的原因使法国丧失了其独特性：

一、真正的荣誉或者期望仿效巴亚尔<sup>②</sup>，以便赢得世人的尊敬，并且让我们的虚荣心每天都得到满足。

二、愚蠢的荣誉或者极欲仿效巴黎上流社会的高贵的人进入一个沙龙的办法、对一个情敌表示不屑一顾、同他的情妇闹不和睦等。

愚蠢的荣誉，首先是因为其本身能够被蠢人所理解，而且又因其适宜于每天的、甚至每时每刻的行为，所以较之使我们的虚

---

① 那些最认真的作家都认为，在英国，引用法语字句才有一种骑士风度，而这些字句根本就不是法语，因为用的是英语语法。见《爱丁堡评论》的编辑们的文章；又见普鲁士倒数第二个国王的情妇利希特瑙伯爵夫人的回记录。——原注。

② 巴亚尔（约 1473——1524），法国军人，是个身经百战、屡建战功的英雄。——译注

荣得到快愉的真正荣誉还要有用得多。我们看到在社交界,那些没有真正的荣誉,而只有愚蠢的荣誉的人倒非常受欢迎,反之则不可能。

上流社会的风气是:

一、以嘲弄的态度来对待任何重大的事情。从前的真正上流社会的人不可能被什么事情深深地打动,那是再自然不过的了;他们无暇顾及于此。呆在乡间就会改变这种情况。况且,对一个法国人来说,让别人把自己看成是个仰慕别人的人<sup>①</sup>,就是说是低人一等的人,那可是违反自然的,这样不仅低于他所仰慕的人,而且还被看成就是如此,甚至要低于敢于嘲笑他所仰慕的人的那个别人。

在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则相反:仰慕钦佩别人完全是善意的和幸福的;在那里,仰慕者为他的激动而自豪并觉得那个喝倒彩者可怜;我没有说嘲笑人者,这在那些可笑的人错过了幸福之路而又不模仿某种生存方式的国家里,是一个很难存在的角色。在南方,不信任以及对极端愉快被扰乱的恐惧感,导致对奢侈的享受和排场天生的羡慕。请看马德里和那不勒斯的宫廷;请看加加的斯的“funzione”(意文:宗教仪式),简直到了发狂的地步<sup>②</sup>。

二、一个法国人,如果他不得不独自生活,就会自以为是最不幸的和几乎是最可笑的人,然而,没有孤独何来爱情?

三、一个感情丰富的男人只想着自己,而一个勤于思考的男人则只想着别人,更有甚者,1789年前,在法国,个人安全只有

---

① 时尚的赞美,如1775年左右对休谟的赞美,或1784年对富兰克林的赞美,没有不同意见。——原注

② 森普尔先生在西班牙的旅行记;他描绘得逼真、人们会觉得描述的是在遥远的地方听到的特拉法尔加战役,给人的深刻印象。——原注

参加一个团体才有保证,比如法官、律师等的职务<sup>①</sup>,受其团体其他成员的保护。因此,你周围的思想就成了你的幸福的不可分割的和必不可少的部分。这在宫廷里比在巴黎还更千真万确。不难察觉到,实际上,这些习惯正在退化,不过还将由法国人再持续一个世纪伟大的激情。

我好像看见一个男子从窗户上跳下去,但仍力图落到路面时姿态优雅。

感情丰富的男子就像他一样,而不像别人,这是法国一切荒唐的根源,再者,他触犯了别人,这给荒唐又添了双翼。

<sup>①</sup> 见格林的通讯,1783年1月。

“先生卫队里的上尉 N……伯爵,在新剧院开幕的那天,因楼上包厢客满未找到座位而恼怒,他非常恶劣地竟然抢夺一位有修养的检察官的座位,这位佩尔诺先生则决不相让。“你占了我的座位。”“我坐的是我的位子。”“那你是干什么的?”“我是 6 法郎先生……”(这是这种座位的票价)。于是话越说越激烈,互相辱骂,用肘推搡。这位伯爵越来越粗暴,甚至把这位可怜的法官当作小偷,以至于命令值勤警卫抓起这个人,并把他带到卫队去。佩尔诺先生无比的自尊依从了他,他一出来便到警察局去提出控告。严厉的卫队——他荣幸地是卫队成员——一定要把此事追查到底。此案刚由最高法院裁决。这位伯爵先生被判处负担全部诉讼费,向检察官赔礼道歉,向他付两千埃居的损害赔偿费,他同意把钱用于裁判所附属监狱里的那些可怜的被关押的人;此外,还明确地命令那位伯爵不得再假借国王的命令来滋扰演出等。这个事件引起了轰动,引起公众极大兴趣:整个司法界认为一个王室侍从竟敢欺负人而感到受到侮辱等。这位伯爵先生为了让人忘记他闯的祸,跑到圣一罗什兵营寻找机会去了。有人说,他不可能比以前干得好,倒不是他无能,而是他受了打击造成的处境。请设想倘若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哲学家,而不是那位佩尔诺先生该当如何。决斗要起作用。

贝格林的著作,第三部,第二卷,102 页。

请看稍后第 496 页,有一封博马舍的相当合乎情理的信,他拒绝给予他的一个朋友为看《费加罗》向他要求的围有栅栏的包厢。只要有人相信,这个回答是向公爵讲的,就会引起轩然大波,而且有人还谈到严重的惩罚。当博马舍声称,他的信是给德·帕蒂议长先生的,人们就只能一笑了之。从 1785 年到 1822 年已距今很远! 我们不能理解这种感情了,而我们想涉及到这些人的类似的悲剧,我们还会看到! ——原注

## 第四十三章 关于意大利

意大利的幸福是受着一时灵感的影响的,这种幸福德国和英国多少也能分享一点。

再者,意大利是一个有益于中世纪各共和政权那种美德盛行的国家<sup>①</sup>,并没有被只适用于国王们<sup>②</sup>的荣誉和道德所取代,而真正的荣誉却开辟了通往愚蠢的荣誉之路;养成了老是思考别人会对我的幸福会形成什么概念的习惯。感情上的幸福不可能是虚荣心的目标,因为它是不可见的<sup>③</sup>。作为这一点的证明,

---

① G. 彼基奥写给在自由的西班牙的一位漂亮的英国年轻女士好多封热情洋溢的信,这位女士是一个中世纪的人,但并未复活,彼基奥却始终认为她是活着的,他在第 60 页上写道:

“西班牙人追求的目的并不是荣誉,而是独立。如果西班牙人仅仅是为了荣誉而战斗,那么,这场战争在图德拉战役之后就该结束了。荣誉是一个古怪的东西,一旦被玷污就完全丧失了行动的能力……西班牙前线的部队对荣誉也抱有偏见(也就是说,它是现代欧洲的事),因此也就认为,丧失了荣誉,所有一切也就不复存在,如此等等。”——原注

② 有一个人在 1620 年时不停地而且奴性十足地说着:“国王,我的主人”时感到很荣耀(见诺阿耶、托尔西和所有路易十四的大使们的回忆录);这很简单:用这样一句措词,他就表明了他在那些臣民中所处的地位。他从国王那里获得的这个地位,就在这些人的注视和尊敬中代替了他在古罗马时从他的同胞的舆论中所获得的地位,而他的这些同胞曾看到他在特拉西梅诺湖战斗过并在古罗马广场演说过。人们摧毁了绝对君主制,同时也就摧毁了虚荣和他的那些叫做“应景”的过激著作。莎士比亚和拉辛之间的争论只不过是路易十四和(1814 年的)宪章之间的争论的一种形式而已。——原注

③ 人们只能在未经思考的行为方面去估价它。——原注

法国乃是世界上最少经过恋爱而结婚的国家<sup>①</sup>。

意大利另外一些优越之处是,在一个美妙的人世间的那种无比的闲适,这使它对任何形式的美都有感受力。这是一种极端的然而却是合乎情理的怀疑态度,增大了孤独感,也使亲密关系的魅力倍增;人们不读能给时尚以更多影响的小说类的读物和几乎所有的读物;但对音乐的激情能在心灵中激起一种与爱情的冲动十分相似的冲动。

在法国,大约在 1770 年,并不存在什么多疑现象;相反,在公众看来,生存死亡都是合乎常规的。而且就像卢森堡公爵夫人同一百个朋友是亲密之交,却并没有真正的亲近关系和友谊。

在意大利,由于情欲并不是非常罕见之事,所以并不荒唐可笑<sup>②</sup>。而且人们在沙龙里就可听到高声引述着关于爱情的普通格言。公众都知道这种毛病的症状和发病周期,而且对它十分注意。有人对一个被抛弃的人说:你虽然在 6 个月里陷入失望的苦恼中;不过接着你就会像某人某人一样重新获得爱情。

在意大利,公众的评判是激情的非常谦卑的奴仆。真正的欢愉在那里要胜过他们在别处掌握的社会权力;这很简单,由于社会几乎没有给人提供欢愉,因而他们既无暇去享有虚荣,也宁愿自己被帕夏忘记,所以社会几乎没有权威。感到烦恼的人严厉地责怪多情的人,但人们却嘲笑他们。在阿尔卑斯山以南,社会就是个没有牢狱的专制暴君。

在巴黎,由于荣誉利用手中之剑,或者可能的话就用口舌来保卫取得已获承认的一切重大利益的所有途径,所以避开冷嘲

---

① 奥尼尔小姐、库兹夫人和英国大多数有名的女演员,为了阔气地结婚而离开了剧院。——原注

② 人们对妇女卖弄风情是容许的,但爱情却使她们十分可笑。这是睿智的神父吉拉尔 1740 年在巴黎写的。

热讽更为合宜。许多年轻人则拿定了另外的主意,他们自称是让-雅·卢梭和斯塔尔夫夫人学派。既然讽刺已经变成一种普遍的手段,那它必须表现出情感。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位叫佩泽的人,像达林吉尔那样写作;此外,从1789年以来,各种事件更有利于实用或个人的感觉,而不是荣誉或舆论权威;议会里的情景是教人学会辩论,甚至开开玩笑。国家变得严肃,风流丑闻就会丢失地盘。

作为一个法国人,我必须说,能使一个国家富裕的不是很少几笔大财富,而是大量的中等的财富。通览所有国家,激情很罕见,而风流韵事却有许多温文尔雅和精巧手腕,因此在法国也就有许多的幸运。这个伟大的国家,世界第一流的国家<sup>①</sup>,在爱情方面和智能方面是相等的。1822年,我们确实没有穆尔、没有华特·司各特、没有克雷布、没有拜伦、没有蒙蒂,也没有佩利科<sup>②</sup>;但是在我们国家,那种开明的、受人欢迎的和具有那个世纪光辉水平的精英,比英国和意大利还要多。所以,我们的议会在1822年的辩论,比英国议会的辩论更为高明;当一个英国自由党人到法国来时,我们十分惊奇地发现他有许多哥特人的见解。

一位罗马艺术家从巴黎写信来说:

“我在这里感到非常不愉快;我认为这是因为我没有闲暇尽情去爱。这里,人们的感情一点一滴地形成,又一点一滴地耗尽。至少在我看来,直至源头枯竭。在罗马,由于对每天发生的事情几乎没有一点兴趣,外部生活又令人厌倦,所以把感受力积累起来是颇有益于激情的。”

① 我只想以嫉妒作为证据。见1821年《爱丁堡评论》。又见德国和意大利的文学报刊,以及阿尔菲耶里的《狡猾如猴之虎》。——原注

② 穆尔、司各特、克雷布、拜伦均系18—19世纪间英国著名的作家、诗人;蒙蒂和佩利科是18—19世纪间意大利作家。——译注

## 第四十四章 罗马

只有在罗马<sup>①</sup>，一个正派的和拥有华丽马车的女人才会深情地向另一个她只一般相识的女人倾诉我今天早上听到的话：“啊！我亲爱的朋友，不要同法比奥·维泰勒希谈恋爱；对你来说，最好是把这种爱情当作是大街上的杀人犯。他能装出温柔和矜持的样子，用匕首刺穿你的心，而且在用匕首刺进你的胸膛时，还面带可爱的微笑对你说：我的宝贝，把你刺痛了吗？”而这是当着—个15岁的美丽少女的面发生的事，这个少女是那位得到这类忠告的贵夫人的非常机灵的女儿。

如果北方的男人不幸在初接触时没有被南方人的这种和蔼可亲的脾性搞得不痛快，那是因为这只是一种崇高本性的简单体现，是受益于既缺少教养又缺少任何有趣的创新的结果。这样居住上一年，任何别的国家的女人都会变得难以忍受。

请看以娇小优雅而非常招人喜爱的法国女人<sup>②</sup>，头三天是那样迷人，到第四天就叫人厌烦了，因为在这决定性的一天里，人们发现她所有的优雅风度都是事先习练的和精心排演好的，任何时候和对所有的人都永远是一样的。

请看举止那么自然质朴的德国女人，她们就相反，在她们那样热情地沉浸在她们的想象中时，她们非常自然的本性，表现出

---

① 1819年9月30日。——原注。

② 作者不幸不仅没有生在巴黎，而且在那里生活的时间也很短暂。——原出版者注

来的只是枯燥、平庸和偏爱的气质。阿尔玛维瓦伯爵的一句话在德国似乎已成了成语：“令人非常奇怪的是，在一个优美的夜晚，当人们去寻觅幸福时，找到的却是厌烦。”

在罗马，外国人不应忘记，如果在一切都是很自然朴实的国家里而没有任何东西使人厌烦的话，那么那里的坏人会比别的地方的坏人更坏。这里说的只是男人们，人们看到在这里的上流社会里，有一种在别的地方所没有的怪异现象：那是一些既热情、明智而又卑劣的人。一种坏命运把他们丢在了随便哪个女人身边；比如，他们爱得发狂，他们能尝尽辛酸地看着她宁可去爱一个情敌。他们在那里同这个走运的情人相抗争。他们什么事都逃脱不了，而且大家都知道这一点。他们继续藐视整个荣誉感，把这个女人、她的情人和他们自己都搞得不痛快，而不会有人指责他们，“因为他们在做他们高兴做的事。”一天晚上，那个忍无可忍的情人踢了他们的屁股；第二天他们却向他深表歉意，并且重新开始持续不断地和不可动摇地使这个女人、这个情人和他们自己陷入烦恼中。当人们想到这些卑怯的人每天都要吞咽大量的不幸时就不寒而栗。而无疑，他们缺少的就是一片干坏事的胆量，不然他们会成为投毒犯。

这也就是在意大利，那些风雅年轻的百万富翁挥霍无度地供养着大剧院的舞女，闹得满城风雨，他们平均每天要花 30 苏<sup>①</sup>。这些哥儿们……，这些总是身着猎装、总是骑着马的美少年们，竟会嫉妒一个陌生人。他们不是去找他和向他发泄不满，而是阴险地在公众面前散布对这个可怜的陌生人不利的谣言。在法国，舆论就会强迫这些人证实他们所说的话，或者向那个陌

---

<sup>①</sup> 请看，在路易十五时代的风尚里，荣誉和贵族大量地耗费在迪泰小姐们、战争和其他的事情上。一年花个十万八万法郎是毫不为奇的；一个上流社会的男人已堕落到一钱不值。——原注

生人作出解释。而这里的舆论和蔑视态度却无足轻重。富有的人永远到处受欢迎。一个在巴黎到处受辱和遭到驱逐的百万富翁，可以在罗马绝对安全地生活；他在那里将根据他钱的多寡而得到恰如其份的尊重。

## 第四十五章 关于英国

最近我在瓦朗斯<sup>①</sup>经常同德勒索尔剧院的女舞蹈演员们在一起。有人对我保证说,很多人是非常纯贞的;因为她们的职业过于劳累。维加诺让她们每天都不断地跳他的《托莱德的犹太女人》芭蕾舞:从早上 10 点钟跳到下午 4 点钟,再从午夜跳到凌晨 3 点钟;此外,她们还必须每天晚上跳两场芭蕾舞剧。

此事使我回忆起了卢梭,他给爱弥尔规定要多走路。今晚午夜,天气凉爽,我同年轻的女舞蹈演员们沿着海边散步,感受到在瓦朗斯天空下、海上微风那种清新的超凡脱俗的快意,又伴随着似乎就在你周围的闪烁群星,使人忘却了我们那雾蒙蒙而凄惨的国家了。仅仅为了享受这种快意,我想走上 400 古里的路也值得,但那也会阻碍你去思索。我又想我的那些小女舞蹈演员们的纯贞非常清楚地说明:在英国,为了在一个有教养的文明民族中慢慢地重建起宫廷习俗来,男人们的高傲所该遵循的路程。人们看到,这些年轻的、况且又是如此美丽和具有如此动人姿态的英国姑娘们中的某些人,在思想观点上又是怎样的多少有点美中不足。尽管她们有了自由这是刚刚被她们的岛屿逐出境获得的以及具有令人赞美的民族性格的独创性,但是她们自己则缺少有意思的观点和创造性。她们经常只是以她们奇特的纤巧娇媚引人注目。这非常简单,英国女人的羞耻感,就是她

---

<sup>①</sup> 法国城市名,在巴黎东南 550 公里处。——译注

们的丈夫的骄傲。但是不管一个奴婢有多么驯顺,都立即会成为她的那个社会阶层的负担。因此,对男人们来说,就需要每晚都郁闷地喝醉<sup>①</sup>,而不是像在意大利那样同他们的情妇一起度过夜晚。在英国,有钱的男人讨厌他们的家,借口每天要作四五里路必不可少的体育锻炼,好像男人出生在世就是为了要奔走似的。因此,他们是用腿而不是用心来消耗精力。此外,他们还敢放胆地谈论女人的娇媚,而且还蔑视西班牙和意大利。

相反,再也没有什么人比年轻的意大利人更无所事事的了;使他们失去了敏感的运动都使他们感到厌烦。他们有时散步半里路是当作为健康而吃的药;至于女人,一个罗马女人整年走不了一个年轻英国小姐一周走的路程。

我觉得,一个英国丈夫的自尊心非常巧妙地激发着他那可怜的妻子的虚荣心。他特别说服她不应该表现得粗俗,而那些帮助女儿们找丈夫的母亲们非常好地掌握了这种思想观点。因此,在有理性的英国,那种赶时髦比起轻松快活的法国来就更加荒唐可笑和更加专横无理了;正是在“有教养大街”上创造出了“小心的粗心大意”来。在英国,赶时髦是一种义务,在巴黎则是一种乐趣。赶时髦在伦敦新邦德街和枫厨诗街之间竖起了一堵同在巴黎安廷大道和圣马丁街之间完全另一种样子的青铜墙。丈夫们心甘情愿允许他们的妻子沉浸在那种贵族式的狂想中,以补偿他们强加给她们的非常巨大的悲痛。我清楚地发现了英国妇女界的形象,就像从前著名的伯尼小姐<sup>②</sup>在小说中所描写的男人们那种不苟言笑的高傲所表现的那样。人们渴的时候要杯水喝是很平常的事,而伯尼小姐的女主人公们却宁可听任自

---

① 这种习惯在处处模仿法国的优秀社团内已渐渐不盛行;但我谈的是大多数人的情况。——原注

② 英国女小说家和书信体作家(1752—1840)。——译注

己渴死。为了使举止不俗,其矫揉造作竟达到了令人厌恶透顶的程度。

我把一个 24 岁的富有的英国青年的谨小慎微和一个同样年龄的意大利青年的那种深沉的多疑相比。意大利人为了其安全不得不多疑,而当他在知己之间时就会丢弃这种多疑,或者至少是抛诸脑后了,而恰恰是在表面上最温馨的社会里,人们看到年轻的英国人的谨慎和高傲更增强了。我听有人说:“七个月来,我没有同她谈起去布赖顿旅行。”这里涉及有 80 个路易的必不可少的开支,而这是一个 22 岁的情人谈到一个他所爱慕的有夫之妇的情妇时说的,但是,即使当他感情冲动时,他也没有忘了谨慎小心,甚至没有忘了对这位情妇说:“我不会去布赖顿,因为我手头拮据。”

请注意詹农、P 先生和一百个其他人的命运迫使意大利人不得不多疑,而英国的公子哥却只小心翼翼地受他那过分的和病态似的敏感的虚荣所左右。法国人由于在任何时候都是一样的思想观点而讨人喜爱,向他所爱的人倾诉一切。这是一种习惯,不如此,他就感到不自在,而且他知道,要是不自在也就谈不上优雅了。

我是带着痛苦和含着眼泪才敢写出前面的这一切的,不过既然我觉得我不会去奉承一个国王,那为什么我不说出我对一个国家的看法呢。当然,它可能是非常荒唐的,原因是这个国家诞生了我所认识的最可爱的女人。

这是在另一种形式下的君主制的卑鄙行为。我愿再说一句,在整个这种习俗中,在如此多的牺牲在男人们的傲慢精神里的英国妇女之中,由于存在着一种完美的独特性,只要一个有教养的家庭远离旨在恢复宫廷习俗的悲惨约束,从而产生令人喜悦的特性也就够了。但愿令人喜悦这个词无关宏旨,不管它的词源学含义如何,请都回到我想要表达的意思上来! 温顺的伊

莫芮,亲切的奥菲丽<sup>①</sup>在英国如今能找到好多活的模式;但是这些模式远没有享有一致赋予真正完美的英国女人的那种崇高的尊敬,那种尊敬是要完全履行所有的礼节,并且要给丈夫以所有的最病态的贵族傲慢的享受和一种无聊得要命的幸福<sup>②</sup>。

在一大排极其阴冷的 15 或 20 个房间中,意大利妇女们懒洋洋地躺在非常低矮的长沙发上过她们的日子,她们白天 6 小时听人家谈论爱情或者听音乐。晚上则在剧院里,躲在她们的包厢里 4 个小时,听人家谈论音乐或者爱情。

所以,除了气候之外,在西班牙和意大利,生活的结构也是有利于音乐和爱情的,而在英国,这些都相反。

我既不责难也不表示赞赏,我只观察。

---

① 伊莫芮、奥菲丽都是莎士比亚剧作中贤德、温柔的女性形象。——译注

② 见理查森著作。哈洛家族的习惯,用现代方式来表达,在英国经常是:他们的仆人比他们自己更有价值。——原注

## 第四十六章 关于英国续

我非常喜爱英国，而谈起它来我自己所了解的却太少了。这样我就利用一个朋友的观察来谈谈。

爱尔兰目前的状况(1822年)是，那里两个世纪以来<sup>①</sup>正第二十次地处于那种具有果敢决心的、那么丰富的和与百无聊赖截然相反的社会特殊状态。在那里，刚在一起愉快地吃着午餐的人们，能在两个小时以后在一个战场上相遇。没有任何东西能更有力和更直接地发出召唤来支配最有利于温柔激情的心灵：纯朴自然的本性。没有任何人更能避免英国的两大恶习：说假话和羞怯，[道德的虚伪和高傲而又痛苦的羞怯；见尤斯塔斯先生的意大利游记。如果说这位旅行家对这个国家作了相当坏的描绘，那么相反地他却对他自己的性格用非常确切的观念作了表述；而这种性格，以及诗人贝蒂（见由他的一个至友写的他的传记）的性格，不幸在英国是有相当的共同性的。因为那位正直的神甫不顾他的地位看见过兰达夫主教的书信集<sup>②</sup>。]

人们认为，爱尔兰是相当不幸的、血淋淋的，因为两个世纪以来，它遭受着英国的令人惊恐的和残酷的暴政统治，但是这里有一个可怕的人物使爱尔兰进入了有道德的状态中：神甫……

两个世纪以来，爱尔兰差不多同西西里一样受着残酷统治。

---

① 斯宾塞的幼子在爱尔兰被活活烧死。——原注

② 除非损害在这三部著作中所表现的英国某个男子阶层的形象，我觉得反驳似乎是不可能的。见《魔鬼的学校》——原注

把这两个岛进行一次深刻的对比可写成一卷 500 页的书,它会使人感到非常不快,而且使受尊重的学说陷入了十分可笑的境地。有件很明显的事是,这两国同样都被一群只有利于少数人的疯子统治着。可庆幸的是西西里,它的统治者们只少让它有爱情和享乐;他们本也可使它们像其他东西一样,但是感谢上天,在西西里那种叫做法律 and 政府的道德上的邪恶是很少的<sup>①</sup>。

是老年人和神父在制订并执行法令,这很像是一种滑稽的嫉妒,而感官上的享乐就带着这种嫉妒在英伦诸岛继续着。人民可以在那里对他们的统治者说,就像第欧根尼对亚历山大说的:“您喜欢您那些清闲差事,不过至少把太阳留给我。”<sup>②</sup>

政府依仗着法令、规章、不成文法和酷刑,在爱尔兰生产出土豆。爱尔兰的人口要比西西里的人口超过很多;这就是说,他们使数百万农民变得贫贱和愚昧,被劳动和贫困压垮,在 40 或 50 年间在古老的爱尔兰沼泽地上过着不幸的生活,而且还一定得交什一税。这是一个绝妙的奇迹。如果有异教可信仰的话,这些贫穷的人至少享有一种快乐;但是根本不是这样,必须崇拜圣巴特里克<sup>③</sup>。

在爱尔兰,人们很少知道农民其实比奴隶还不幸。因为他

① 我称之为“道德上的邪恶”。1822 年,整个政府没有两院;只有当政府首脑由于廉洁而是伟大的时候是例外,这是在萨克森和那不勒斯出现的奇迹。——原注

② 见已故英国女王的诉讼案,一份贵族们连同他们和他们的家族从国家那里得到的一笔款项的惊人的单子。比如,劳德代尔勋爵和他的家族,有 36,000 路易。而半杯啤酒,这对于最贫穷的英国人的低微生计来说,就是必需的,却要付一个苏的税给高贵的贵族。而且,这对于我们所说的对象是太多了,他们双方都知道这一点。从此,不论是勋爵还是农民就都不再有足够的闲暇来考虑爱情了。他们都准备着各自的武器,一方是公开地和傲慢地准备着,另一方则是秘密和愤怒地准备着。(约曼里和白孩子们)。——原注

③ 在爱尔兰首先建立基督教会的传教士,活动时期约在五世纪后半叶。死后被罗马教廷谥为圣徒。——译注

们是处在原始状态中,只是他们不是 10 万人而是 800 万<sup>①</sup>,而且还让 500 个不住在家乡的地主富足地生活在伦敦和巴黎。

苏格兰的社会已极大地向前进了<sup>②</sup>,那里的政府在许多方面都是良好的(犯罪少、有知识、没有主教等等)。因此,各种柔情蜜意就在那里日益发展起来,我们才可以抛开那些悲愁的思绪并表现得滑稽可笑了。

在苏格兰女人身上,不可能看不出有一种很深沉的忧郁。这种忧郁在舞会上尤其引人注目,这使得她们的激情和极端的热情带有一种奇妙的动人之处,而且就这样极动人地跳着她们的民族舞蹈。爱丁堡还有另外一种好处,那就是避开了低级的黄金万能。这个城市以其不同寻常的景色和自然之美,同伦敦形成完全不同的对照。象罗马一样,美丽的爱丁堡似乎更宁静安适。而无休无止的舞蹈旋转和带有各种利弊的生活的不安定氛围则是在伦敦。我觉得爱丁堡以对学究的轻微控制在向邪恶屈服。在玛丽·斯图亚特住在古老的霍利卢德宫以及有人在她的怀抱中杀死里奇奥的那个时代<sup>③</sup>,对爱情来说要更有帮助,而且所有的妇女都这样认为,因为那时人们那么长时间地、甚至当着她们的面只讨论什么关于某火山岛的水成论体系。我则更喜欢讨论关于国王给其卫队发新制服,或者讨论我在伦敦时关于 B·布卢姆菲尔德爵士占据着伦敦的未到手的贵族领地,而这种讨论比探讨谁是研究岩石本质的权威,是维尔纳或者别人更有价值。

我不去谈苏格兰的恐怖星期日,比较起来,伦敦的星期日倒

① 普伦基特、克雷格:《柯伦的生活》。——原注

② 农民罗伯特·伯恩斯和他的家庭的文明程度;人们每场要付两个苏的农民俱乐部;人们在那里讨论的问题。(见伯恩斯通信集)。——原注

③ 玛丽·斯图亚特是 1542 年—1567 年间的苏格兰女王。里奇奥是女王的秘书。女王的丈夫怀疑女王与里奇奥有私情,令人把里奇奥刺死。——译注

似乎是个愉快的地方。这个被定为敬天的日子是我从未在地球上看到过的地狱的最佳形象。一个苏格兰人在从教堂回来时对他的一个法国朋友说,我们别走得这么快,我们要装作散步的样子<sup>①</sup>。

爱尔兰是三个国家中虚伪最少的国家(假装正经,请见《新月刊杂志》1822年1月号,愤怒斥责莫扎特和他在一个人们履行公民职责的国家里写的《费加罗的婚姻》。因为在各国收买和评判文学报纸和文学作品的是贵族;而且4年来,英国的贵族和主教们结成了联盟);这三国中,我觉得最少虚伪的是爱尔兰;人们在那里会发现一种冒冒失失的和极其友好的热烈气氛。在苏格兰,星期日有着严格的清规戒律,但是星期一人人们愉快地跳舞,伦敦则是难以名状的懒散随便。在苏格兰,农民阶级中却有许多情爱。在16世纪时各种丰富的想象力使这个国家法国化了。

英国社会的可怕缺点正与日俱增,其结果比起债务和它的后果还要悲惨,甚至比富人反对穷人的殊死战争还要悲惨,这个秋天在克罗伊登的一个主教的漂亮塑像面前,有人对我说的正是这样的话:“世上没有一个男人想继续前进,因为他们害怕在期待中大失所望。”

让人们来评判一下,这类人以羞耻心的名义会把什么法律强加给他们的妻子和他们的情妇吧!

<sup>①</sup> 在美国也有同样的事。在苏格兰则卖弄爵位高低。——原注

## 第四十七章 关于西班牙

安达卢西亚是在地球上寻欢作乐的最诱人的旅游地之一。我有三四个小故事能说明我的三四次不同的荒唐行为,这些行为集中在一起就构成了爱情,这在西班牙是千真万确的;有人劝我利用它们来迎合法国的柔情。我曾徒劳地申明我用法语写作,但肯定不是用法国文学写作。上帝使我同今天受到尊敬的那些文学家毫无共同之处。

摩尔人从安达卢西亚撤走时,在那里留下了他们的建筑和差不多他们的多种风俗习惯。既然我不可能用德·塞维尼夫人的语言来谈论习俗,至少我可以说一说摩尔人的建筑特点,它的主要特点是每所房舍都有一个小花园,小花园围着雅致而精巧的回廊。那里,在夏季难以忍受的酷热时期,当持续有整整一星期的高温时,列氏温标<sup>①</sup>的温度计始终降不下来,总持续在30度,而回廊下却笼罩着一种舒适的荫凉。小花园中间,总有一个喷水池,它那均匀和令人愉快的声响是唯一搅动着那种令人陶醉的幽静的声音。大理石的水池周围有大约12棵桔子树和夹竹桃。一顶做成帐篷式的厚帆布篷遮盖着整个小花园,保护着花园不受炽烈阳光的照射,只让中午来自山上的微风吹进来。

迷人的安达卢西亚女人在那里生活并招待客人的步履是那

---

<sup>①</sup> 列氏温标是法国博物学家列奥米尔于1730年制定的温标,规定水的凝固点为0°,在标准大气压下的沸点为80°。列氏温标曾一度广泛应用,现实际上已被废弃。——译注

么快活和轻盈；一件简单的黑绸裙子用同样颜色的流苏装饰着，使人看来从头到脚都显得那么楚楚动人，脸色洁白，而眼睛里则闪现出各种最温馨最热情的情感；这些都是不容我涉足的天上的尤物。

我把西班牙人民看作是中世纪的活代表。

他们不懂得一大堆小道理（他们邻国的那种幼稚的虚荣心）；但是他们深刻地了解大道理，并且有着足够的刚毅的性格和精神来贯彻到有了结果，直至有了最遥远的结果。西班牙人的性格同法国人的精神截然相反；倔强、粗鲁、不太文雅，充满野性的高傲，从不关心别人：这完完全全是十五世纪同十八世纪的鲜明对照。

把西班牙用来进行对比对我是很有益的：我觉得这个唯一曾抵抗过拿破仑的人民绝对是些纯粹荣耀的老好人，而且在荣耀中有一股憨劲。

他们并不发布大量好军事命令，也不每6个月换一次制服和带上大马刺，却有个无足轻重的将军<sup>①</sup>。

---

<sup>①</sup> 见佩克西奥先生的动人的书信集。意大利到处都有这种刚毅的人；但是，他们并不显露出来，而总是保持安静：尚不知道德为何物的国家。——原注

## 第四十八章 关于德国的爱情

如果说总是摇摆于恨和爱之间的意大利人是靠激情来生活,法国人是靠虚荣来生活的话,那么善良而单纯的古老的日耳曼人的后代子孙则是靠幻想生活。人们不无惊讶地看到,他们刚刚勉强从社会生存中最直接和最必需的物质利益中出来,就一下子冲进了他们自己的哲学中去了;这是一种温柔的、可亲的、特别是不带辛酸痛苦的狂热。我要引述的,不是完全凭记忆写出来的,而是速记下来的一篇著作,尽管会有相反意思的事实,却很好地用夸张的手法描述了(何况有作者的赞扬)军人的士气:这就是 1809 年卡代一加西库尔先生所写的《奥地利游记》。如果高尚而大度的德塞克斯发现 1795 年的纯粹英雄主义导致这种可恶的自私自利,他会说些什么呢?

有两个朋友在塔拉韦拉战役中同在一个炮兵队里,一个是上尉指挥官,另一个是中尉。一发炮弹飞来击倒了上尉。那个中尉满心欢喜地说,好,现在弗朗索瓦死了,该我马上要升上尉了。——还没等他喊叫完,弗朗索瓦又站了起来,他只不过是让炮弹震昏了。这个中尉及他的上尉都是世上最好的小伙子,并不坏,只是有点糊涂和对皇帝的热烈崇拜;不过这个人在光荣的名誉召唤下鼓起追逐的热情和利己主义时,就忘记了人道的本性。

在由这样一些人在申布伦表演的严肃场景中,他们在争夺着主人的眼色和男爵的爵位。且看皇帝的药剂师是怎样描述德

国的爱情的,第288页有:

“再也没有谁比一位奥地利女人更温顺的了。对她来说,爱情就是一种崇拜。所以,当她眷恋上一个法国人时,她会竭尽全力去尊崇和热爱他。”

“虽然处处都有轻浮和任性的女人,但是,一般说来,维也纳女人是忠实的、绝不卖弄风骚;我说她们是忠实的,是说对她们自己所选择的情人是忠实的,因为在维也纳丈夫们同各处的一样。”

维也纳最漂亮的一个女人已接受了我的一个朋友的爱慕,他是在皇帝御林军中服役的上尉 M……先生。这是一位既温柔又机灵的年轻人;但是,他的身材和容貌确实无动人之处。

几天来,他的这位年轻女友就在我们参谋部的那些优秀的军官们中间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这些人于是在维也纳到处打听消息。为此终于发展成了最大胆的行动;一切可能的军事策略都被用上了;这位美人的住所被最富有的年轻人包围了起来。年轻侍从官们、引人注目的上校们、卫队的将军们,甚至连亲王们都跑到这位美人的窗下来消磨他们的时光,而且在此挥霍着他们的金钱。这一切都遭到了回绝。这些王公们要是在巴黎或米兰简直不可能忍受这样的冷遇。我曾同这位妩媚的美人笑谈过他们的沮丧,她对我说:“可是,我的上帝,难道他们不知道我爱 M 先生吗? ……”

下面是一件古怪的事,而且的确是异乎寻常的。

第290页:“我们在申布伦时,我注意到有两个给皇帝当差的年轻人从来未在维也纳他们的住所接待任何人。我们常就这种谨小慎微的做法取笑他们。有一天他们中的一个对我说:“我对你没有什么保密的,这个城市里一个年轻女人委身于我,条件是她绝不离开我的住处,而且若没有她的允许,我也不接待任何人。”这位旅行者说,我极想认识一下这位自愿与世隔绝的女人,

而由于我在共济会里的医生身份,使我有了一个正当的借口,我接受了我的朋友请我去吃午餐的邀请。我发现了一位非常钟情的女人,她最关心的是他们的共同生活,绝不愿意受季节的诱惑出去散步,此外却坚信她的情郎会带她回法国。

“另一个年轻男子,别人也从来没有找到过他在城里的住处,很快也告诉了我类似的隐私。我也见过他的情人;就像前面的那位一样,有着金色的头发、非常美,身体极为俏丽。

“芳龄 18 岁的是一个殷实的织毯富商的女儿;另一个大约 24 岁,是一个在让大公军队里作战的奥地利军官的妻子。这位妇人非常痴情,而这正是这个讲虚荣的国家的英雄主义。她的朋友不但对她不忠实,而且他还向她讲最淫秽的事情。她对他则体贴入微,在她的情人病重危险时也那么依恋着他,也许越危险她只会越加眷恋他。

“由于维也纳的整个上流社会,在我们接近时要撤退到他们的匈牙利土地上去,我作为外国人和战胜者已不能观察到上流阶层的爱情;但是就我所看到的已足以使我确信,它不像在巴黎那样的爱情。

“这种情感在德国人看来是一种道德,是一种对神崇拜的表示,是某种神秘的东西。它不像一个意大利女人心中的爱那样活泼、狂躁、嫉妒、专横。它是深刻的且同光明派教义相象;它同英国则有千里之遥。

“若干年前,莱比锡的一个裁缝,在一种嫉妒的冲动中,在公园里等着他的情敌并且用匕首刺杀了他。他被判处斩首。城里那些忠于德国人的仁慈和容易激动的伦理学家们(这是他们性格上的弱点)议论对他的判决,觉得判处过严,而且在裁缝和欧罗斯曼之间进行了比较,都可怜裁缝的命运。然而人们不能再改变判决。不过在执行死刑的日子,莱比锡所有的年轻姑娘都穿着白色衣服聚拢了来,陪着裁缝到断头台,沿街抛撒着鲜花。

“任何人都未曾遇到过这种特殊的仪式；然而，在一个相信理性的国家里，人们可以说，这种仪式尊崇的是一种杀人的品德。这虽然是一种仪式，而仪式所表示的肯定在德国从来都不是荒唐之举。请看小王子们宫廷里的那些仪式，那才会把我们笑死，虽然看上去像在迈宁根或在哥登那样极其壮观。他们在6个猎场看守人列队在他们的佩戴着勋章的小王子前面走时，想起了赫尔曼的士兵们迎着瓦鲁斯的军团行进的情景。

“德国人与所有其他国家的人民不同：他们通过深思熟虑而激奋起来，而不是冷静下来；第二个差异是：他们非常想有刚毅的性格。

“一般说来，宫廷环境非常有利于爱情的发展，但在德国就变得很呆滞迟钝。你很难想象构成那种人们称之为德国宫廷的，甚至连那些最显赫的王子们的宫廷在内的那种难以理解的繁琐和狭隘<sup>①</sup>（慕尼黑，1820年）。

“当我们同一位参谋到达一个德国城市时，在开始的半个月里，当地的贵夫人们就作好了她们的选择。但是这种选择是坚贞不渝的；而我听说，法国人的到来败坏了他们自己都觉得是无可非议的许多道德规范。”

.....

我在戈丁根、德累斯顿、柯尼斯堡等地遇到的年轻的德国人，都受过所谓哲学体系的教育。而这种体系只是一首晦涩难懂的和写得很糟的诗篇。但是从道德方面来看，那就是无比高深和达到神圣的了。我的印象是，他们就象意大利人一样，从中世纪继承的遗产，不是共和政体，不是怀疑和用匕首的刺杀，而是一种强烈的热情和真诚的倾向。正因为如此，每隔10年，他们就有一位胜过所有其他人的新的伟人出现（康德、谢林、费希

<sup>①</sup> 见《巴罗茨总督回忆录》和蒂耶保先生的《旅居柏林二十年》。——原注

特等<sup>①</sup>)。

路德曾经强烈要求具有道德观念,而德国人为满足他们的这种意识,连续互相厮杀了 30 年。不管信仰多么荒谬,空话总受到尊敬;我说的受尊敬甚至连艺术家都这样看。请看 S……<sup>②</sup>的心灵在上帝的第三诫:“勿开杀戒”和他认为的祖国的利益之间的斗争。

人们甚至在塔西陀的著作中也发现了对妇女和爱情的神秘热情,除非这位作家没有专门讽刺罗马<sup>③</sup>。

人们只在德国行走 500 里路,就能在这个分割成小块的人民中辨别出一种热情的本质,它是温柔体贴的,而不是炽热急躁的。

如果人们没有非常清楚地看到这种倾向,那可以再读三四篇奥古斯特·拉封丹的小说,因为普鲁士美丽的王后露易丝曾让他担任马格德堡的议事司铎,以奖励他那么精彩地描绘了《宁静的生活》<sup>④</sup>。

我在奥地利法典中看到那种对德国人的普遍倾向的另一新证据,这部法典要求罪犯对将受惩处的几乎所有罪行都得供认不讳。这部法典是为一个犯罪非常稀少的人民制定的,他们即使犯罪也是一个弱者发狂所致,而不是为了一种勇敢的、有理智的利益和在同社会进行持久斗争的结果所致,这恰恰与意大利所要求的那种法典截然不同,在意大利人们曾努力建立这样的

① 见 1821 年,他们对《十字军的胜利》这个悲剧所表现的热情,该剧盖过了《威廉·退尔》。——原注

② 指桑德(sand)。——原出版者注。

③ 我曾有幸遇到一位思想活跃的人,他不但具有 10 个德国学者那样渊博的学识,而且能用清晰和确切的语言叙述他的发现。假如 F 先生出版了作品,那我们将会看到中世纪在我们的眼中大放异彩,而且我们会喜欢它。——原注

④ 《宁静的生活》是奥古斯特·拉封丹一篇小说的标题,另外的德国风俗的扼要描绘是意大利人的《无所事事》,是俄国生理学批判著作《敞篷马车》或英国的《马背》。——原注

法典,但那是正直的人们的一个错误。

我曾看到德国法官在意大利对判处死刑、或者相当于死刑的刑罚、终身监禁感到非常遗憾,因为他们是被迫在没有罪犯招供的情况下宣判的。

[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

书名 = 爱情论        ( 一 )

作者 = 司汤达著       崔士 ? 译

页数 = 1 6 2

S S 号 = 1 1 3 0 4 3 3 1

出版日期 = 1 9 9 7 年 0 3 月 第 1 版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目录	关于《爱情论》一书的若干回忆与诠注——崔译本序	柳
鸣九原书出版者序	初版序	序一
	序二	最后序言
	第一章	关于爱情
	第二章	关于爱情的产生
	第三章	关于期望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萨尔茨堡的树枝
	第七章	两性在爱情产生上的不同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结晶的例子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结晶续
	第十三章	关于初恋、上流社会 and 不幸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爱情胜过美貌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美的例外情况续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关于第一印象
	第二十二章	关于迷恋
	第二十三章	关于一见倾心
	第二十四章	在一个陌生国度里旅行
	第二十五章	介绍
	第二十六章	关于羞耻心
	第二十七章	关于眼色
	第二十八章	关于女性的高傲
	第二十九章	关于女人的勇敢
	第三十章	怪异而可悲的情景
	第三十一章	萨尔维亚蒂的日记摘录
	第三十二章	关于亲近
	第三十三章	

第三十四章	关于隐私
第三十五章	关于嫉妒
第三十六章	关于嫉妒续
第三十七章	罗克桑娜
第三十八章	关于出于自尊心的赌气
第三十九章	关于争吵中的爱情
第三十九章续	医治爱情的药方
第三十九章续完	
第四十章	
第四十一章	各国与爱情有关的情况关于法国
第四十二章	关于法国续
第四十三章	关于意大利
第四十四章	罗马
第四十五章	关于英国
第四十六章	关于英国续
第四十七章	关于西班牙
第四十八章	关于德国的爱情
第四十九章	佛罗伦萨一日
第五十章	美国的爱情
第五十一章	关于 1 3 2 8 年北方蛮族征服图卢兹前普罗旺斯的爱情
第五十二章	十二世纪的普罗旺斯
第五十三章	阿拉伯
	摘录：爱情诗集
第五十四章	关于妇女的教育
第五十五章	对妇女教育的不同意见
第五十六章	续
第五十六章（之二）	关于婚姻
第五十七章	关于所谓的道德
第五十八章	欧洲婚姻情况
第五十九章	维特和唐璜
第六十章	失败
零星摘录	
	提布卢斯和普罗佩提乌斯的爱情（见摘录
	克洛卜施托克的妻子的英文信（见摘录
	在博罗梅群岛上的散步（见摘录
	什么是欢乐（见摘录
附录爱情法庭	
	十二世纪的爱情法

有关小教堂神甫安德烈的说明  
萨尔茨堡的树枝  
欧内丝蒂娜或爱情的产生  
法国富裕阶层中的爱情实例